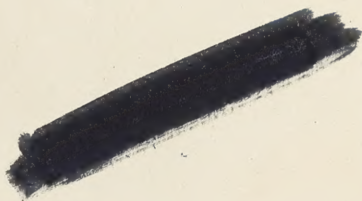




抗戰八年來的八路軍與新四軍

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





抗戰八年來的八路軍與新四軍

一九四五年三月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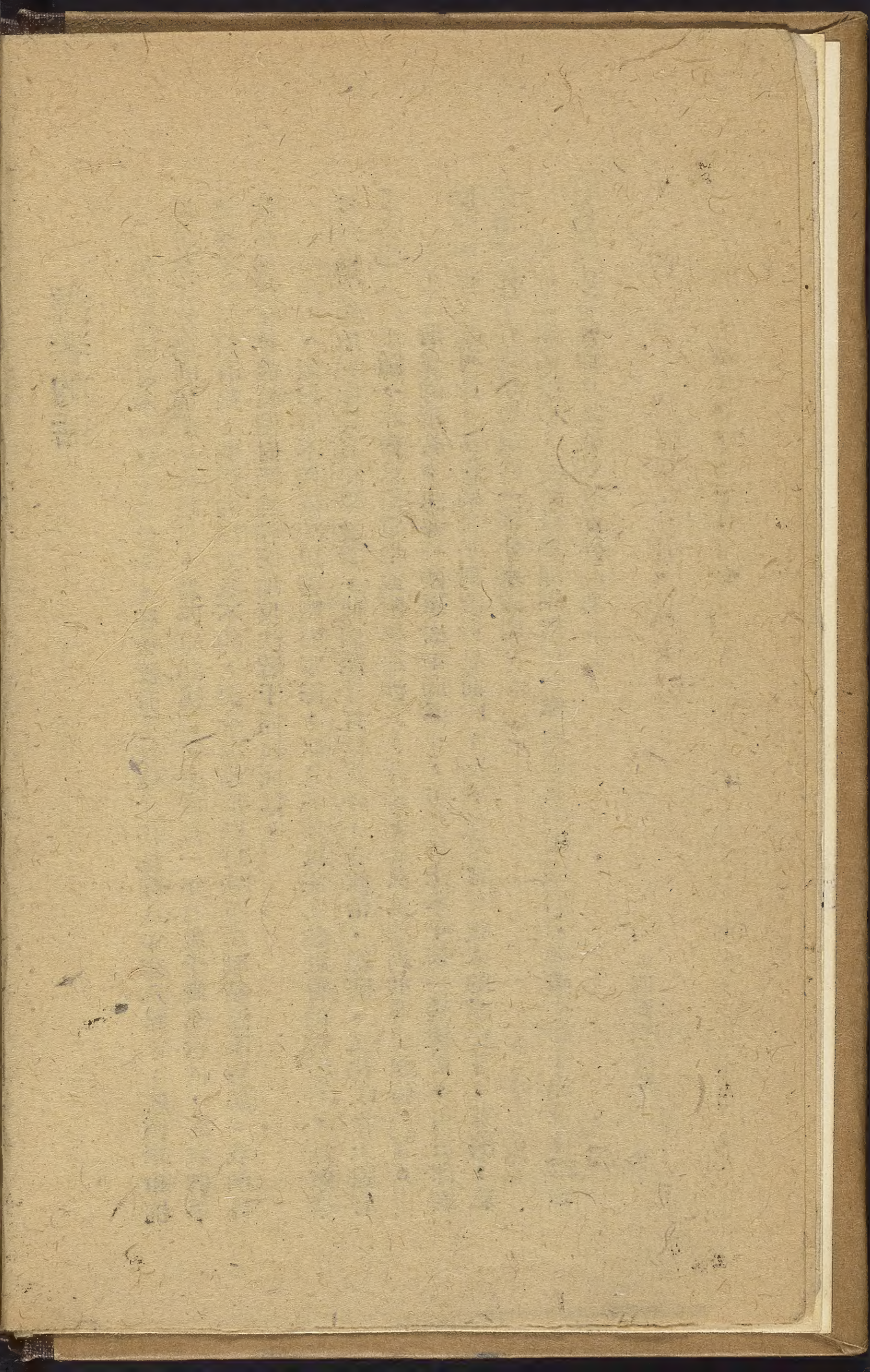
我們編輯這本小册子的目的，在於較有系統地介紹抗戰八年來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游擊隊作戰的情形。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游擊隊每一年打幾千幾萬次仗，而我們手邊收集的材料有限，我們的能力也不夠，要全面地反映這些英勇戰績還不可能。我們目前還只能在可能範圍內極爲輪廓地反映若干側面而已。

八路軍、新四軍不僅是英勇善戰的軍隊，而且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開拓者，是敵後解放區的創造者堅持者和建設者，他們除了打仗以外，在政治、經濟、文化工作上還有許多驚人的業績，本書只簡單地或附帶地涉及，詳細介紹只能讓別的專書來担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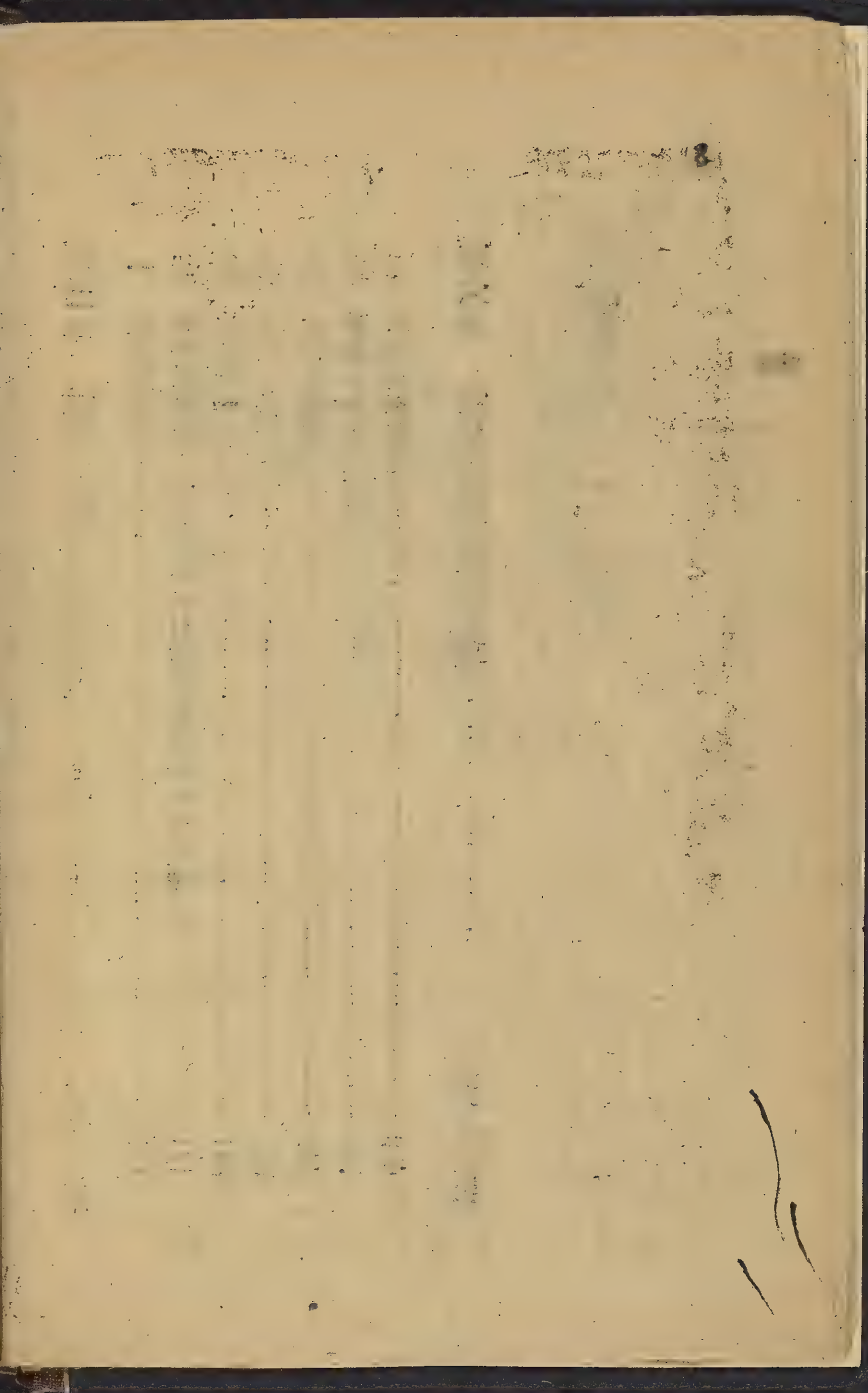
這個小册子的取材，主要是截至去年底爲止，另外加上本年初一些統計，由於印刷條件困難，很可能，當這個册子與讀者見面時，抗戰形勢會有很大的變化了。那麽，就請讀者把它作爲抗戰史的一部分來讀吧。

我們希望讀者們，特別是參加創造這一偉大歷史的同志們看過這小册子以後，把意見盡量告訴我們，以便將來的修改與補正。

一九四五年三月



目錄



第一章　回顧

將近八年的事實已經夠豐富了，但故事還得從抗戰以前說起，因爲那一段歷史實在有回顧的價值在。

中國的民族危機的嚴重，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後，明顯的暴露出來。危機之所以嚴重，倒還不是因爲日本侵略無法抗拒，而是因爲中國政府的不抵抗。當時國民黨當局發明了一項對付中國人民要求抗日的辦法：「談抗日者斬！」在這種政策下，熱血青年和愛國志士身陷囹圄，或因要求抗日而死難的，有驚人的數量。

以中國之大，當時有談抗日的自由的地方，只有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區域。「九一八」事變後，八路軍新四軍的前身——中國紅軍就堅主對日抗戰，隨後紅軍又要求全國軍隊訂立共同作戰協定，全國一致抗日。紅軍的要求沒有得到國民黨軍隊的接受，唯一的出路就是單獨抗日。但是，當時紅軍是處在重重封鎖與包圍之下，爲了能達到抗日前綫，只有不惜任何代價衝破重圍以開赴抗日前綫。

首先，於一九三四年七月派出了一支抗日先遣隊，向浙贛邊境出動。其後，中央紅軍主力於同年十月也開始突圍，爲了繞過國民黨軍隊的強力封鎖綫改取由湖南而四川而陝西而山西而河北的迂迴行動——這就是著名的長征。

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所經歷的艱難困苦，不是用簡單的篇幅所能說完的。這是紅軍有史以來無數次考驗中最嚴重的一次。當時關心紅軍的人，都替紅軍担憂；反對紅軍的人，則斷定紅軍要失敗。讀者們大概還記得：當紅軍走到大渡河邊的天險時，不是有人曾經引過太平天國石達開的失敗爲例，認定紅軍一定要踏石達開的故轍，而被消滅在安順場嗎？然而，紅軍不僅能克服這一歷史上的英雄所不能克服的困難，在前有天險後有追兵的情況下，安然渡過了大渡河，而且以後還走過了人跡罕至，連世界探險家也沒有到過的雪山草地，行程約近四十天，克服了比大渡河更嚴重的困難。

關於紅軍長征的故事，我們在這裏不想多談了。在這裏要指出的，參加這一長征的十數萬健兒，他們的精神，確值得千秋萬世所欽敬。他們爲了挽救祖國的淪亡，爲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不管經過多少磨折，遭遇多少犧牲，他們沒有任何怨言。他們時刻不忘的，就是打日本救中國。在長征途中，他們唱着這樣的歌：

目前中心的任務，
要打日本兵，

收復華北東三省，
保衛民族。
紅軍越打越有勁，
團結像一人，
我們偉大的任務，
一定完成。

其二

同志們快快起來拿着槍，
我們是人民的武裝，
要掙脫日本強盜的束縛，
要創造民主的共和邦。

……

事實上，紅軍在長征中，把自己變成了一支武裝宣傳隊，把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抗日救國主張，向沿途廣大的人民和對抗的軍隊都作了艱苦深入的宣傳。當不得已要和追擊和截擊的部隊作戰時，紅軍戰士就高喊：

「兄弟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大家聯合起來打日本！」

紅軍這種抗日救國主張的宣傳，對於中國人民和軍隊，是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的。

一九三五年，正是紅軍快到達陝北的時候，中共中央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這種主張，很快就爲全國人民所響應，北平學生的奮鬥，上海文化界的活躍，全國各地救國運動的興起，與紅軍的奮鬥正相配合，醞釀着的新的時代，正露出曙光。

紅軍爲着貫徹黨中央的主張，對於當時處於對抗地位的軍隊，不僅僅是宣傳而已，而且主要的是以行動來表示自己的赤誠。

當時有人以爲紅軍經過長途跋涉，已經是疲憊之師，紅軍這種救國主張，不過是無力作戰的「緩兵之計」。但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錯了。那時紅軍的軍事行動，只是作爲自衞的手段，有時和對方遭遇，打了勝仗，就將繳獲的人槍送回。以這樣的忍耐與誠摯來感動對方。紅軍抵達陝北後，略事休整，於一九三六年春急急東渡黃河抗日。這一次又不能如願以償，爲了避免與本國軍隊進行決戰，以期保存雙方國防力量，就又自動撤回河西，通電全國，繼續呼籲停止內戰。這一連串的事實，都證明了「緩兵之計」的胡說之破產。

反共將軍胡宗南所部，當時對紅軍還是相煎甚急。一九三六年秋，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上，進至甘南時，反共軍就想乘機取利，派遣十幾個師日夜尾追，紅軍對他再四勸告，沒有任何效果。山城堡一戰——這是國內戰爭最後一次較大的戰役——才算給了

國民黨軍隊一個事實的教訓，停止了他們由南方的進攻。

紅軍三個方面軍的大匯合，推動了中國革命走上了新階段。當時我們堅信：全民族一致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日子，必然要到來，任何人都擋不住的。但沒有預料到以「西安事變」的形式來結束內戰。

在事變前，國民黨內部已經分裂為兩個陣營：一個是堅持內戰，反對抗日的陣營，一個是反對內戰，主張抗日的陣營。前者以蔣介石為首，後者以張學良楊虎城為首。張學良將軍的部隊，是深感國破家亡的慘痛的軍隊，入關後被迫參加反共內戰，又受到嚴重損失。他們在實際的教訓中，逐漸覺悟起來。因為他們急於抗日，反對內戰，便爆發了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部隊將正在西北佈置大規模反共內戰的蔣介石捉起來，實行「兵諫」。

事變後所造成的混亂局面，是相當嚴重的，因為日寇、漢奸、托派和親日派互相勾結，企圖乘機挑撥大規模內戰。親日派一面竭力煽動內戰的空氣，調兵遣將，躍躍欲試，一面又電召汪逆精衞回國，以便共同進行親日倒蔣反共的大陰謀。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置蔣介石於絕境，使國內分裂和混亂局面擴大，自己好混水摸魚，取而代之。而日寇同盟社，天天散放荒誕謠言，以與親日派配合。

在這種情形下，紅軍當時為着反對日寇、漢奸、親日派的陰謀，就挺身出來調解。從陝北急行軍南下，不幾日就全部出現於西安附近，當時他們完全捐棄舊惡，顧全大

局，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努力，才使內戰危機得以避免，蔣介石的生命得以獲救，漢奸親日派的內戰陰謀終歸失敗。

當時中共中央及其紅軍爲着貫徹和平解決的方針，對內要說服「左傾」的同志，對外要說服發動事變的友軍。後來除了叛徒和特務的張國燾，在當時就是力主殺蔣的人，他曾深夜敲打毛主席的門，固執地提議：「還是把他殺了吧！」終沒有爲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所採納。而一部分友軍，又在托派張慕陶等煽動之下，要說服他們也是煞費苦心的。當時情況之複雜，眞可說是瞬息萬變，而國家民族存亡，也是千鈞一髮。正如驚濤駭浪中的一隻破船，稍一不愼，就有覆舟的危險。偉大的舵師中共中央及其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却異常鎮靜地將船駛出惡浪，化險爲夷，使全船的人獲救。

這是抗戰爆發前，紅軍對國家民族的一個偉大的貢獻。現在一切誣衊共產黨爲「奸黨」八路軍爲「奸軍」的人，只要稍一回顧一下這段歷史，就會要汗流浹背吧！

當時廣大羣衆，目覩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目覩紅軍調停斡旋之功，加倍對紅軍欽佩和愛戴。在西安附近，會造成羣衆勞軍和參軍熱潮。老婆送丈夫、父母送兒子參加紅軍的消息，日有所聞。在商縣，曾經有一個年近八十的老婆婆，送她兩個兒子來當紅軍，一個因年齡太小，被婉言謝絕。老婆婆說：「把我的大娃留下吧。小娃我帶回去，過幾年長大了，一定再送他來！」還有一個老婆婆送她的獨養子當紅軍，說：「這是我的獨子，請你們好好教導他，讓他去打日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紅軍爲了進一步推動抗日，就在政治上做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誠感人的大讓步，要求把自己變爲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在紅軍的部隊中，則提出這樣的口號：

「爲創造模範的抗日軍隊而鬥爭！」

於是，整個紅軍部隊立刻變成一個學校，熱烈的進行讀書、識字、出操、上課……每個指戰員都投入了習文練武的熱潮，準備在與日寇接觸之前，練得文武雙全的本領。

日寇對中國的進攻終於開始了。這事雖然早在意料之中，然而蘆溝橋的砲聲，不得不激起紅軍全體的萬分激動。當時就由紅軍將領署名，立即發出了通電。在通電內提出這樣的要求：

「請求立即明令敝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在統一指揮下，爲抗日先鋒！」

等待允許抗日的命令，眞使全體指戰員等得不耐煩了！八月初，自動集中部隊進行改編，進行上前綫的準備工作。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政府才發表命令，委派了朱彭總副指揮，二十五日，朱彭發表就職通電，紅軍改編爲三個師（番號爲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在國民黨的限制之下，只算作四萬五千人的編制，隨即舉行了誓師大會，立刻向前綫出動。

民衆歡送的熱烈，簡直難以形容。遠在西安的群衆，不顧國民黨黨部的禁止，紛紛自動前來勞軍。西安有五個青年女學生，居然瞞着家裏人，祕密地繡了一面紅旗，托了

可靠的人給八路軍送來，虔誠之忱，深可感動。

至於中央紅軍北上後，留守在各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在極端艱難困苦下堅持了三年。抗戰爆發了，他們即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指令，着與國民黨談判，立即實現南方的國內和平，開赴東綫殺敵。在和平談判中，發生過許多波折，如在閩南區雲霄、詔安的游擊隊約千餘人，與友軍談判後下山集中，詎料對方不講信義，竟將他們包圍繳械。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形。後經與國民黨多次交涉，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才奉命正式改編，一九三八年一月軍部成立。散處大江南北七八省的游擊隊，跋涉數千里，終於開赴前綫對日寇作戰了！

為了爭取抗戰的實現，八路軍新四軍雖經過許多磨折，但懷抱多年的抗戰夙願，終於達到了！

第二章　出師抗戰到保衛大武漢

一　大戰平型關

抗戰初期，日寇來勢洶洶，在華北由七個師團逐漸增加到十二個半師團，約三十萬人的兵力，以「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妄想在三個月內吞滅全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戰場上有七八十萬；但自南口之役以後，就望風而潰，有些友軍一退就是幾百里，如李服膺在敵人佔領大同時，用望遠鏡還望不到敵人，就拔腳逃跑，直向雁門關以南撤退；湯恩伯在萬全（張家口）陷落後，一直退到廣靈蔚縣之綫，還無法重新組織抵抗，使敵如入無人之境。華北人民遭了空前大難，失望之餘，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八路軍身上。當八路軍還沒有到達前綫時，河北省的人民就紛紛傳說，「紅軍分三路來了，一路到了山西，一路到了綏遠，還有一路向山海關開去。」這種傳說，在當時雖還不是事實，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希望。

當華北戰場十分危急的時候，八路軍果真來了。八路軍是在九月間陸續從韓城和潼關兩處開入山西的。在過去對於紅軍有過深刻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能親眼看着這支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開上抗日前綫，自然感到無限的興奮。八路軍渡過黃河，沿同蒲路北進，直到原平下車，這一路上，所過的城鎮、車站、村莊，莫不遇到廣大羣衆扶老攜幼的夾道歡呼。我們有一列兵車，過太原時，已在深夜十二時，而大批男女羣衆，特別是東北的流亡學生，都擁擠在車站上，整夜不眠地歡送八路軍上前綫。羣衆對八路軍這樣的熱忱擁護與期待，自然是對我們全體將士很大的鼓舞與激勵！

這時，敵人正分兩路南下，一路由大同直下，進攻雁門關；一路由蔚縣、廣靈、淶源進攻平型關。因此，八路軍也分爲兩路，一路開晉西北，一路開晉東北，去迎擊敵人。

八路軍從太原北上，特別是在原平下車以後，沿途所見，就未免使人觸目驚心了。一批一批南逃的潰兵，用步槍挑着子彈，手榴彈、包裹、母鷄等，潮水似的湧下來。他們沿途宣傳「敵人厲害」，散佈失敗情緒。我們的戰士安慰與鼓勵他們，有些潰兵說，「你們吹牛皮，你們自己上去試試看！」我們的戰士問他們，「敵人有多少？」他們說，「數不清。」又問，「爲什麼退下來？」有的說，「敵人有飛機坦克」、「敵人的炮彈比我們機關槍子彈還多！」有的又說：「子彈打完了，又找不到長官，就退下來了。」又問，「你們打死多少敵人？」他們說，「我們沒有見過日本鬼子！」又問，「爲什麼

不和敵人拚幾下？」答：「沒人指揮，拚不了！」這就是當時友軍的情緒。八路軍就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中開上前綫，我們每個指戰員不但毫不因此而動搖自己勝利的信心，反之，他們却要很快用打勝仗來澄清這種混亂情勢。

開赴晉東北的一路，是一一五師。九月中旬，我師主力趕到平型關以西大營鎮集結待機。

平型關是山西和河北的接合部，敵人選中了這個薄弱的地方；但我們却有計劃地使它佔不到便宜。那時，進攻平型關的敵人已經迫近靈邱了。友軍一再要求我軍增援靈邱正面，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將軍率領主力到達大營後，就親自乘軍用汽車帶着無綫電趕到靈邱城，這時敵人只離城十幾里了。林師長在靈邱調查了敵我情況和地形，依據當時友軍潰退和敵人銳進的情況估計，如果採取增援靈邱的辦法，就一則使我軍倉皇應戰，同時有被友軍潰爛部隊破壞戰鬥陣勢的可能，於是就決定利用平型關險要，配合友軍在平型關的正面防禦，等敵人仰攻平型關時，我軍就出敵不意，從側後予以猛烈的襲擊。林師長在靈邱決定了這個方針，就急電在大營待命的部隊星夜開赴平型關東南的山地隱蔽，對敵斷絕交通，封鎖消息。林師長也就趕回部隊，做週密的佈置。

當隊伍到達平型關東南山地的下關和上寨的時候，靈邱失守了。那時友軍的潰兵還是三五成羣的往後方跑。晚上，又有一批潰兵，帶着機關槍和步槍，到我們駐地的上寨敲老百姓舖子的門，老百姓害怕不敢開，潰兵們就駡：「亡國奴！不開門打死你！」老太

婆出來把門打開，給他們煑飯燒開水，潰兵們不吃飯，只搶東西，把香烟，布疋，鞋子都搶光了。老百姓哭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向我們訴說，「這些人和土匪一樣！」我們只好用好言撫慰，並替友軍解釋，說這是散兵，沒有人指揮，所以亂搞。老百姓說，「你們才是眞正保國衛民的軍隊！」

二十三日上午，林師長在上寨集合全師連以上幹部開動員會議，說明當時情況，我們勝利的條件，和作戰應注意之點，最後他說：「我們一定要在這一帶地區打一個大仗，給獸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部隊一個興奮！」會議開到這裏，就接到友軍電報，說敵人先頭部隊已進到平型關附近，與友軍正進行炮戰。林師長當即決定以騎兵全部步兵一部向靈邱方面出動，担任牽制和打擊敵增援部隊的任務，以便師的主力在平型關附近決戰。當夜師部就率領主力趕到離平型關三十餘里的冉莊。

從上寨到冉莊的路上，已可聽到隆隆的炮聲。這一帶的羣衆，都跑光了。前幾天，我們的部隊在這裏住過，那時這一帶羣衆，不了解八路軍，都跑了，我們的同志到山溝裏去找他們，對他們說：「我們是八路軍，不要怕！」最初他們也不懂得什麼叫「八路軍」，我們的同志就向他們解釋：「八路軍就是從前的紅軍，從陝西開過來的，」他們才知道了。他們就一批一批笑嘻嘻地回到家裏來。但這一回重返舊地，不知什麼時候老百姓又跑了。那時的羣衆是沒有組織與領導的，他們對日本鬼子和友軍同樣害怕，見到軍隊就跑。在黑夜中要找一個嚮導，或者想從羣衆中打聽前綫情形，都很困難。

二十四日晨，平型關方向不斷傳來時隱時現的炮聲。爲着詳細了解敵人的情況，陳光旅長和許多團營級的幹部都親自到最前綫偵察。部隊除派出一部爲警戒、瞭望哨並進行封鎖消息外，其餘都隱蔽待機，並以營爲單位，進行戰鬥動員。黨的支部也召開了會議，討論如何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提出共產黨員應該「衝鋒在前，退却在後」的口號。在動員會議上，戰士們的興奮是難以形容的，大家都磨拳擦掌，準備打大勝仗。在前面偵察的陳光旅長與師部的電話也很快架通，不斷報告情況。根據當時情況判斷，敵人有於翌日大舉進攻的可能。

黃昏後，師部接到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送來「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在圖上標明五路出擊的路綫，並說明他們除担任正面防禦以外，還以八個團由平型關西北出擊，要我一一五師依原計劃由東南出擊。林彪師長和聶榮臻副師長在燭光下把軍用地圖詳細研究以後，就用電話下達下列命令：

「本晚二十四時出發向白岩台前進！」

黑夜，在傾盆大雨下，隊伍沿着崎嶇的山溝向前行進。在渡過水流喘急的山澗時，大家手拉着手，七八人一組過。雨又成雪，可是戰士們在雨雪紛飛中仍是勇往邁進。他們都穿着夏天的單衣，全都沒有雨具。這樣艱難地走了半夜，在拂曉前部隊先後到達白岩台（距汽車路只二三里地）一綫的埋伏陣地，每人從頭到脚都濕透了。

我們以全師主力都佈置在由平型關到東河南鎮約十餘里長的汽車路以南的山地一綫

上，同時派出一個隊伍迅速由南向北以隱蔽動作穿過汽車路，佔領東河南鎮以北的一個高地，以便切斷敵人後路；派出另一個隊伍從關溝方向出去，以便接應友軍的出擊。

二十五日，天色微明的時候，敵人進攻平型關的兵力佈署已隱約可見，這時從靈邱方向又開來了一個旅團（板垣第五師團二十一旅團），約四千人的兵力，前面是一百餘輛汽車，緊接着是兩百餘輛大車，後面是少數騎兵，完全聯接成一綫，走入了我們伏擊圈內。

大約五時半光景，戰鬥開始了。

首先由山上衝下汽車路的，是我某團第五連。連長曾賢生同志，外號「猛子」，他在隱蔽地就命令全連戰士們上好刺刀，在上刺刀時，還做了一番鼓動工作，他說：「我們要用手榴彈和刺刀消滅敵人，不叫跑掉一個。我們要下決心打勝仗，即使犧牲性命，也要將敵人堵住，堵不住就會影響戰鬥。首先我自己就有犧牲的決心。每個同志，也要有這個決心！」

師部攻擊的命令一下，我全綫部隊即以居高臨下之勢向敵襲擊。因爲在襲擊前，我們得到民衆協助，封鎖消息，祕密運動，所以這時的敵人，一點也沒有料到距離他們很近的山坡後面，會有我軍埋伏。戰鬥一開始就進入了短兵肉搏。曾賢生同志領導着他的一連人首先向敵衝殺。手榴彈擲出去，敵人最後面的一輛汽車被炸毁了，其餘急急向後

轉，想逃走的汽車，就發生互撞，汽車擠汽車，人擠人，異常混亂。有些敵人爬在車輪下頑抗，有些敵人就向西北山坡亂爬，想奪取陣地。這時，我軍全綫展開猛烈突擊，十多里長的山溝裏，全是手榴彈聲和喊殺聲。曾賢生連的同志們，在二十分鐘的時間內，就用手榴彈打毀了敵人後尾的二十多輛汽車。他部下排長楊路亭同志，外號「老資格」，領了二個戰士，一連打了二三十個手榴彈，把躲在二十多輛汽車輪下和附近窰洞內的敵人也全數消滅。（圖一）

這時，敵人雖展開頑強的抵抗，但是有利的地形都被我軍佔領了。敵人企圖奪取老爺廟以北我軍的高地，始終未能得手，所以整條山溝都在我軍控制之下。我軍從高地上向擠在夾溝馬路中的敵人猛力投彈，並以不知疲倦和奮不顧身的精神繼續向敵衝鋒，有些同志兩次三次負傷了，也不願意下火綫。因此，無論敵人如何頑抗，終於就殲於我軍的衝鋒下面。而由靈邱來援的敵人，也被我預伏在由老爺廟到東河南鎮一綫上的一部主力所消滅，終於無法接近前面被圍攻的汽車，也無法奪取我軍已佔領的高地。雖然天上來了飛機，也絲毫挽救不了被圍敵人的命運。因為敵我兩軍短兵相接，敵人飛機就不能發揮多大作用。我們的指揮員對這一點早已成竹在胸，所以當敵人飛機來時，就發出這樣的鼓動：

「不要怕敵人的飛機，飛機是不能解決戰鬥的，勇敢向前衝呀！」

「越衝到敵人跟前，飛機越是沒有作用。同志們衝呀！」

經過這樣激烈的幾乎整日的肉搏，終於將平型關以東十里以內的敵人全部殲滅。夾溝馬路上，敵人死傷的人馬，被毀的汽車，遺棄的武器，狼藉滿地，途爲之塞。

我們所遇到的敵人是極爲頑強的。一方面這股敵人是素稱精銳的板垣師團，另一方面，抗戰初期敵人長驅直入，沒有遇過什麼大挫折，驕縱異常。我們的戰士，總想活捉敵人，對被圍的敵人用中國話喊：「老鄉繳槍吧！」敵人往往以槍彈回答我們，死不繳槍。戰鬥激烈之處，甚至傷兵與傷兵還打做一團，互相用口齒咬，用拳頭打。有一個敵人傷兵，被我們一個營長救出，揹他下來，可是在半途上，他居然把營長的耳朵也咬去了。敵人的頑強可見一斑。

我軍殲滅了夾溝馬路上的敵人以後，就集中主力，進攻平型關前敵前綫陣地——東跑池的高山，那裏本來是山西軍八個團的出擊目標，大約有二三千敵人，佔領着村莊，和村東北的高地，向平型關一帶陣地進攻。當八路軍在馬路上與敵人激戰的時候，山西軍八個團始終沒有露面，黃昏後，汽車路上戰鬥結束，我軍主力轉移到東跑池方面，才將敵人佔領的一千九百米達的高地奪取，並把村莊裏的敵人完全包圍起來。但是應該出擊的友軍八個團，終於背信，因此我軍得不到適當配合，沒有能夠將這股敵人殲滅。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第二天（二十六號），東跑池的殘敵，向西北方面突圍。這股敵人，因爲得到渾源方向敵人的增援，便停止了退却，進行收容整理。在東河南鎮方面，也發現敵人的載重

汽車三十多輛，騎兵六百人，企圖增援東跑池的敵人。同時，敵人調來大批飛機，向我陣地整日轟炸。我軍因爲昨天打了一天，還沒有吃飯，隊伍又分散在馬路南北，不便於繼續戰鬥，就決定以一部向敵人增援方向游擊，箝制敵人，一部進行打掃戰場，收集戰利品，救護傷兵，主力就轉到山地。我軍將這種情況及我們部署，派了專人通知平型關的友軍。

我們派往靈邱方面的騎步兵，在二十五、二十六兩天中，也和板垣的後續部隊進行激戰，遲滯了敵人的前進。

附近山溝裏的老鄉們，聽到我們打了大勝仗的消息，都自動出來了。他們幫助搬勝利品，抬傷兵。幾千個老鄉，加上我軍隨營學校的全體，搬了兩天勝利品，還沒有搬完。據統計：這次戰鬥殲滅敵人三千多，毀汽車一百多輛，大車兩百輛，繳到九二式野炮一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步槍一千多支，擲彈筒二十多個，戰馬五十三匹，日幣三十萬元，其餘軍用品食品無數。單是日本大衣，就足夠我師每人一件。我們傷亡最重的是×團第九連，因爲他們處在增援的敵人和在汽車路上被圍的敵人中間，他們始終堅持着，完成了堵擊的任務，不讓增援的敵人接近汽車，也不讓汽車路上的敵人突圍，該連一百五十名壯士，戰鬥結束時只剩了十八名，連長劉炳才負傷，三個排長都壯烈殉國。全連幹部，除一個副指導員和一個機槍班長以外，其餘不是掛彩就是犧牲。首先衝到馬路上去的第五連，在整天的激戰中也傷亡了三分之二，連長曾賢生同志，

說到做到，竟也慷慨地爲國捐軀。五連指導員負傷，兩個排長陣亡，全連百名壯士，凱旋者也只三十多人而已。總計我軍團長田守堯、團參謀長劉克明負傷，營級幹部劉德明、王蘆水、劉振球五人負傷，以下傷亡指戰員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戰況的激烈。

這次友軍自己定的出擊計劃，自己卻不遵守，八路軍依約出擊，打得這樣激烈，他們卻臨陣脫逃，錯過了全部殲滅板垣師團的大好時機，到底原因何在？這個問題，最近已由最熟悉其中內幕的國民黨老同盟會會員續範亭先生在「三年不言之言」一文中詳細講出來了。現在摘錄幾段於後：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底，二戰區閻司令長官在雁門關指揮作戰，副長官楊愛源在平型關指揮作戰。當時我爲高級參謀，隨閻長官在太和、嶺口。平型關防綫的情況大概是這樣的：高桂滋軍在平型關左翼。八路軍林彪部一一五師在右翼。晉綏軍四個師，還有幾個旅在正面。兵力總共有六七萬人，總歸楊愛源副長官指揮。當時我們知道戰爭的情況是這樣的：敵人板垣師團進攻平型關，高桂滋向敵人右側連日進攻，高軍傷亡近兩千人。晉綏軍的炮兵，未能發揮其集中火力的效能。八路軍林彪部由靈邱南山突襲敵人，敵人的後路已被八路軍切斷，戰爭非常激烈，將敵人的大部圍困在十餘里長的一個山溝裏，敵人的接濟斷絕，進不得退不得，狼狽不堪已經兩日兩夜，我軍如能集中全力進攻被困之

敵，殲滅敵人可獲全勝。據當時參謀處所知，林彪部突襲敵人，佈置周密，士氣高漲，當把敵人切斷包圍殲滅的時候，戰士們還喊着內戰時的口號：「老鄉繳槍吧，不殺你」，總希望活捉敵人。而日寇戰鬥力頑強，當你過去奪取敵人槍枝的時候，他還要打你一槍，死命的掙扎。因此雖然敵人死傷慘重，我們得到很大勝利，但我們傷亡也很大。在這同時，我們又接到楊副長官的報告，大意是：郭師長宗汾作總預備隊，違背命令，不肯增援，現在已經躭誤了很好的時機一日一夜了，最好閻司令長官親來督戰云云。當時閻長官接到這個報告，非常生氣，鼓起勇氣，連夜馳往平型關。此時，只有我與執法官張培梅隨同前往，到了楊副長官的指揮部（平型關西南通五台山大路的一個小山溝裏），當我們進入指揮部時，閻長官剛剛坐定，滿屋子的高級軍官，都尙未發言，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絕，花言巧語的報告了一點多鐘，訴說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要緊的話，就是說：「我們要留些餘地，保存些實力，不能把力量用盡了。」他講完了這一段話，閻長官未置可否，我們那位最可怕的執法官張培梅先生坐在炕頭，也只是微笑不語。我看當時的情況，好像閻長官滿肚子的勇氣，被郭宗汾的這一席話，說得冰消雲散了。郭宗汾出去以後，楊副長官才把戰爭情況詳細報告了，並說到郭宗汾逃避戰爭、不肯增援的事實。據說頭一天軍事會議決定郭宗汾所部增援某處，圍擊敵人；但到了出動的時候，他的部隊

並未開動。××軍官到師部去看他時，他還在被窩裏睡覺，並且說：昨夜天氣不好，所以未曾行動。楊副長官對他也無辦法，閻長官對他也實在不滿，但聽他保存實力的話，長官又覺得他頗爲忠實，毫無責備。我在旁邊實在忍不住了，就向閻長官說：「郭宗汾的這一席話，處處都表示對戰爭的動搖，長官應該嚴厲糾正他。」當時天已明了，閻長官正在簷台上站着，聽到我的話，踏了踏脚，唉了一聲說：「我忘記碰他個釘子」。左右的人當時好笑。

次日茹越口失守，繁峙告急，長官也就再不說增援平型關的話了。命令王軍長靖國退守崞縣。平型關各部分路退却。我們就隨閻司令長官由五台山回到太原。這時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已經在太原成立，大家公推我爲動委會主任委員。忻口的戰役將近開始，太原民氣亦頗高漲，在追悼姜玉珍旅長的大會上，我把郭宗汾的逃避戰爭，遺誤軍機的事實向大會報告了。大會當時提出懲辦郭宗汾的口號，並且在太原市上張貼標語，向閻司令長官請願，要求懲辦郭宗汾。這時只是由趙主席把請願的人安慰了一場就算了，沒有什麼結果。以後閻長官恰對郭宗汾一天一天的更加信任了，計來現在已經七年了，郭宗汾還是二戰區的參謀長！」（見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續範亭先生已把當時他所知道的平型關戰鬥經過和友軍臨陣脫逃的實情說得清清楚楚了。下面是續先生對這次戰鬥的估價：

「謹按平型關戰役，八路軍的大捷，其估價不僅在於雙方死亡的慘重，而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我們的士氣。在敵人方面，從南口戰役以來，日寇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在平型關忽然受到慘重的打擊與包圍被殲，使日寇知道中國大有人在，銳氣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樣的長驅直進。忻口戰役敵人未敢冒然深入，我軍士氣高漲，未嘗不是平型關殲滅戰的影響。」（同上引文）

續先生的正確估價，同時也是一切正義人士的共同的客觀估價。除此以外，這個戰鬥，還給了友軍以收容整理的可能，因而得以準備忻口的會戰。如果沒有平型關的勝利，則忻口會戰就很少可能了。

或者有人提出問題：當時國民黨在華北有七十五萬大軍都不能打勝仗，爲什麼在裝備上數量上比國民黨軍隊相差甚遠的八路軍獨能打勝仗呢？簡單的答覆是這樣：國民黨軍隊不能打勝仗，因爲他們至少犯了三個大錯誤：第一，他們缺乏勝利信心，特別是他們的高級將領，只知保存實力，遇敵望風而逃，貪生怕死者大有人在。第二，他們採取片面的軍事抗戰，而不是發動羣衆進行全面抗戰，因而軍隊沒有民衆幫助，這是招致失敗的最大原因。第三，在戰略指導上，又是正面單純防禦，而不是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因而處於被動的、招架的，也就是處處挨打的形勢。

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却完全與此相反。第一，八路軍由上到下，都是充滿勝利信

心，士氣之盛，始終一貫。第二，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也能發動羣衆，取得羣衆的幫助。我軍運動，敵人毫無所知，給了敵人猝不及防的打擊，其中原因之一就由於人民對我軍行動保守祕密，協助我們封鎖消息的結果。此後民衆的熱烈參戰，救護傷員，就更不必說了。第三，八路軍的作戰指導原則，是依照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基本的游擊戰，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平型關戰鬥，就是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典範。

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出師後的第一個大勝利，同時也是中國抗戰後第一個大勝利。它是空前的，然而却不是絕後的，更艱苦緊張的戰鬥生活和更多的勝利，還在後頭呢。

二　出奇兵配合保衛忻口與太原

夜襲陽明堡

敵人在平型關第一次嘗到了八路軍的苦頭之後，就變更了戰役的部署，改從茹越口（平型關與雁門關之間）突破了晉北的防綫，向忻口猛攻。十月初，開始了有名的忻口大戰。八路軍朱彭總副司令爲着配合友軍的正面防禦，便派了幾支隊伍深入敵人側後去襲擊敵人。

當忻口戰爭正緊張時，一二九師先頭部隊的七六九團，由二十四歲的青年團長陳錫

聯同志率領着，到達了代縣南境的滹沱河東岸。他看到敵人的飛機從朝到晚飛向友軍的陣地轟炸，極爲猛烈。從飛機來去的情形判斷，機場可能就在附近。陳錫聯同志急想把敵情和地形弄清楚，但是這一帶老百姓在最近友軍過境時都跑光了，沒有辦法去調查。有一位晉綏軍的團長，帶着少數隊伍剛從大同方面退下來，陳錫聯同志就去拜訪了他，想從他那裏獲得一點敵人的情報。但是對方却悲慘地申說：「敵人天上有飛機，地上有大炮，我們沒有打就完了……」這大約就是這位團長所了解的「敵情」。後來又遇見他們的一位排長，這位排長却更坦白：「抗戰嗎？只是把我們的小鍋飯抗掉而已！」原來這些友軍在抗戰以前，排長、司務長、上士都與連長一起，吃的小鍋飯，如今抗戰爆發，他們被敵人趕得像失羣的羊，連大鍋飯有時都吃不上，更不要說特殊化的小鍋飯了。在這些人的腦子裏既然只是記着小鍋飯問題，並充滿失敗情緒，要想從他們那裏獲得一點敵人的情報，自然是不可能了。事情只有靠自己。於是陳團長就帶着三個營長，化裝老百姓，親自下山去。果然，一出溝口，就清楚地看到河對岸敵人的機場，湊巧得很，當他們在隱蔽處仔細觀察敵人機場時，恰巧遇到一個老鄉從河對岸過來，一問之下，原來他是附近村子的人，不久以前被敵人找去當苦力，每天給敵人抬汽油，因爲受不住敵人虐待，所以一得到機會就逃出來了。據他說，機場裏有二十四架飛機，其中九架是大傢伙，敵人把他們分爲三批，每天輪番起飛去轟炸。他還說，陽明堡街上住着敵人一個大司令，還有裝甲車隊等等。他對於機場裏外的情形，說得如數家珍一樣詳細，

這樣一來，該團長無意中不但得到了很有價值的情報，而且還得到一個最理想的嚮導。老鄉被帶到團部來。他很願意引導隊伍去找敵人。但是在團部會議中，還有一番爭執，因為三個營長都爭着要由自己的一個營去担任襲擊的任務。最後還是由團長決定，派第三營去，因為團長很清楚三營的質量——共產黨員最多，且有豐富的夜戰經驗。同時派了一二兩營担任牽制任務。三營營長趙宗德同志，素來是勇將之一，他在出發之前，把身上僅有的三元錢和黨證都交給了支部書記，說：「陣亡了，不叫日本鬼子得去。」他的下級看到營長這種表示，沒有不受感動而下定犧牲的決心的。上下一致，都準備將自己的熱血洒在保衛祖國的疆場上。

十月十九夜，是雨後的黑夜，趙宗德同志領着隊伍，由那個老鄉帶路，經過最隱蔽的小道，渡過了河流，偷過了敵人的崗哨，一直到達機場上三列飛機的中間。他們還向前走，企圖先消滅陽明堡的香月師團的部隊。但是被敵人發覺了。他們就依靠着飛機與敵人開火。在夢中被驚醒的敵人守備隊和睡在飛機上的駕駛員，在慌亂中，除了用自己的機槍向自己的飛機射擊以外，不能有別的辦法。戰士們都隱蔽在飛機底下，向敵人拐手榴彈。有些戰士還爬上飛機，想活捉飛機裏面的敵人。但飛機很快就燃燒起來了，一剎那間，火燄沖天，二十四架飛機全着了火，機上的駕駛員，也全被火葬了。我們忠勇的趙宗德營長，和十多個戰士，也在這幾十分鐘的激烈戰鬥中和熊熊的烈火中犧牲了。當敵人增援的裝甲車隊快接近機場時，隊伍就由一位連長掌握着退出了戰鬥。

（圖二）

火燒陽明堡飛機場的消息，經過無線電報告給八路軍總部，由總部轉告了友軍。開始友軍還不相信是眞的，他們以爲，用八路軍那樣壞的武器，去毀滅敵人飛機，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天，飛機沒有來，第三天，也沒有來。再由太原派出偵察機，去偵察敵人機場以後，才證實了這個消息。確實，有許多事情，在友軍看來是不可能的，在八路軍却是平常的事。陽明堡之戰是一個例子。

冀西、察南和雁北戰情

在夜襲陽明堡的前後，我一一五師的楊成武支隊和騎兵支隊，積極活動於靈邱、廣靈、淶源、阜平、曲陽、行唐之間，並深入到察哈爾和平漢綫兩側，配合當地民衆，發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一連克復了冀西、察南十幾個縣城。

一二〇師開到晉西北以後，就在神池、寧武、朔縣一帶活動，並派了一個支隊深入到大同附近，開闢雁北的游擊戰爭。這支隊伍的遭遇怪有趣：那時雁北已被敵人佔領，他們出發不久，就遇到了從前方捲下來的騎兵軍。騎兵們詫異地說：「我們騎馬還跑不及，你們這點步兵，開上去頂什麼事？」騎兵軍長何柱國，要見我們的支隊長。兩人見了面，就以下面的問答開始他們的談話：

「你帶了多少人上前綫？」何軍長問。

「帶的人不多。主要依靠當地老百姓，發動民衆打日本。」宋支隊長答。

「你們準備開到那裏去？」

「有敵人的地方，就是我們活動的地方。」

「你們隊伍怎樣行動？」

「看情況而定。」

接着，何軍長就發表了他的意見，說：「這個敵人不好對付，老弟！炮彈落在坦克上，毫無作用。要不是衞士得力，我自己都幾乎送命了。大口徑炮還不行，手榴彈更不頂事！」依照他的意見，我們這個支隊此去只有凶多吉少了。但是不久之後，我們這個支隊却一連襲入井坪鎮、平魯城、岱岳鎮，以至大同附近的口泉鎮等地，並把沿途橋樑、鐵路統統破壞，還繳到了敵人的坦克和汽車，聲勢大振，當地老百姓紛紛起來参加我軍，宋支隊由五百人很快擴大到三千多人。

當時，一二〇師的主力，一直控制着雁門關以西的山地。曾於十月十八日伏擊敵人汽車五百多輛於雁門關之南，並曾幾次佔領雁門關，完全切斷了敵人的後方交通。

忻口原是一座幾十米達高的土丘，形勢遠不如長城險要，但由於敵人的後方聯絡全被八路軍切斷，不但使正面友軍能在忻口的小丘擋住敵人，而且使遲滯的敵人陷於危境，大有被包圍殲滅的可能。

狡猾的敵人，爲了挽救晉北危局，便把平漢綫全部兵力和津浦綫一部兵力調來，由石家莊沿正太路西進，進犯娘子關，聲援忻口。我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奉到總部命令，立即馳援娘子關。當時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將軍，由北同蒲路趕赴正太路指揮，經過太原時，要求一張完整的地圖而不可得，交涉昔陽山地來安置傷兵，也不被允許。當我軍還沒有進抵陣地的時候，友軍便隨便將險要的雁過口丟掉了。我一二九師某團，於十月二十四日趕到娘子關東南的七亘村，依托蔣閻戰爭時的舊工事備戰。劉師長在馬村接到報告時，便說不行，工事並不可靠。當夜果然受到敵人的夜襲。友軍前敵指揮某高級軍官，得到這個消息，就居然在電話中對劉師長說：「游擊戰爭不行啊！」劉師長當時也不用言語來爭辯，決心用勝利來回答他。二十五日夜，劉師長就趕到七亘村，親自指揮隊伍。因收容少數失聯絡的隊伍，他自己兩次陷入重圍，距離敵人只幾十米遠，他仍然鎮靜地指揮少數隊伍箝制敵人，並堅持預定計劃，要陳賡旅長率領主力迂迴敵人的側背。終於在二十六日，抓到敵二十師團的輜重部隊，把它打得落花流水。繳獲騾馬三百餘匹，炮彈無數。連在太原領不到的中國製的山西省和華北軍用地圖，也都從敵人手中得到了。這一仗，不但俘獲很多，而且把守娘子舊關而陷於敵人包圍的第三軍曾萬鍾部一千餘人也解救出來了。

我們在七亘村打勝仗，而友軍却於同日（二十六日）放棄了娘子關。這時，那位陷於驚惶失措的友軍前綫指揮再打電話來時，劉師長就安慰他說：「游擊戰爭還是行。我們已經打了勝仗，並準備繼續打勝仗。」

這時，敵人除沿正太路西進外，敵二十師團沿正太路以南與正面部隊平行前進。劉師長曾接到總部電話，知道一一五師主力已由五台南下，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將軍也帶着一部主力趕來。但在與他們會合以前，劉師長還決心在昔陽以東打一仗。他把三個團的兵力佈置在黃崖底，於十一月二日拂曉，又把由東向西行進的敵人伏擊上了。黃崖底是絕壁下的一條峽溝，我軍集中了全部的機關槍和迫擊炮，給敵人以突然的短兵火力襲擊，把崖底下的敵人打得亂叫亂嚷，敵傷亡七百人以上。後來在奪得的文件中，敵二十師團的隨軍記者稱此役為「過天險的黃崖底」。

敵人雖連續兩次挨打，還是繼續西進，但是比以前小心多了。敵人把輜重夾在步兵中間，沿途搜索前進，天上還派飛機掩護。但是在正太路以南平行路綫上，山脈都是南北向的，愈到西邊愈高，山巒叢疊，溝渠極多，而且有疏疏落落的樹林，便於隱蔽，是打埋伏的好地方。林彪師長帶着一一五師主力在十月底趕到上下龍泉、沾尙一帶的時候，敵人已經佔領平定。為了阻止敵人前進，一一五師就打算在平定到榆次必經之路——廣陽和松塔間——打一仗。他們派出一連人，全部穿上日本軍裝，在敵人的左側後山上用望遠鏡偵察敵人行動；敵人飛機在他們頭頂上盤旋，他們把日本大衣上的帽子

往頭上一戳，飛機上以爲是自己人，便飛走了。

十一月四日，敵四千餘由廣陽向松塔西進，先頭是兩個騎兵連，跟着是一個步兵連、炮兵連，後面是本隊，再後是成千的騾馬，最後是兩個步兵連，天上又有兩架飛機。他們驕傲地前進。太陽稍爲西斜時，敵人先頭部隊已到達松塔，但尾巴還在廣陽這邊慢慢拖着。我軍一聲信號炮響，各路伏兵齊出，把敵人切爲數段，敵人全部的騾馬輜重都在我伏擊圈內。殺聲響澈了山岳，在刺刀和手榴彈下，敵人被打得人翻馬仰，到處亂撞。戰鬥直到黑夜，殺傷敵人近千，繳騾馬七百餘匹，步槍三百多支，炮彈和軍用品無數。這次活捉了三個鬼子，其中有一個是三四三旅參謀長陳士渠同志（後來任師參謀長）親自捉來的。這個鬼子躲在廣陽村內一間房子裏不敢出來，陳參謀長帶着幾個戰士，用生硬的日本話喊：「繳槍不殺，優待日本俘虜！」只聽見裏面用生硬的中國話回答：「明白明白的！」但是大家還有點猶豫，不敢進去，陳參謀長首先闖進去，先把對着門口的上了刺刀的槍抓住，接着把糧食甕裏的鬼子抱住。鬼子的汗，濕透了黃呢衣服，陳參謀長的衣服，也被他的汗搞濕了。活捉俘虜，在八路軍還是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說，這也是第一次。這次還解放了一百多個東北民伕，他們見到我們，興奮地說：「六年不見中國軍隊了；今天眞是重見天日！」

敵人挨了打，還要湊上腦袋來，再挨一次。我們偵察到：敵二十師團的後續部隊，還要經過廣陽前進，於是一二九師又在廣陽東面設了伏擊圈，等候敵人來上圈套。在十

一月六、十兩天，在廣陽土封村一帶又等到了，於是又結結實實痛打了一頓，使他們不得不學乖了一點，改變道路，避開我軍打擊，轉向上下龍泉去了。

這幾次勝仗，消滅了大量敵人，阻滯了敵人前進。但太原竟在十一月八日失守，使忻口被圍的敵人得以獲救，實在可惜。可是也正因為我們打了勝仗，使同蒲路北段的友軍，獲得了安全撤退的可能。當時山西的老百姓說：「八路軍會打仗，好是好，可惜太少，顧得東來顧不得西！」

是的，八路軍太少了——老百姓正希望八路軍多些，更多些。太原失守後，華北抗戰有了新的變化，八路軍也真的愈打愈健，愈打愈多，並且打了許多新勝仗。這在後面就要談到。

三　從後面拖住敵人

太原失守後的慘象

太原於十一月八日失陷。友軍蜂湧向西向南撤退，通向後方的大小道路，全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的混亂隊伍，他們隨便向人民徵發糧食、騾馬，要金銀首飾與鈔票。潰兵所過的地方，有時和敵人過境也很難區別。有些潰兵經過村莊時，甚至採取這樣惡劣的辦法：在村外先放幾槍，把村裏的男人都嚇跑，然後進村把婦女強姦，把東西

搶走。友軍的將領也驚慌失措，那位曾說「游擊戰爭不行啊！」的將領，也在敵人迫近時趕快乘火車逃跑了。

在太原失守前，劉伯承師長在正太路以南指揮作戰，本來計劃派工兵連去炸毀正太路，阻敵前進，為了這事曾特地派了一位參謀去和那位將軍聯絡，可是他考慮到自己還有利用鐵路逃跑的必要，不答應我軍去炸路。等到他倉皇逃走時，自己既無心炸路，也不通知八路軍去炸，寧願把完好的鐵路落入敵手。只有在友軍撤退以後，我們才得到炸路的權利，立刻把鐵路炸壞。

敗軍之將的湯恩伯將軍，那時奉蔣介石命令到榆次佈置陣地，阻敵南下；但他到了榆社，因看到前方部隊退下來，自己也就畏縮不敢前進了。那時劉伯承師長到了遼縣（現左權縣）與他通了電話。湯恩伯第一句話就驚慌地說：

「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敵人來，對我左側背威脅很大！」

「我們總司令部住在西河底，你左側背沒有敵情，」劉師長安慰他。

「很感謝！我左側背沒有顧慮，但是右邊怎樣呢？」

「你右邊也沒有敵情。從六河溝到石家莊，從石家莊到太原附近，都有我們的隊伍。」

「你一師人擺得這樣寬，嚇死人啊！」

「是游擊戰爭呀！」

幸喜這次談話，大大地鎮靜了這位將軍。在孤立無援中，湯恩伯熱烈地要求和劉師長會一面。會見實行了。十一月八日，劉師長到榆社見了他。他一見面就說：「你們游擊戰爭打得好，日本人吃不消！」正是這種「日本人吃不消」的游擊戰爭，使他驚惶中鎮靜下來，並與劉師長一見如故。然而在患難中對八路軍會表示如此親熱與敬佩的湯恩伯，後來在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時期，與其他頑固派一樣成爲「反共英雄」了。

太原失守後，友軍的慌亂潰退，尤其是友軍將領對日寇的恐懼與對敵情的漆黑一團，簡直是嚇人的。要是沒有八路軍在敵後有力地箝制敵人，那敵人無疑可以長驅直入，直下臨汾，那時幾十萬潰退的友軍，不知更陷於如何悽慘的地步了。

開展敵後游擊戰，創造抗日解放區

在太原失守前，我八路軍在華北的活動，主要是配合友軍，在太原失守後，我軍就不得不單獨作戰。

那時友軍已棄地而遁，政府也棄職而逃，把千百萬民衆委棄在敵人鐵蹄之下。敵人就大逞獸性，蹂躪地方，到處姦淫燒殺，並脅迫成立維持會，收編土匪散兵，魚肉平民。水深火熱中的民衆，完全落入了無告之境，他們說：「軍隊逃了，政府也走了，日本鬼子到處糟害老百姓，我們怎麼辦呢？」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八路軍快來救救我們

吧！」這時，只有八路軍，奉中共中央指示，在朱彭總副司令的指揮下，提出了「與華北人民共存亡」，「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創造抗日根據地」等口號，留在敵後，爲收復國土，保衞民衆，領導民衆反抗日本強盜而鬥爭。

太原失守後三天，十一月十一日，八路軍總部就決定：一一五師除聶副師長仍留晉察冀堅持外，主力轉移汾河流域與晉南，阻止敵人前進；一二〇師仍留太原附近，並担負開闢晉西北的任務；一二九師到晉東南，開展游擊戰爭，創造解放區。

當一一五師南下，副師長聶榮臻將軍奉命留守五台時，留下的兵力只有一個獨立團，一個騎兵營和兩個不完整的連，共約兩千人。聶榮臻將軍奉朱彭總副司令的命令，成立了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在他的指揮下，這兩千人的隊伍，在遼闊的晉察冀三省邊陲地區，開始創造第一個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的解放區。

自然這是經過很多困難的。在太原失守後，這個邊區是遠處在敵人後方，無法得到外面的援助；除五台、盂縣之外，所有各縣縣長和政府工作人員都跑光了，連比較鞏固的阜平縣的縣長張某，也在朱懷冰部隊南撤時，跟着隊伍捲款潛逃了，因此，地方上找不到原有行政官吏，社會秩序混亂不堪。這時正是嚴寒天氣，戰士還沒有棉衣，赤着的脚只套着一雙草鞋，部隊的給養也沒有固定的來源。大車、騾馬、糧秣，都被國民黨退却部隊往南拖走了。我們部隊往北開，運輸就大感困難。在廣闊的區域裏，到處要和敵人作戰，需要有更多的兵力與武器……要解決所有這些困難，除了發動民衆、軍隊與民

衆結合起來共同克服困難外，不能有別的辦法。

我們有利的條件是：人民對八路軍有很高的信仰，他們看出了：這些軍隊與那些紛紛南逃的軍隊，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是眞正老百姓的隊伍。

開始時，以八路軍派出的工作團爲基點，各地戰地動員委員會（有的地方稱救國會或自衞會）不久就普遍組織起來。在每個縣、區、村，都掀起了動員的熱潮。那時，在廣闊的地區裏，到處有的是要求抗日的人民，也到處有的是潰兵扔下的槍，人和槍結合起來，加以八路軍的幫助和領導，立刻就成爲保衞家鄉的力量。在阜平，第一路抗日義勇軍首先成立起來了。不到一個月，就由幾個人的隊伍變成幾千人的隊伍。在易縣，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拿起了三支破盒子槍起義，不到一個月也成立了三千人的隊伍。在其他各縣，義勇軍、游擊隊、自衞軍也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老八路」就領着這些新部隊和人民武裝，到處打擊敵人，把邊遠縣份的僞維持會也打得稀爛。因爲部隊和民衆武裝開展極速，於是四面八方都喊出了「要幹部」的呼聲。那裏有八路軍的幹部，那裏就會有部隊；那裏有部隊，那裏就會要求有八路軍的幹部。然而哪裏有這麼多的幹部呢？不得已，老一點的戰士、警衞員，甚而至於勤務員、伙夫、馬夫，都被「要」去當了隊長或指導員。後來開辦了「軍政學校」，才逐漸解決了下級幹部的恐慌。

隨着抗戰的需要，各地戰地動員委員會，領導了民衆處理自己的事務，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停徵田賦，廢除苛雜，優待抗屬；另一方面又實行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的合理負担。我軍未到以前，民衆生活極端困難的，如在阜平，那裏的窮人連吃樹葉的權利都沒有，因爲樹是屬於地主的。後來，地主和農民被請來一起談判，共同決定：樹枝仍歸地主所有，窮苦農民有吃樹葉的權利。從此，人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自然歡天喜地，而地主害怕「共產」的心理也消除了。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民國歷史上開了新紀元的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揭幕於阜平城，邊區行政委員會的組織和人選，隨即得到蔣介石和行政院的批准。抗日的新秩序就普遍建立起來了。

不久以後，當第一批國際友人卡爾遜將軍、安特爾先生等來視察邊區的時候，無不同聲稱讚，認爲邊區是「絕對有秩序」的地區。

冀中方面，當大軍南撤時，呂正操將軍眼看着河北人民的遭難，便提出「向敵人後方退却」的口號，率領所部兩個營，由冀南回到冀中，遵從全體軍人的意志，改名爲「人民自衛軍」。那時八路軍總部已派孟慶山同志來冀中開展游擊戰爭，中共地方黨員也開始領導羣衆打游擊。於是這三者便結合起來，成爲冀中抗日的中心力量。那時地方上還很紊亂，日寇漢奸到處橫行，糟蹋人民，無惡不作，更有駭人聽聞的：往往一個村子有幾十個女人被強姦的。安新縣西某村，除了四十多個女人被強姦之外，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也被鬼子輪姦到不能走動，她的母親悲憤地對兒子說：「兒呀！你一定爲妹妹復仇吧！」於是青年人都咬緊牙齒，懷着復仇的怒火，參加了游擊隊。許多士紳，看到我們這些新部隊，完全和舊軍隊不同，也把戰士們看爲自家的子弟。年近七十曾經

當過副軍長的張濮馨老先生，也坐着車子來訪問游擊隊司令部，後來在他幫助下，我們爭取了無數的聯莊武裝。我們的游擊隊很迅速地發展着，隊伍擴大了幾十倍。後來呂正操將軍領導的人民自衛軍（包括多數的地方游擊隊在內），便改編爲八路軍第三縱隊。

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一方面不斷襲擊正太路，一方面摧毀在敵人威脅下新成立的僞軍和僞維持會。於十一、十二月間，又先後組織挺進隊、東進縱隊，橫越平漢路，開入冀魯豫大平原。冀魯豫平原的人民，在中共地方黨領導下，曾有過抗日武裝起義，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爲首成立了八路軍別動大隊，並聯合各界人士組織抗日同盟。我挺進隊到達冀南後，就與他們一起抗日。

一二〇師在太原附近和晉西北，沒有一天停止過作戰，同時還掩護友軍退却，幫助友軍收容散兵，維持當時十分紊亂的社會秩序。

這時山西新軍也在各處成立，與八路軍並肩作戰。

敵人對於留在他後方猛烈活動的八路軍，開始感到很大的威脅：

「朱德、彭德懷所率領的共產軍主力在榆社宜城鎮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衆有漸漸親近他們的傾向，將來更聯合各地殘兵難民等，經過相當時期後，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聯絡，勢力一定會逐漸擴大，……假如我方停止於現在配備狀態，山西後方的擾亂愈發加多，共產軍等一定會協力奪回太原。」（敵第一軍參謀部第二課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關於全般

的敵情判斷』一文）

正是因為敵人對於八路軍的恐懼，所以在佔領太原後，它不敢即刻向南推進，而以大量兵力回頭向後方游擊區進攻。

敵後解放區的最初反圍攻

敵人於十一月下旬開始，以兩萬以上的兵力，配合着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向晉察冀邊區進行第一次的八路圍攻。晉察冀邊區剛剛誕生不久，就嘗試這樣一個嚴重的考驗了。可是敵人八路圍攻的結果如何呢？下面是一位國際友人的報導：

「我很驚訝，」安特爾先生這樣開始，「當日本軍打下太原城以後，抽調了大量的兵力，分八路向他們舉行大圍剿，竟然沒有得到絲毫成績，反而是他們把日本軍的三條運輸幹路毀壞了兩條半（有一條是時斷時續，沒有完全破壞），使日本軍的進攻感受了極大困難。

「在這些游擊隊接連不斷的擾亂和襲擊下，日本軍一時就不敢往南推進，把很大數量的軍隊都停留下來，企圖用以消滅那些游擊隊。但是，這卻沒有根本影響到那些游擊隊的發展，他們反而在山西、河北、察哈爾三省的邊界上建立起了和日本軍長期作戰的根據地。現在這個根據地已經成了中國北方人民在日本軍包圍底下和日本軍繼續戰鬥的最堅實的一個堡壘。

一的確，這根據地中的中國人民已經有非常堅強的有組織的力量，能夠經常的打擊日本軍。這種力量，當他們剛一開始形成時，就已經表現出非常頑強，經過幾個月的戰鬥，現在是日益強大。」

安特爾先生對這種解放區鬥爭的奇蹟表示了合理的「驚訝」之後，繼續追述這次日軍圍攻的始末：

「當去年（按：此文寫於一九三八年——編者）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日本軍向這個游擊區舉行八路圍攻的時候，那些游擊隊和當地人民緊密地配合在一起，最英勇地把日本軍圍攻的計劃粉碎了。

「日本軍由懷來、涿鹿直趨蔚縣，佈置了第一路兵力；由天鎮、陽高向蔚縣，佈置了第二路兵力；由應縣向渾源、廣靈，佈置了第三路兵力；由保定、易縣向紫荊關、淶源，佈置了第四路兵力；由定縣、新樂向曲陽、行唐，佈置了第五路兵力；由石家莊、獲鹿、井陘向靈壽，佈置了第六路兵力；由平定、壽陽向盂縣，佈置了第七路兵力；由代縣、忻縣向繁峙、定襄，佈置了第八路兵力。全部步騎炮兵達兩萬以上，配合有裝甲汽車、坦克和飛機，企圖一下摧毀這個游擊區，但結果在那些游擊隊和民衆密切聯絡，用夜襲、伏擊各種方法英勇抗擊之下，日本軍傷亡達二千餘人。游擊隊從日軍手裏繳獲步槍四百餘枝，機關槍十餘挺，坦克車一輛，無綫電一座，汽車數輛，子彈幾十箱和戰馬

幾十匹。幾路日本軍極狼狽地被擊潰了，連屍首都沒有趕得及搬走。而游擊隊方面的死傷僅僅不到六七百人。」（見解放週刊四十一期「晉察冀邊區視察記」）

敵人不但對晉察冀的第一次進攻遇到失敗，而且於十二月間對晉東南的六路圍攻，也被一二九師與當地民衆粉碎了。

當時駐防太原之敵二十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看到正太路不斷被破壞，他的後方不斷被襲擊，氣得他下這樣的訓令：八路軍這樣可惡，與其支支節節作消極守備，不如集中兵力一舉消滅之，以期一勞永逸。他想出了一條「妙計」：先派出一些便衣漢奸到壽陽西南的羊角崖誘我軍深入，然後由和順、昔陽、平定、壽陽等地共出動六路，以馬蹄形的陣勢，向我一二九師主力一部分進合擊。我陳賡旅從內綫堅決抗擊，陳錫聯部則抄襲敵人側背，內外夾擊，終於把敵人擊退，敵傷亡慘重。

在太原失守後，整整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八路軍在晉察冀邊、雁北、太原附近、晉東南等地，日夜進行作戰，沒有休息，沒有整理，度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苦戰的代價，是拖住了急欲南下的敵人，使友軍得到休息整理；是在敵人後方建立了解放區，作爲「向日本軍作戰的最堅實的堡壘」。

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友軍經過了幾個月休息整理之後，計劃反攻太原。下面就要說到這次戲劇性的「反攻」。

四　由「反攻」太原到晉東南反九路圍攻



反攻太原經過

一九三八年二月蔣介石要反攻太原。當時中國軍隊在山西的陣勢是這樣的：八路軍深入敵後和處在最前綫；國民黨「非嫡系」部隊在第二綫（如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鈺部在黎城，曾萬鍾部在襄垣）；中央軍則在臨汾及臨汾以南，位置在第三綫，採取「督隊」的形勢。在「反攻」的計劃下，朱彭總副司令負責指揮東路軍，即除指揮八路軍外，還指揮友軍李家鈺、李默庵、曾萬鍾、武士敏、朱懷冰等部。很明顯，要反攻就得處在最前綫的八路軍首先動手，當時八路軍的任務是切斷敵人後方的交通，以配合正面友軍向太原的進攻。

不管友軍對「反攻」誠意如何，八路軍毫不遲疑地執行了自己的任務。朱彭總副司令命令一二〇師担任切斷同蒲路，一二九師担任切斷正太路。

二月下旬，賀龍師長即親率全師主力進到同蒲綫北段，一連打了十幾天，佔領了平社、高村、原平等車站，把車站上的敵人全部殲滅，破壞了五六十里鐵路和十九座橋樑，動員了數千羣衆把鐵軌搬到西邊山上。另外又派部隊襲擊太原飛機塲，佔領了太原附近的東山。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等曾親到太原以北的大盂鎮指揮，在那裏遙望太原

城，等候正面友軍的出現。

一二九師也於二月二十二日動作起來了。開始襲擊了娘子舊關，並設伏於井陘西南的長生口，敵兩個中隊由石家莊增援，我伏兵四起，將全部敵人殲滅，乘勝攻入井陘城。在奪獲的武器中有太原造的迫擊炮，鞏縣造的機關槍。

兩條鐵路已被切斷，可是沒有看見正面友軍出動的影子。相反的，敵人却在這時突然派遣大軍，一路由太原南下，一路由東陽關西進，鉗擊臨汾。這時處在正面的國民黨部隊「反攻」沒有實行，反而退却在先了。除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鈺部在長治進行了英勇抗擊外，寇兵所向無阻，臨汾於二月底即告失陷。敵陷臨汾後，繼續南下，向黃河北岸掃蕩，直達風陵渡，與潼關對岸相峙。

這時留在敵後與敵人周旋的，主要只有八路軍了。

午城大戰和白兒嶺掩護戰

敵人南下時，晉西方面，有我一一五師主力一部，本來因為屢次激戰，傷亡過大，照理應該休息整理，但因迫於形勢，不能不立即担任阻擊敵人的任務。他們連續在兌九鎮、田家舖戰鬥，給前進的敵人以威脅。敵陷臨汾後除一路向南，另一路十一師團主力五千餘又復西犯大寧，我軍馳援大寧，於是激烈的戰鬥便展開了。從三月十四到十九，在午城、羅村、上下烏竹、井溝、張莊一帶，與敵十一師團主力進行大戰。戰鬥特別激

烈是在十八號，那天從早到晚，我軍除與敵十一師團激戰外，在非溝張莊以北的山溝內，又將敵援軍一〇八師團的一部（內有步兵六百，騎兵兩百，炮兵一中隊）加以圍殲。敵依靠着四門大炮和兩架飛機掩護進行頑抗，戰鬥快到決勝負時，我×團兩個營長負了重傷，副營長，黨的書記和營連幹部大部傷亡，這時共產黨員的戰士自動起來代替幹部，繼續指揮作戰，終將敵人全部解決。

在五晝夜的血戰中，擊潰敵人四千餘，斃敵千餘，繳馬八百，燬汽車七十九輛。尤其重要的是阻止了敵人霸佔黃河各渡口及西渡黃河的企圖。

那時第二戰區司令部和閻錫山衞立煌兩長官，都早已退過黃河，留下在晉西的是八路軍，少數晉綏軍和當地老百姓。一一五師在午城勝利之後，我一二〇師在晉西北一二九師在晉東南又連獲勝利，這使得友軍的抗戰信爲提高起來。

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衞立煌將軍，率領一旅人重行過河，首先經過大寧晉綏軍防地，然後向一一五師防地蒲、隰、汾三縣東進，不料在大寧時卻被奸細報告，敵人就派出步兵和飛機攔阻，衞立煌將軍在進退兩難中，派人要我軍掩護，我軍立即派出部隊在衞將軍東進的路上等候，但是一直等到黃昏，還不見友軍通過，原來衞將軍已轉向北移。第二天，石樓敵人忽然出擊，將衞將軍的部隊全部衝散，衞將軍得到我五團二營的掩護，終於脫了險。再一次返回河西，經延安到大後方去了。這一次戰鬥，就叫掩護衞立煌將軍之戰。在這次戰鬥中，我曾以五團二營十一連一個連的兵力，抵住敵人二千餘

人的進攻，不叫他們前進一步。激戰是在白兒嶺發生，所以又叫做白兒嶺掩護戰。當時白兒嶺整個陣地，都處在敵人的大炮飛機猛烈轟擊下，工事幾乎都轟平了。衞將軍用望遠鏡看到這種壯烈的場面，就問我們的指揮員：「前面是幾個團？」答：「只有一個連。」他很惋惜地說：「那個連完啦！」……然而十一連又回來了，不但打退了敵人，而且還牽回來敵人好幾匹洋馬，揹回一大馱大米罐頭。他們傷亡僅二十餘名。這使衞立煌將軍非常驚奇。他欽佩地說：「八路軍眞能幹！」

衞將軍回後方後，曾致電我軍致謝，並發給十餘萬發子彈以爲酬勞。

晉西北打硬仗

三月間，敵乘我一二〇師主力在同蒲綫作戰，便以二十六師團萬餘人從大同出發，向晉西北進攻，連陷寧武、神池、五寨、岢嵐、偏關、河曲、保德等七縣，南面敵佔領軍渡，砲轟宋家川。一二〇師聽到這個消息，星夜趕回。用一部分兵力打南面軍渡的敵人，主力在北面，將進佔岢嵐城的敵人包圍，城周高地完全被我軍佔領，把槍炮瞄準城裏的敵人猛放，並斷絕敵人水源，使敵人幾天吃不上飯。敵困守幾天後，終於在夜間突圍逃到三井鎮，我軍追到三井鎮又把敵人圍住，乘黑夜衝進鎮裏，和敵人巷戰。在漆黑的夜裏，兩軍混戰了一晚上，消滅了不少敵人，並繳到大炮一門。我七一七團政委劉禮年同志在這次激戰中壯烈犧牲。第二天我部隊移到山上，準備黃昏後再攻。敵人於午

後又拚命突圍，到了五寨。我軍又追到五寨。敵人又突圍奔神池五寨間的虎北村。這時各路敵人都往這裏集中。我軍決心在這裏打硬仗，出動兩個旅的兵力，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都親臨前綫指揮。這時敵人已經疲勞不堪，在我軍猛打猛衝下，終於被擊潰，殘敵一股逃到神池，一股逃到寧武，我軍又向敵尾追，一直追到大同朔縣附近。七個縣城完全光復。這一戰，對於晉西北解放區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義。

當時我軍一面與敵轉輾激戰，一面還掩護何柱國的騎兵軍向河西撤退。我警備六團担任掩護，在偏關以東打了兩天，將敵阻住，使騎兵軍全軍人馬安全過河。他們撤退時丟的大炮機關槍，經警備六團拾得，全部送還，何軍長曾大大感謝我們。

晉東南反九路圍攻

更加激烈的戰鬥是在晉東南。

敵人由長治向臨汾西進，一路上友軍都沒有抵抗。我們的總司令部駐在良馬，朱彭總副司令只帶着一個警衛連和司令部直屬隊，和敵人遭遇，就打起來了。足足打了一整天。後來總部把在正太路作戰的一二九師調回晉中，三月十六日，一二九師一部襲擊黎城，設伏神頭，消滅由潞城向黎城前進之敵千餘，敵人稱這一仗為「典型的游擊戰」。

當時，在晉東南的友軍部隊，對堅持敵後抗戰還沒有充分認識，有些人不免陷入徬徨中。朱彭總副司令於三月二十四日召集了東路軍將領會議，彭副總司令關於堅持華北抗

戰問題會作了詳細的報告，其要點有三：（一）必須改造舊政權，實行民主政治；（二）軍隊要實行戰時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裝民衆，發展游擊戰爭。其次，關於俘虜政策和對漢奸的政策，也有詳細說明。這次會議，對於穩定友軍的抗戰情緒和對於不久以後粉碎敵人九路圍攻，都起了很大作用。

會議開過後，徐向前副師長就親自指揮在響堂鋪打了一個很大的勝仗。他將三個團埋伏在邯長公路響堂鋪附近。等到由涉縣西進的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後，突然出擊，我們的戰士手腳非常快，日本兵在汽車上還來不及把迫擊炮機關槍架起來，就被爬上汽車的戰士們捉住了。在我軍密集手榴彈與刺刀的威力下，敵人不是被打死，就是作了俘虜。這次戰鬥，敵一〇八師團的一百八十輛汽車和掩護部隊全部被消滅，由黎城東陽關來援的敵人騎兵四百、和由涉縣來援的敵步兵四百，也被我們的預伏部隊打得稀爛。

敵人接連吃了敗仗，對我們很感頭痛，於是在四月間出動兵力三萬，由博愛、邯鄲、邢台、石家莊、陽泉、榆次、太谷、沁州、長治，分九路向我分進合擊，企圖在遼縣、榆社、武鄉、襄垣地區消滅我軍，打算可以解放部分兵力助攻徐州。可是敵人的打算錯了。敵人一出動，八路軍、決死隊、武士敏部以及騎兵團王奇峯部配合着民衆，在朱彭指揮下，立即和他周旋於太行山上。民衆實行「空舍清野」，敵人來了，給養困難，又到處挨打。等他們疲勞萬分時，就集中兵力消滅一路，四月十六日，我軍終於在武鄉長樂村打了一個大勝仗，粉碎了敵人的九路圍攻。

長樂村戰鬥是全國聞名的急襲戰鬥。四月十五日夜，我軍克復武鄉後，敵二十五旅團一一七聯隊（聯隊長柏崎）附騎兵輜重三千餘人，向長樂村竄去，一二九師部以徐深吉部爲右縱隊，沿馬漢腳疾進，以葉成煥部及韓先楚部爲左縱隊，沿翟家腦田莊急進，以七六九團爲後續縱隊，沿大道進迫，十六日十時，與敵激戰於馬家莊長樂村地帶，右翼向漳河對岸之敵側擊，左翼向峪口型村猛撲，截斷其後段一千五百人，七六九團則接左翼由馬村向許家腦之敵攻擊，又將他截成幾段，敵人馬傷亡，輜重毀壞，都累積在東中。激戰十四小時後，由遼縣來援之敵酋苦米地旅團長，率一〇五聯隊（聯隊長工藤）附騎炮工輜重三千餘人，自蟠龍向我左翼反攻，妄想解長樂之圍，於是全綫戰鬥更爲激烈，左翼部隊與敵爭奪要點，反復衝鋒肉搏七八次，終將敵擊退。敵人傷亡二千二百人以上，損失極大。（圖三）

這裏我們從繳獲文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苦米地旅團長，他在「皇軍」中倒可稱得是一位慣戰的猛將，善用「拖刀計」的人，在攻長治尤其是會攻臨汾中，曾與敵「朝鮮師團」（二十師團）爭勝，他是先進了臨汾城，他最得意的戰法就是遍燒民房以示引退，旋即回兵猛撲，或撤兵讓守城者退後於路中伏擊之，以是得了敵大本營賜的勳章。有他親筆寫給女兒的信，他說：「天皇因我先入臨汾，賜了我一個勳章，我已掛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了起來，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可是長樂戰鬥的失利，曾經使他受到處分。

九路圍攻的粉碎，使敵更進一步認識到八路軍的威力，相互告誡：「華北有八路軍是不能安枕的。」在山西的友軍們也大爲折服，從此便承認敵後是可以堅持的，紛紛派人來參觀，來詢問。晉東南人民的勝利信心更大爲堅定，深信八路軍眞與華北人民共生死存亡，且確能保衛他們的家鄉，保衛他們的生命財產。晉冀魯豫抗日解放區，從這一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太原失守到徐州會戰時期，八路軍在華北猛烈襲擊敵人，打退敵人無數次進攻，大小戰鬥四百餘次，斃敵二萬餘人，繳步槍三千餘支，輕重機槍百餘挺，燬汽車五百餘輛。八路軍用這樣的戰績配合了徐州會戰。不久徐州失陷，配合保衛大武漢的任務，又提到八路軍的面前了。

五　牽制敵兵三十萬

敵人不敢撤

徐州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陷落。敵人重新組織兵力，向武漢進迫。「保衛大武漢」成爲當時全國軍民的緊急任務。

八路軍爲配合保衛大武漢，便積極行動起來，在所有幹綫上炸車破路，伏擊截擊，牽制了極大部分的敵人。一九三八年敵人在華北戰場上的兵力爲十八個半師團，在進攻

武漢時曾暫時調走五個師團，還有十三個半師團，三十餘萬人。這些兵力正如陷在池沼中的泥脚，不敢移動。也正如朱總司令所說：「敵人不敢撤，一撤就不得了。」

敵人為着對付八路軍和鎮壓民衆，在一九三八年一年中曾兩易統帥，以寺內壽一代替香月淸司，又以杉山元代替寺內壽一。但誰來也是一樣。他們的三十萬大軍，只能偏促於幾個大城市和幾條鐵路綫，在這些點和綫以外，就是八路軍的勢力範圍了。甚至就在這些點和綫內，也有我軍抗日活動。

在保衛大武漢時期，我軍的游擊戰爭，更加蓬勃開展，敵人的交通綫常被襲擊而中斷，敵人的城市常被收復或攻入。在光復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抗日民主的解放區。並依靠着這些解放區，來配合保衛大武漢之戰。

游擊戰爭的開展與新解放區的開闢

一二五師一部坐鎮晉西，在配合保衛武漢時期，曾粉碎敵人六千兵力對呂梁山解放區的進攻，並曾屢次主動出擊，在汾離公路上獲得了三戰三捷的戰績，斃敵一〇九師團一〇八旅團長山口少將以下一千二百八，焚汽車三十輛。有趣的故事也曾在這裏發生：敵某聯隊長於一再挫敗之餘，曾向我駐防晉西的六團團長楊勇同志寫了一封信，大略是說：「前與貴軍交戰，遺憾萬千……惟敝軍不願山地作戰，願約貴軍到兌九峪一帶決一雌雄……」（兌九峪是在平原上）。楊勇同志也回他一信：「閣下來隰縣山間一較可耳……

：」敵終不敢一試。由於一一五師在晉西的活動，不但使敵人受到很大損失，而且也鞏固了河防，使敵不敢渡河西犯。

自從五六月間，三十五軍因開入綏遠失敗，被迫撤退後，敵人曾大肆吹牛說：「中國軍隊不敢再來綏遠了！」『誰敢來綏遠，就把誰消滅！』我們針對着敵人的欺騙宣傳，八月間，一二〇師奉總部命令派遣一支勁旅，偏偏北出綏遠，向綏遠北部蒙漢雜居的大青山挺進。自包頭而東，一道青崗貫串着綏遠全省，這便是大青山脈。翻過山去，是烏蘭花。我軍於九月三日佔領陶林，十月佔領烏蘭花（百靈廟西）。我們的部隊在那裏打了許多勝仗，但總還感到不滿足，因爲在那樣廣闊的原野上，村莊相隔百十里，敵人又有汽車和騎兵，有好幾次敵人打敗了仗，可是迅速逃脫了。我們的步兵追不上他們。爲着戰鬥需要，這年十月，八路軍一個騎兵排在大青山出現了。這是在一個勝仗之後，由羣衆捐來的馬匹而成立的。接着成立了更多的騎兵部隊。作戰也繳獲了不少馬匹，民衆也帶着馬匹來參加部隊，馬匹是一天天增加着。我們的步兵，也就逐漸變成了騎兵了。於是我們的鐵騎兵，就在邱陵起伏、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縱橫馳騁，更有效地打擊敵人。

一二〇師另外又派了一個勁旅，深入雁北察南，配合着晉察冀的部隊，積極打擊敵人。

五月間，一二九師徐向前副師長率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主力各一部開入冀魯豫大平原，威縣一帶，打跑了敵猜水部隊，一時縱橫馳騁，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消滅僞軍六

七萬，光復了三十餘縣。我軍不斷向東發展，到抗戰一週年紀念時，我們的活動，已到達渤海之濱了。

在配合保衛武漢期間，我一二九師曾幾次發動了向平漢、津浦綫的總破擊，把這兩條交通綫切成了好幾段，等他修好又破壞，又打他一頓。

在山東泰安一帶，當韓復榘不戰而退時，由中共地方黨員領導着一羣平津流亡同學和當地農民，以三桿破槍起家而發動起來的山東縱隊，到三八年秋已成立了九個支隊，共達三萬人。他們接連曾收復十幾個縣城。在膠東方面，蓬萊、黃縣、掖縣成立了最初的解放區，於八月間攻入濟南，又幾次進出烟台，佔領威海衛，破壞鐵路百餘里。在魯北方面，我地方黨幫助「抗戰老八」范築先，開闢了魯西北三十多縣，由一個營的武裝發展到二十六個支隊。

尤是使敵人震驚的，是我八路軍向冀東的挺進。冀東是「七七」事變前就喪失了的國土，現在那裏却突然出現了久爲民衆所期待的八路軍。這支八路軍是在中共中央和朱彭總副司令的命令下，由在雁北活動的宋時輪支隊和在平北活動的鄧華支隊匯合而成，名爲宋鄧縱隊，於三八年夏天跨過了平綏路，沿途克復了無數敵人據點和縣城，向冀東開去。我軍在前進路上到處得到民衆熱烈歡迎與幫助，在襲擊平谷縣城時，附近山脚下某村一個十三歲的小孩，也能自告奮勇，幫助我們找梯子、斧子、繩子做爬城工具，並堅決要求帶路去攻城。攻入縣城時，小孩就大喊「捉漢奸！」我軍進到薊縣附近某村

時，準備襲擊五里鋪，一個老太婆說：「我也去！」她兒子被偽軍捉去，生死不明，後來我們捉住一個巡官，她一定要上前用針刺他。我軍進入「滿洲國」境內，老百姓半夜開門見了中國部隊，興奮得像瘋了似的說：「想不到這輩子還有今天！」

八路軍開到冀東的消息，很快傳開了。幾年來含垢忍辱，飲淚吞聲的民衆，始而興奮，繼而像炸彈似的爆炸了。他們在洪麟閣、李運昌二同志的領導下，於七月間爆發了抗日的武裝大起義，組織抗日聯軍，民衆武裝風起雲湧，號稱數十萬。他們佔領了幾乎全部縣城，東至昌黎、盧龍、灤縣，西至玉田、寶坻、薊縣，中心區是在遷安、遵化、豐潤。在北面，起義羣衆會襲擊承德飛機場，放水衝毀了飛機八九架。唐山煤礦工人七千餘人，響應冀東人民的起義，也在趙各莊首先發難，逮捕漢奸走狗，炸毀礦山油庫，成立了義勇軍三個隊。我宋鄧縱隊開到了遷安和薊縣一帶，就和起義武裝取得聯系，幫助他們整理部隊，統一行動，開始創造冀察熱遼解放區。這時八路軍和起義武裝聲勢浩大，驚破敵胆，敵就掉轉頭來，進攻與鎮壓起義。敵人想肅清冀東的企圖顯然失敗了，直到現在，冀東人民更頑強地在八路軍領導下打擊敵人。

屹立於北平側翼的平西解放區，在三八年初，就爲我軍所開闢。平西的中心地區，名爲野山坡，崇山峻嶺，民風強悍，文化比較落後，該地居民，在民國十八年才知道有民國。可是我軍開到此地後，經過了艱苦的羣衆工作，逐漸地把部落式的村區轉變爲進步的抗日模範區，而強悍的山民正好成爲英勇頑強的抗日戰士。我軍自進佔平西後，常

常活動於平郊西山一帶，有時彈雨横飛北平城樓，使敵偽一夕數驚。

晉察冀邊區擊退敵二十五路圍攻

晉察冀邊區，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成爲敵人的心腹之患。其範圍，最初只包括平綏、平漢、同蒲、正太四條鐵路間的北岳區，但戰略上已很重要，因爲地勢居高臨下，可以隨時向四條幹綫出擊。（後來該區又包括冀中、平西、平北、冀東在內，對敵人威脅就更大了。）

北岳區幾次大出擊，曾使敵人大爲震動。如二月九日夜間，部隊領着民衆分九路向平漢綫全綫出擊，一夜間克復新樂、定縣、望都三城，摧毀了新樂、清風店、望都、保定、滿城一帶的漢奸維持會，活捉大批漢奸和鬼子，大批民衆破路，並割回電綫數萬斤。「七七」週年紀念時，我軍又向平綏、平漢、正太大出擊，血戰數晝夜，炸毀北平城北的石景山發電廠，北平頓時成了黑暗世界，敵偽嚇得城門緊閉。敵偽報紙也恐懼地哀叫：

「共產軍乘日軍大舉圍攻武漢之際，肆意猖獗於晉北、察南、冀東諸地。……彼等總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峯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屬支臺。近益擾亂內長城綫，威脅北京。……以價值論，漢口五台，各爲國民黨軍及共產軍之根據地，日軍決心一面圍攻武漢，一面進剿五台。」（十月十六日漢奸正報

敵酋杉山元經過了周密的準備，集中了一一〇師團、一〇九師團、二六師團、獨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團等三萬餘人，於九月二十日依四周鐵路分二十五路向邊區大舉進攻。這時，我們的部隊和民衆都更有鍛鍊了。我軍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來抗擊敵人，敵人找不到我軍固定陣地，常常於撲空之餘，遭受痛擊。九月二十九日，廣靈西南張家灣一戰，打死敵二十六師團聯隊長正亞大佐以下千人；同日於伯蘭鎮（五台東南）又殲敵獨立第四旅團清水部隊長以下六百餘。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張家灣伏擊戰，殲敵獨立第二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山崎少佐、歸森炮兵大尉以下三百六十餘人。十一月三日，殲滅五台東犯之敵，斃一〇九師團一三五聯隊蛸野大隊長以下五百餘，繳大炮四門，活捉鬼子二十一名。於是我軍大舉反攻，十二月底，阜平一戰，奪下該城，敵人的大圍攻最後被粉碎了。我軍與敵苦戰近兩個月，戰鬥一百幾十次，敵死傷共達七千多，損兵折將，狼狽竄回。

當敵人進攻邊區時，中外人士異常關心。英國政府曾經電詢我外交部，關懷敵後抗戰。我外交部長王寵惠向英國聲明：我軍仍在華北敵後堅持，五台山根據地依然屹立。

八路軍為了配合保衛武漢，在幾個月間，進行了約一千次戰鬥，打死敵人二萬以上，繳獲步馬槍八千多，輕重機槍一百五十挺，燬汽車八百餘輛。尤其重要的，是牽制了敵人大量的兵力，收復了許多失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解放區，因而打下了持久抗戰的基礎。

六　新四軍開入大江南北

新四軍的成立

當八路軍在華北鬧得轟轟烈烈時，新四軍也開始改編和出動了。新四軍在改編前，原是散布於湘、鄂、贛、豫、閩、粵、浙、皖等省十三個地區的游擊隊，這十三個地區就是（圖四）：

一、浙南區：在福鼎、泰順、平陽、瑞安、溫州一帶；

二、閩北區：在崇安、邵武、武夷山一帶；

三、閩東區：在福安、南屏、政和、松溪、慶元一帶；

四、贛東北區：在浙贛路北部、鄱陽湖以東、浮梁、婺源、都昌、樂平一帶；

五、閩南區：在南安東北、漳浦、平和、饒平、詔安、雲霄一帶；

六、閩西區：在上杭、永安、龍岩一帶；

七、閩贛瑞金區：在長汀、武平、石城一帶；

八、粵贛區：在南雄、大庾、信豐、南康、安遠一帶；

九、湘南區：在上游、崇義、汝城、郴州、宜章、樂昌一帶；

十、湘贛區：在茶陵、永新、蓮花、分宜、安福一帶；

十一、湘鄂贛區：在武昌、長沙間以東地區，如瀏陽、平江、修水、銅鼓、陽新、大冶等地；

十二、鄂豫皖區：以立煌為中心，在大別山內；

十三、豫南區：在桐柏山內，以竹溝為中心，包括確山、信陽、南陽等地。

在抗戰前，以上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常常要與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敵人作戰，很艱苦地將陣地堅持下來。這些游擊戰爭的經驗對於新四軍以後在華中敵後堅持抗戰是很有用處的。

在抗戰爆發後，南方紅軍游擊隊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中間經過許多波折，終於共同決定，把這些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十月十二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表了給這個部隊以「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番號，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十一、十二月間，以上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都奉到中共中

央的命令，派出了代表，具體籌備部隊的改編。一九三八年一月，就在南昌成立了新四軍的軍部，宣佈正式改編，成立四個支隊，共一萬二千人。

新四軍由成立到全部集中，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原來分散在八個省四十幾個縣的部隊，在沒有任何現代交通工具可資利用而只能靠步行的條件下，要在短期間集中起來，已經不容易，何況在談判期中，又吃過友軍欺騙的虧，使得一部分指戰員，對於集中不免發生懷疑。他們恐怕部隊在沒有打日本之前，就有被零星消滅的危險。還有部隊家屬，內戰時本來就受盡壓制與剝削，部隊遠離家鄉以後，怕安全更無保障。但是，他們在中共領導下，有高度政治覺悟，雖有以上疑慮，終在中共的號召與說服下，願意離開家鄉，困難終於克服，在四個月的短期間，全部在皖南和江北集中了。假如不是為了顧全大局，不是為了團結抗戰，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們退出這些地區的。

可是在國民黨方面，一開始就採取欺詐的方法。

在改編時，國民黨曾答應：對新四軍原來活動的十三個地區，以民主的方式解決當地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保證新四軍家屬的安全；補充武器，補充新兵。但當新四軍離開以後，國民黨就全部違反了諾言，以武力去佔領那些地區，許多新四軍的家屬被殺害了。如在湖南，連我們彭副總司令的兄弟也被殺害，就是典型的例子。

說到補充，也是食言。新四軍的武器，是多年內戰用舊了的武器，有的缺少撞器，有的長槍鋸成了短槍，有的埋在地下許久才挖出來，還有的是刀矛之類的原始武

器。國民黨明知拿這些傢伙去打現代化武裝的日本法西斯，是困難的。但它就不履行諾言，不予補充。

這些困難，新四軍怎樣克服呢？

當時新四軍的口號是：「一切靠打勝仗來解決！」

新四軍闖入大江南北和處女戰

新四軍出發抗戰，東進的路綫有兩條：一條是江南，被指定在京滬間打游擊，主力與軍部都在這一路；另一條是江北，那裏有一個強有力的第四支隊。

當新四軍東進時，正如八路軍北上時相同，沿途遇見了許多國民黨剛從京滬失敗退下來的軍隊，他們的情緒很壞，對於日本是害怕的，他們看到新四軍武裝這樣壞，很替新四軍担心，認為新四軍到敵後去是很危險的。有位國民黨軍隊將領某君，見了我們第一支隊的支隊長陳毅同志後，很不客氣地說：「陳司令！你們軍隊有優良紀律，作為一支政治宣傳隊是很好的，如到東綫去打仗，請聽下文分解好了！」

這證明他們當時對新四軍是看不起的！

但是，新四軍並沒有因此喪失信心。新四軍江南部隊，於一九三八年六月，進至南京、鎮江、丹陽、句容、金壇、武進、溧水、高淳、蕪湖一帶地區，把這一帶廣大的農村很快就從敵偽手中解放出來，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有名的蘇南解放區。當新四軍初

到這一帶地區時，也正如八路軍初到華北時所遭遇的相同，這一帶所有交通要道與大城市都被敵人佔領了，鄉村則成爲土匪僞組織的世界！國民黨的軍隊、政權、黨部，都向後潰退了。情形十分混亂。新四軍開入敵後，穿的是黃色軍衣，老百姓起初拿了太陽旗來歡迎，以爲是日軍下鄉。以後知道是中國軍隊，才大喜。不過他們看到新四軍的裝備這樣壞，對於這支隊伍的戰鬥力還表示懷疑。有一回，我們有一個支隊司令部住在南京附近農村中一個地主士紳的家裏，這房東很高興，他們一年來沒有見過中國的國旗和中國軍隊了。到處是土匪，使他們很恐慌。因此，見到新四軍，招待很好，可是第二天一清早這房東却拿了便衣給我們的同志，並說：「你們要小心，打日本不是好玩的，你們只有七條槍，怎樣打日本呢？還是穿上便衣，我可以保護你們。」

這說明了：當時國民黨軍隊也好，老百姓也好，只從裝備上來看新四軍，而沒有看見新四軍堅強的素質，所以都替新四軍担心。

同時，敵人在上海南京大勝後，對中國軍隊十分輕視。敵人警戒很疏忽，有許多車站、小城市、大鎭子都不放哨，行軍側翼也沒有偵察，他以爲中國百萬大軍失敗後，中國軍隊不可能再到那裏了。所以新四軍最初戰鬥中都能勝利地襲擊敵人。

新四軍進入江南不久，於六月十八日，在鎭江到句容的公路上的衞崗地方，開始了第一次戰鬥，截擊由鎭江南下的敵人軍用汽車隊，戰鬥結果，五輛汽車被擊毀了四輛，並擊斃日寇土井少佐和梅太蘭尉以下數十人，繳獲了許多槍枝和大批日本鈔票。這是江

南新四軍勝利的處女戰。附近居民看到我軍初到就打勝仗，均大感欣快，一時聚集來觀看勝利品者有數百人。當時陳毅同志曾戲作七絕詩一首，詩云：

「抗日旌旗到江南，
終夜驚呼敵膽寒，
鎮江城下初遭遇，
脫手斬得小樓蘭。」

接着，七月一日，又襲擊了敵人的新豐車站（鎮江丹陽間的車站）。這次戰爭是很有趣的：在新豐車站旁一所小學校內住有敵人一個中隊（約一百八十人），小學外面是土牆，沒有防禦設備。新四軍將敵人包圍後，敵人還不知道。我們一個偵察班很蔭蔽地接近學校門時，門是開的，並且沒有哨兵。偵察班就大胆的進去了，看見日軍的寢室裏，還點着燈，但都睡得像猪一樣。偵察員看見牆上掛了武器，就輕手輕脚地慢慢地將槍拿出來。我們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同志，看見桌上有一個鬧鐘，他去拿它，不料鐘就噹噹噹的響起來，日本鬼子驚醒了。偵察員們就退到院子裏，日本鬼子亦膊下來了十幾個。有的開始打槍，一個日本軍官說：「不要放槍，要捉活的！」可見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輕視。日本軍官拿着長刀衝向前來，來砍我們兩三個同志，我們將他包圍了，但是一下子打不倒他。這時那個小同志做了一件好事，他很快跑上去抓住敵人的睾丸，將他拉倒。其他同志一手槍結果了他。這時日軍從樓上打槍丟手榴彈，我們開始用火攻。鎮江、丹

陽的敵人來援，被我四面的伏兵打退。經過了四個鐘頭，這所小學被埋葬在融融的烈燄中，除了跑走三個以外，敵人全部被火葬了。這次戰鬥，我軍也傷亡五六十名。

在一九三八年六、七、八三個月中，新四軍江南部隊，進行了三十餘次戰鬥，給敵人很大打擊，民衆大大興奮起來，自動起來幫助新四軍。有一次，日寇強迫一個農民帶路去打新四軍，他藉口回家拿東西，將這事祕密地告訴了他的老婆。等他把敵人帶到目的地時，新四軍早已離開了。原來他的老婆請旁人飛跑去報告新四軍，因此新四軍早就知道。這不過是軍民關係的一例。

敵人對新四軍也改變了態度。他們不敢再大意了，開始加強工事設備。這時駐南京近郊十五師團的一個聯隊，因爲挨打最多，松野聯隊長就大發傳單，說新四軍不講「道義」，不會打仗，只會偷偷摸摸，不配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軍人，要求與新四軍定期決戰。新四軍也寫了傳單答覆他，答應他的決戰要求，並要求來打一個公平仗，雙方以同樣武器裝備來打，請英美友邦派人來做評判員。如果我們打輸了，我們就退出南京區域，不再來麻煩他們。如果他們打敗了，就請他們退出中國。

還有一件有趣的故事：一九三九年元旦，國民黨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冷欣，請新四軍陳司令吃飯及參加元旦閱兵。半年來我們捉了不少的俘虜，繳獲了很多日本軍用品，（那時我們排長以上的幹部都穿日本軍衣），我們時常送給他一些勝利品，他很高興。三八年底，他的部隊破天荒地捉了一個日本兵，這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要他的參謀帶隊

司令去看這個俘虜。同去的有許多國民黨軍官，於是就開始了第一、二、三、四的介紹。陳司令在最後。當介紹前面那些人時，那日本兵冷淡的沒有任何表示。當介紹到陳司令的時候，翻譯說：「這是新四軍的陳司令。」俘虜立刻起身對陳司令一鞠躬。翻譯問他為什麼對陳司令特別尊敬，他說：「新四軍會打仗。」事後據這些國民黨軍官解釋：「這個俘虜很左！」因此名之為「左派俘虜」。但當時他們大家臉上是禁不住有點發熱的。

從這個事實，也可以證明：新四軍在江南的半年作戰，給予敵人士兵以怎樣強烈的印象！

至於新四軍的江北部隊，他們三八年五月就進到安徽巢縣、無為地區，那時敵人正向合肥進攻，企圖由巢湖東岸渡到西岸，他們在蔣家河口上和敵人打了第一仗，完全擊潰了巢湖登陸敵人，繳獲了許多槍枝和一面日本軍旗。接着，又在勝利的進軍中解放了淮南路兩側的地區和津浦路南段兩側的地區。

從此，新四軍不論在江南、江北，都展開了廣泛的游擊戰爭，使敵人逐漸感到寢食難安，漢奸偽組織聞風喪膽。

第三章　武漢失守到百團大戰

一　武漢失守後的敵後形勢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武漢廣州後，回顧後方，感到無限惶恐。在武漢失守前就被敵人看做滅亡中國的「絆脚石」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的頭兩年中，不但沒有爲日寇的數十萬大軍所消滅，反而眞的把日寇的泥腿絆住了。敵人佔領武漢後，不能不立刻改變戰略，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採取了以政治誘降爲主，以軍事進攻爲輔的方針，而將戰事重心移向敵後，對八路軍新四軍進攻。於是敵後變成了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

正面大規模作戰是驟然停止了，前綫敵兵源源向華北敵後轉移，華北敵人由十三個半師團增到二十二個師團，人數超過四十四萬人，比抗戰第一年增加了九個半師團，比第二年春夏間最多的時候還增加了三個半師團。在華敵人全部兵力的一半以上，都壓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身上了。

這時敵人學乖了。一方面，『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已經破產，另一方面，在過去兩年又挨夠了我們的老拳，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是不好對付的，所以改唱『百年戰爭』，『掌握民心』，並要與我進行『比賽忍耐力的鬥爭』。從此，敵人就陰謀百出，花樣翻新。

一九三九年春，華北敵人頒佈了所謂『治安肅正計劃』，提出中國內戰時期反共『英雄』們所早已唱濫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強調『軍政　民一體』的『總力戰』，在軍事上提出了『鞏固點綫，擴大面的佔領』的方針。

一九三九年九月，華北敵酋杉山元滾蛋，多田駿上台，更提出『竭澤而漁』的『囚籠政策』，實行『分區掃蕩，分散佈置，靈活進剿』的『牛刀子戰術』。所謂『牛刀子戰術』，是日本語，取中國語『殺鷄焉用牛刀』的意思，表示八路軍雖『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來對付。

戰局是空前的緊張，『掃蕩』是越來越加緊了。抗戰第二第三週年，敵對華北千人以上的『掃蕩』，有一〇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萬左右。其中一萬人到二萬人的大『掃蕩』，有七次，三萬人以上的大『掃蕩』，有二次，還有一次六萬人以上的最大『掃蕩』。配合這些『掃蕩』，敵人大事修築鐵路、公路、據點、碉堡。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兩年中，敵在華北修復的鐵路有一八七〇公里，公路一五六〇〇公里，新建碉堡據點二七四九個，一九四〇年的碉堡據點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敵人在華北兵力雖有四十餘萬，但由於據點增加，兵力分散，大感不敷應用。這時汪精衛已投敵，敵人就利用汪逆加強「以華制華」政策，大量有計劃地培植偽軍。到一九四〇年底，華北偽軍已達十四萬人，國民黨軍隊這時就有投敵後改編爲偽軍的，如駐防綏遠的三十五軍游擊支隊丁其昌，東北挺進軍白鳳翔，先後率部（共約一萬三千人）投敵，豫北的CC分子張嵐峯，也率數連叛變，使偽軍勢力增大。

從武漢失守，汪精衛投敵後，國民黨在政治上就開始倒退，他們錯認爲日本人再不會向他們進攻，因此，他們的敵人似乎已不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八路軍。他們把抗日政策改變爲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專制獨裁，法西斯主義又在國民黨統治人士中抬頭。一九三九年六月，頒佈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規定了鑽進共產黨內部來破壞共產黨），「九月，又頒佈了「異黨問題處理方案」（規定了可用軍事進攻來對付共產黨）。此後，共產黨被稱爲「奸黨」，八路軍新四軍被稱爲「奸軍」甚至「匪軍」，解放區被稱爲「偽邊區」甚至「匪區」，其口吻幾與日寇無異。抗戰初期，他們把華北棄如敝履，但到了八路軍用苦戰光復了國土，打開一個抗日局面之後，這些先生們又忌恨叢生，紛紛派軍北上，要從八路軍和抗日人民手裏去「收復失地」。

他們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軍退過滄石路與正太路以北之綫，一方面調集二十六個師，以中條山爲基地，驅非嫡系部隊爲前鋒，嫡系部隊在後督陣，自南而北向我進迫。當時日寇正由張家口、北平一綫，自北而南向我「掃蕩」。國民黨反動派的行動，正與

日寇遙相呼應。舊日被敵截留於敵後的石友三、張蔭梧、秦啓榮、趙雲祥、胡和道等，當他們托庇於我軍時，皆曾相安無事，這時，他們在國民黨當局反動政策的指示下和特務活動的陰謀下，也就勾結敵寇，襲擊我軍後方，殺害我官兵，破壞我解放區。這些無恥的傢伙，還高唱所謂「曲綫救國論」，決心聯日反共，把他們的賣國的滔天罪行粉飾爲「先聯合日本，打倒八路軍，然後再行抗日」。至於國民黨統帥部應該發給八路軍的每月六十三萬元，也被盤踞高位的親日派頑固分子所取消，企圖從經濟上來打擊我軍。

鹿鍾麟於一九三八年秋，奉國民黨當局命令，前來華北成立冀察戰區，設立河北省府，當時八路軍曾竭誠歡迎，亟望精誠團結，堅持敵後。不意隨鹿氏而來者有一大批國民黨反共特務，挾持鹿氏以省府名義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還由山東調石友三、高樹勳等軍突入冀南，由中條山黃河邊調朱懷冰、龐炳勳等挺進太行。他們襲擊八路軍，屠殺八路軍少數人員，活埋抗日軍民家屬，包圍抗日縣府，剝奪敵後人民的抗日民主權利，他們各自爭委縣長、區長，以至一個縣內，既有僞縣長，又有頑固派縣長，甚至同時有五個縣長存在。弄得民怨沸騰，民情激憤，民衆對於他們的姦淫擄掠，紛紛控訴到抗日民主政府，案如山積，日寇漢奸，則在北平大開慶祝會。八路軍一再忍讓，彭副總司令曾親往冀南訪鹿鍾麟，劉伯承師長曾一再分赴各方磋商，他向朱懷冰說，「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實在再沒有地方可退，你們總得讓我們抗日有地！」這種苦口說服，反被目爲示弱，張蔭梧且宣傳：「八路軍怕統一戰綫破裂，」因此，石、張、侯、朱輩進攻益

急，人民受害愈甚。

這時我們處於日寇和國民黨的兩支大軍夾擊中，處境十分艱難。但是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華北抗戰的既定方針，努力鞏固解放區，誓與華北民衆共休戚。在軍事上，針對着敵人的「聯合掃蕩」與「囚籠政策」，進行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的反「掃蕩」戰與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在這個時期內全華北都展開了反「掃蕩」。在晉冀豫，三九年七月曾粉碎敵人六萬大兵的圍攻，在冀魯豫，經三八年到三九年底，連續粉碎敵人四次大「掃蕩」。三九年二月，一二九師陳賡旅在威縣香城固創造了平原殲滅戰的偉績，一小時內殲敵兩個中隊。在其他地區，還有許多值得大書特書的戰績，將在下面來講。

儘管八路軍有這樣大的戰績，儘管我們對友軍的無理磨擦一再忍讓；但在國民黨「反共第一」的政策下，親日派終於陰謀策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軍正式向我開火，並且居然向我總司令部駐地進攻。當時情勢危急，迫不得已，予以還擊。進攻者挑衅者朱懷冰，來勢洶洶，作戰時居然有日本飛機配合，於是他勾結日寇的事實暴露，激起其部下士兵的憤慨，一經接觸，其內部即土崩瓦解。朱懷冰身爲軍長，居然逃向日軍駐地邯鄲，經道清路平漢路坐了敵人的火車回大後方，至今還在大後方做官，消遙法外。

這次磨擦與反磨擦鬥爭，不僅是民主與反民主之爭，而且是抗戰與投降之爭，這在以後看得更明顯，如果我黨我軍當時未能妥善應付，克服反共高潮，則華北早已爲國民

黨所斷送，從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敵後戰場，也就不會有中國戰場。那時，日本法西斯將如何氣燄萬丈，而美英盟邦打垮日本的事業，更要多付多少生命，增加多少困難，這些都不難想像了。

武漢失守後，總的形勢就是如此。下面分別來說冀中、晉察冀、山東、華中以至華南許多出奇制勝的戰績，和一九四〇年震動全國震動世界的百團大戰。

二　冀中平原反「掃蕩」

一二〇師開入冀中

冀中是處在津浦、平漢、北寧與滄石四條幹綫之間的大平原，人煙稠密，物產豐富。這個解放區自從在呂正操將軍領導下開闢以來，對平津敵人威脅特別大，因此「掃蕩」與反「掃蕩」也就特別頻繁。在這個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敵人可以發揮技術兵種的威力，我們則以劣勢裝備對抗強敵，戰鬥的殘酷是可以想像了。

三八年冬，敵寇曾連續對冀中進行了兩次「掃蕩」，都被呂正操將軍所部擊退。為着堅持那裏的嚴重局面，一二〇師奉總部命令，由賀師長親自率領所部進入冀中。於十二月二十一號由晉西北出發，冒着十二月的風雪，通過敵人的層層封鎖，向冀中開進。每次過鐵路，賀師長總是親自斷後，在黑夜裏巨人似的橫跨在鐵軌上，鎮靜地指揮大

隊人馬，秩序井然地通過。

二月初，部隊到達了冀中。久經山地作戰的戰士們，當那「豁然開朗」的大平原出現在面前時，都揚着手歡呼起來了。大家紛紛談着：「我從當紅軍到陝西，到山西，走過多少地方，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大平地！」「中國眞有好地方，這樣的平原，也是屬於中國的呀！」說說笑笑，非常高興。

第一戰

一到冀中，就打開了。

二月二日，敵人開始了對冀中第三次戰役進攻。早晨，河間敵人向附近村子強拉了百多輛大車，狡猾地向老鄉撒謊說：「明天出城打游擊。」但一吃過早飯，四五百敵人就出發了，剛出城走到三里莊，老百姓就騎上自行車，抄着近路飛也似的向我們來報告了。

上午九時，敵人沿大道到達營中堡、杜中堡，一開始就向曹家莊我軍陣地炮轟。第一個炮彈落在村旁的地裏，黃土向四面飛濺，沒有打中一個人。但炮火越來越密了。戰士們蟄伏着，每人心裏都記着這兩句話：「這是我們到平原上的第一仗呀！一定要打得漂亮，來回答老百姓！」

炮彈在陣地上造成灰塵的烟霧。炮聲稍稀，敵人衝過來了。一個個黑點在平地上移

動，看得很清楚。當敵人接近我們前沿陣地時，另一陣爆炸聲代替了炮聲。我們的戰士跳出戰壕迎了上去，雨點似的手榴彈投過去了。

剩了少數敵人，向後逃去。

敵人起初不知道我們正規師的主力到了冀中，以為仍是游擊隊。這一下可得叫他們明白明白。

炮火又密集了。我們只是不衝。平原打仗和山地不同，運動容易暴露目標，火力容易發揚。一二〇師在進入冀中以前，曾研究了平原作戰的特點，印發教材，所以戰士們打起仗來都有把握。敵人的炮彈不斷飛來，打着屋角，打着田裏的泥土，却打不着道溝裏面的戰士。

雙方相持了兩個鐘頭。敵人的衝鋒都失敗了。我們追在敵人後面，也開始了短兵突擊。敵人佔領了曹家莊東面的墳地。我們繞到他背後（這時敵人正注意前面），一頓手榴彈，打得敵人慌張地向杜中堡退却。料不到杜中堡已被×團抄襲部隊佔領。敵人受了猛烈的火力殺傷，只得折向中堡店。我軍繳獲極多。

下午三時，敵人從任邱分三路前來增援，又被我們預伏部隊打回去了。

傍晚，困守中堡店的敵人在牆上挖槍眼，預備死守。中堡店和解中堡是接連的村子，相去不到半里，解中堡為我佔領，我們部隊從後面悄悄摸向中堡店，把手榴彈往牆裏擲。手榴彈炸得鬼子吱吱叫。近半夜，殘敵向河間逃了。我軍立即追去，直將敵人追

到河間城，衝進西門北門，佔領了一部分街道。到了三日上午，戰鬥結束，我們自動撤退。

這一仗，敵人傷亡二百餘，損失了八九十大車的軍用品。老百姓看到我們打了勝仗，蒸雞蛋糕來慰勞，良村有個老百姓，正舉行婚禮，聽了好消息，興奮得衣服都不換，穿戴着長衫禮帽來幫我軍抬傷兵。

繼續戰鬥

二月四日，我作戰部隊在大曹村休息。師部在朱灣裏。

住在師部的國民黨聯絡參謀，知道我軍打了勝仗，說是代表蔣委員長來大曹村對部隊嘉獎，但他一到，該地就發生了敵情，聯絡參謀不辭而逃。這時，敵人已分從沙河橋、河間、獻縣各個據點，調集兵力一千名以上，在小劉莊集結。九點鐘，大雪已經停止，激烈的戰鬥就展開在大曹村的東面。隨着炮彈的爆裂，一團團的白烟昇起了。

「毒氣，毒氣！」

「堅決不動搖！注意敵人衝過來！」

「用濕手巾蒙住嘴巴！」

但急切裏找不到水，戰士們就用雪裹在手巾裏代替水。敵人屢次猛撲，二次三次都被打退。我軍中毒戰士不少。這次是因爲敵人上次遭了打擊，用毒氣來報復了（以後敵

入並曾幾次施用毒氣進攻）。

下午，我們實行局部反突擊。敵人退到第二綫，我們佔領了墳地，與敵人相隔僅一百米達左右，相持到夜裏，我軍用白刃衝擊，打垮敵人，繳了八十輛大車。殘敵三三五五，一面抵抗一面逃竄，由小劉村、曲堤逃回城裏。深夜二時結束戰鬥。

看見我們打了勝仗，冀中民衆開心極了。慰勞品像潮水般湧進來。有個老太太拄着拐杖提着小籃子親自送來，她不知道我軍番號，只說：「慰勞那些穿皮大襖的。」

戰士們明白了，平原打仗並不困難，毒瓦斯也並不可怕。平原路多，村子大，有的地方一里半里就有村子，每個村子都有一二百家。敵人不容易知道那村子有我軍，他們的機槍、大炮，就不易找目標，步槍子彈多半打得太遠，從頭頂上飛過去。雖然路多，但我軍天天收集情報，知道敵人可能從那裏來。每到一村，必先修築一些防禦工事，把哨兵放在屋頂上。最主要的，平原游擊戰爭，必須依靠民衆，我軍進入「羣衆的海洋」，如魚入大海，接連得了許許多多勝利。

齊會戰鬥——平原的殲滅戰

師部住在大珠村，正在開大會，敵情突告緊張，住在齊會的第三營（圖五），就與敵人打響了。我第三營是有名的「鐵軍」。敵人是廿七師團渡佳行聯隊二千餘人，附飛機大炮，尋找我主力作戰。這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早晨。

我賀師長就調集主力七個團，與三縱隊一部，與敵展開激戰。

敵人把齊會緊緊包圍了。三營固守村的西南角。敵人衝進了村子，在四面放火。街道寬闊；又是磚房，所以大火還不能延燒到西南角，但四五百戶的齊會，竟被敵人燒去大半！敵人見急攻不下，又大發獸性，放起毒氣！三營對抗毒氣的辦法，只有濕手巾和簡陋的口罩而已。然而「鐵軍」的戰士決不屈服！他們將各家的庭院都打通了，把長板和梯子架在屋頂之間，使各個屋頂都能交通。守軍就在屋頂上抵抗。在最嚴重最劇烈的關頭，共產黨的支部開了三次活動分子會，每個黨員以自己的堅定的意志和模範的行動，穩定了危急的局面。

十一點鐘，我增援部隊跑步到了齊會附近。他們又將敵人包圍，並與村裏守軍取得火力聯系，外面的我軍能看見村內守軍在房頂上的活動，也能看見敵軍在磚瓦窰附近的炮兵陣地的活動。

雙方相持到下午。

四時半左右，太陽將落。火光和硝煙迷漫了整個天空。這時，村裏守軍還不能和外面部隊建立交通。「同志們！」王營長說，「我們要打破敵人的火網，把村南那座橋奪下來！那一個班去呀？」被稱爲猛虎班的第六班，在班長馬士良的率領下，就去担任這一任務。

他們在重機槍掩護下，匍匐前進，敵人不敢露頭，當敵人發現我班已接近橋頭，慌

亂地扭動槍機時，手榴彈已扔上去了。敵人把機槍拉出工事，猛虎們便乘勢衝上去，佔領了橋頭。他們不但奪取與固守了橋頭，並由班長馬士良率領，摸上去打毀了西南角上的機槍陣地。九連弟兄也衝出了村子，佔領了這個陣地。馬士良受了傷，仍不下火綫，率領戰士又回橋上固守。

遠處響起了激烈的槍聲。王營長取下了望遠鏡，擦了擦汗，高興地立即下令：「同志們！五團的援助部隊打進來了，南面敵人正向墳地撤退呢。準備追擊包圍敵人！」苦戰一天的村裏戰士們，被煙薰得像鐵匠一樣，聽到營長的命令，即刻奮勇百倍。在黃昏時，用猛烈的內外夾擊，將敵人衝垮了。

五團奪取了敵炮兵陣地。磚瓦窰做了敵人臨時火葬場，佈滿了腥臭。村裏的戰士衝出了，滿身塵土，衣服揉爛，頭上肩上全是煙屑，面孔上是汗珠，槍管熱得燙手。

深夜，殘敵從南留路、張曹村逃走，第二天，逃走的敵人，又被我主力堵截，折回找子營，在找子營又被我軍包圍了。

晚上，老百姓領着我軍去摸找子營。摸近鬼子住處，聽見裏面咭咭呱呱講話，一頓手榴彈扔進去，炸得鬼子哭嚷着亂竄，衝散了又集合，集合了又衝散，夜三點鐘，敵終被擊潰。第三天，二十五日，殘敵又被圍在南留路與張曹間的墳地，在墳地裏被困了一天。敵人東逃西竄，到處被圍，吃喝不上，二千人傷亡大半。傍晚，刮起大風沙，對面不見人。我們上好刺刀，衝進墳地，却撲了空，鬼子乘風沙溜走了。見墳地中挖了一個

井，挖了一丈深還不見水，可見敵人的狼狽。

立刻追去，在路上，聽老鄉說，三個鬼子整整喝了一桶水。一路敵人又被截擊，逃回城去已剩不多。這樣結束了三天三夜的平原殲滅戰。

這一仗，光打死敵人就有七百多，打傷的更多，俘敵七名，繳獲無數。在墳地裏，曾掘出一個坑，見下面是敵屍，就不掘了，後據說敵人在下面藏了大炮，後來又被偷偷取回，很是可惜。這一仗，賀師長因在前綫指揮，中了敵人的毒瓦斯。三營營長王洋法同志，也在追擊敵人時負傷。

齊會之戰以後，接着還打了許多激烈的戰鬥，直到今天，冀中老百姓還留傳着這些英勇事蹟，稱賀龍師長爲「活龍」，因爲他所率領的隊伍打起仗來，恰如生龍活虎一般。

在更艱苦的環境下堅持平原游擊戰爭

從一九三八年冬天起，連續經過幾次戰役「掃蕩」後，冀中所有大城市和一部市鎮，都暫時被敵人佔去了，敵人建立起無數據點，並加緊建築公路網和封鎖綫，不斷組織對我軍的合擊。

當敵後鬥爭進入如此艱苦的階段時，華北有名的反共分子張蔭梧就活動起來。他在抗戰前是河北省行政督察員兼民軍總指揮，日寇一到河北，他就逃跑了。八路軍打開了局面，建立了根據地，他就回來向八路軍「收復失地」。一到冀中，他就大貼佈告擁

散愛國團體，禁用晉察冀邊幣。敵人漢奸，就在他所貼的佈告旁邊，大貼標語：「歡迎張蔭梧反正！」敵人第一次「掃蕩」冀中時，他配合敵人，調巨大兵力向我後方博野、蠡縣襲擊，結果，又由他的手將兩縣不經戰鬥「和平地」奉送給敵人。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間，正當河間、任邱、肅寧地域戰事緊張時，張蔭梧又率領五千餘人，開入八路軍後方，屠殺我八路軍將士四百餘人，造成有名的「深縣事件」。當時張蔭梧給蔣介石的電報中這樣說：

「倭寇掃蕩八路………在他人以爲大難當前，在我以爲軍政展開的機會。……」

原來反動分子的「軍政」工作，是在這樣的時期展開的！

他指使華北著名漢奸柴恩波投敵，並爲他辯護，在他給蔣的另一電文中說：

「柴恩波………爲保存實力，以施行曲綫救國（！），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爲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爲本黨作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

張蔭梧就是這種「曲綫救國論」的著名代表，其配合日寇屠殺抗戰軍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敵人並曾放水淹沒冀中，企圖困死冀中軍民。三九年夏，冀中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大清河漲水，日寇就決堤造成空前大水災，使冀中成爲汪洋一片，從七月到十

月，接連三月水都不退，被災區域達三十餘縣，秋收全部被毀，無家可歸者二百餘萬人。敵人是想用這種毒辣手段，打擊冀中軍民，然而冀中八路軍始終堅持陣地，誓與老百姓同甘苦，共存亡，以艱苦卓絕，再接再厲的精神，堅持平原游擊戰爭。

反共分子張蔭梧，因其倒行逆施，受盡民衆唾棄，不能立足，在嚴重的困難面前又復逃跑。在大水災期間，我軍控制了冀中的船隻，控制了渡河，與敵展開「水上游擊戰」，將敵人據點逼退。同時部隊還節粮救災，幫助民衆渡過粮荒。

我們又發動了「交通鬥爭」，用人力改變了地形，從三八、三九年起，普遍挖起道溝。道溝深六尺，寬五尺，剛好可通牛車，溝外有胸牆，以便我軍在行軍中隨時投入戰鬥。溝內每隔一里，挖一個弧形的或圓形溝（好像火車站的鐵軌相似），將土堆積中間，既使敵人無法順溝的縱深進行射擊，而我們的人馬特別是大車互相碰頭時，又可在此讓路。有了道溝，軍隊可以在道溝裏隱蔽運動，人民也可在道溝裏暢行無阻，獨敵人汽車裝甲車遭到意外困難，不能在溝裏走，如在田裏行駛，又時遇道溝橫阻其前，必須臨時修理道路，或在溝上舖上幾層厚板，始能勉強通過。汽車速率降爲與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時只能走八里到十二里，有的地方且根本不能走。這樣，就消滅了敵人快速部隊的特點，迫其像步兵一樣與我作戰。

三　模範的殲滅戰在晉察冀

陳莊殲滅戰

晉察冀邊區自從粉碎了敵人二十五路圍攻後，邊區的周圍是從未停止過戰鬥的。一九三九年五月，敵人向邊區北部進攻，我軍在上下細腰澗與大龍華打了兩個大勝仗，敵遺屍近千。九月，敵又向我腹地陳莊突進，於是一個模範的殲滅戰展開了。（圖七）

敵人這次進攻是經過充分準備，特別在戰術上經過多時研究，由第八混成旅團長水原率領一路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和強拉來的民伕二百餘人，首先以陳莊為目標，向邊區開始了『秋季大討伐』的序幕。

在敵人出動之前，軍區就已偵知敵人的調動，判斷敵人有進攻陳莊的企圖。而且湊巧得很，那時賀龍師長正由平原回到山地不久，於是就立刻決定，除原有陳莊部隊外，又調動主力兵團之另一部趕來參加戰鬥。該部經過幾天幾夜的急行軍，通過敵人幾道封鎖綫，還擊潰了攔阻的敵人，終於達到了指定地點。八路軍這樣迅速的調動，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敵人由靈壽城出發，天黑時進佔慈峪後，續向北譚莊進攻，經我某部迎擊，就停止前進。二十六日拂曉，敵人繼續前進，經我某兵團抗擊後，又退回慈峪。二十七日拂曉前，敵人除留一部守慈峪外，主力一千餘人，改變了原來的路綫，把山炮和粗笨輜重退回靈壽，輕裝地沿魯柏山的山麓，經灣子里於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襲佔陳莊。在敵人看來，這次進攻陳莊是採用了新戰術，開始是佯動，繼之以假撤退，在撤退中以輕裝的步騎兵避開我正面主力，繞小道奇襲陳莊。敵人得意洋洋。敵某軍官在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滿意地寫着，「不經大的戰鬥而佔領陳莊，這是指揮者的天才！」

那天正是舊曆的中秋節，敵人正在殺豬宰羊，喜慶「勝利」兼過佳節的時候，陳莊周圍卻密密地響澈了我軍的槍聲。

猛烈的攻擊，使敵人澈夜不得休息。次日白天也是如此。既受包圍攻擊，給養又沒法來，老百姓又找不到，使敵人完全墮入聾盲飢餓狀態。

如我們指揮員所預料的：二十八日早晨，敵人被迫不得不退出陳莊。在退卻前，又使用了它的慣技——放火燒光！但是，聾盲的敵人往哪裏跑呢？敵人東碰、西碰，都遇上了機關槍和手榴彈，於是，只得沿火力較稀落的慈河東竄，企圖由山路逃脫。這却正好走進我們設好的套子裏！

當敵人走上還不到十五里路，先頭部隊剛到達破門口時，就遭我軍迎頭痛擊。一部

由北向南打它，一部由南向北打它，另一部在後面跟踪追擊。我軍反復衝鋒，激戰至下午一時，所有較有利的地形，都被我軍佔領。被圍困於魯柏山下兩個村莊——馬溝里與破門口——之敵，仍頑強抵抗。那時由靈壽方面增來援敵四五百，會合守慈峪之敵，企圖將被包圍的鬼子救出。但這個企圖，由於我預伏部隊的截擊，始終無法實現！

黃昏後，我軍就向被圍固守村莊的敵人總攻，幾次衝進村裏，與敵肉搏，慘烈異常。敵人被截為數段，死傷狼藉，到第二天天色微明時，兩個村莊也被佔領了。我軍原定計劃是要在頭一天晚上將敵全部殲滅，但因我軍一部剛從冀中開來，他們在大水中行軍，手榴彈受潮濕，十之八九打不響，所以只殲滅了一部敵人。使另一部敵人得多延長一天一夜的殘命。

二十九日拂曉，被圍的敵人分四路向以南高地突圍，用盡氣力爬上了破門口西南的魯柏山上。敵人以為上了山，居高臨下，就可保全殘命逃回靈壽。但是這終竟又成為幻想。漫山遍野都是我們的隊伍，敵人已被我們團團圍住了！

敵被圍的山頭是魯柏山的主峯，不過一里多長，北面是絕壁，南面是很陡的石坡。敵人由西面上山，想由東面逃走。但是前後都被我們交叉火力封鎖着。這羣進退不得的野獸，走頭無路地在山頂上孤注一擲。

下午二時，我炮兵（這些炮主要是敵人「送」給我們的）運動到附近山上，向魯柏山的敵人轟擊，跟着就是手榴彈的爆炸聲和殺聲震野的白刃戰。東西兩面的山頭都被

我軍衝了六七次，終因爲白天沒有掩護，不能鞏固已得陣地，解决戰鬥要延續到夜晚了。

困守在山頭的敵人，臨死前還緊急求援。在被繳獲的電報上，我軍看到敵人的惶急：

『現在西側鞍部苦戰中，閣下身邊憂慮，希望至急以飛機送彈藥糧秣及增派討伐隊。』

飛機和援敵確亦應電而來，但還是無濟於事。兩次從靈壽增援的敵人千餘，都在半途遭我猛烈截擊，載着十多輛汽車的死傷的鬼子退回去了。下午，敵機三架兩次飛來，還擲下包裹六大包，有三包落在我軍陣地上，解開看，都是彈藥和餅干。敵機拋完東西，無能爲力地向石家莊方面飛回去。太陽已經落山，死守的敵人更懊喪了。

入晚，我軍舉行全綫總攻擊。

山頭的信號槍一閃，跟着是炮彈，機關槍和手榴彈合成的狂暴的音樂。悽厲的軍號聲和『衝呀！』『殺呀！』的吶喊聲，震撼了山岳。整個山頭都已被佔了，殘餘的幾十個敵人，從南面的陡坡上滾下去，企圖向萬寺崖逃命。但也沒有一個活成。千餘敵人，其中包括『天才的指揮者』水原旅團長，及他的部下田中大隊長、川崎中隊長、北村中隊長等，都全部變成異鄉的冤鬼了。

六天五夜的戰鬥，所得戰果如下：斃傷敵人（連敵增援部隊在內）二千八，被圍的

敵人全部裝備，也成了敵人給我們的「禮物」。我軍傷亡也達五百八十四人，內有共產黨員三百八十七人，佔三分之二。清理戰場後，已是九月三十日的早晨，旭日東昇的時候。

阿部中將之死

陳莊殲滅戰以後，還不到一個月工夫，敵人又以兩萬餘大軍，分十二路向邊區舉行「冬季掃蕩」（這是第四次大「掃蕩」）。但是這一回敵人吃虧更大。頭一個仗——淶源戰鬥（圖七），敵人就損失了一個由北面進攻邊區的總指揮阿部中將和他指揮下的第二混成旅團。這個勝利，震動了全國，因為殺死敵人中將，不僅在華北是第一次，即在全中國也是破天荒的創例。

阿部是繼前次進攻邊區時，被我軍打死的常岡少將之後，來統率第二混成旅團的。該旅在「皇軍」中號稱精旅，而阿部又是特別挑選的能夠運用「新戰術」的「俊才」，他以中將資格拜受旅團長大命（敵人旅團長一般都是少將，中將是夠得上榮膺師團長之命的），來担任北面進攻邊區的總指揮，可見敵人把對邊區的進攻看得如何嚴重！

淶源大戰開始於十一月三日，敵以一個聯隊，由淶源分三路經插箭嶺、白石口浩浩蕩蕩的南犯走馬驛與銀坊。其犯走馬驛一路，剛到插箭嶺，便被我軍聶榮臻將軍所部攔腰一擊，打退回去。其經白石口犯銀坊一股，是敵十加過村部隊，計步兵一大隊，機炮

各一中隊，爲此次行動中的主力。我軍早有戒備，特派遣少數部隊先與周旋，節節誘致過村部隊向南前進。等到他過了白石口，進入到三岔口的山地險要地區時，兩旁高山突然斜插過來我軍的兩股主力，把過村部隊夾在山溝裏，打得敵人人翻馬仰。

過村自知失機，企圖掉頭往回跑，但是後路已被截斷，於是拚命南竄，勉強進到三岔口。這時，我楊成武支隊一部，由東、西、北三面環攻，將敵包圍在三岔口、上下台、雁宿崖一帶，以三面的交錯火力向敵人緊射，足足打了一天一晚，好像殺猪似的。敵人也在山溝裏翻滾了一天一晚，幾次集結力量，想衝破一個缺口，突圍而出，但是我軍愈戰愈猛，炮火愈來愈烈，結果，過村大隊，連過村大佐與步、機、炮中隊長在內，全體七百餘名，終於以山溝做義塚，仰覆在一堆死去。

這是淶源大戰的第一幕。

守候在淶源城內等候捷訊的旅團長阿部中將，入晚才知道他部下過村被圍，一急氣塞，四日早上天光才一發白，便親率所部南開馳援，後續又有淶源南下的敵人三百，到晚上，先後會合於三岔口、雁宿崖。但是，可惜他趕到的時候，過村部隊已完全死絕，只能撫屍痛哭一場而已！

第二天，阿部便執行了所謂大胆的獨立行動，以一部三百人南進到張家莊，在那裏又碰上了我們的伏兵，展開戰鬥。而原來消滅過村部隊的健兒們，這時忽又在敵人背後出現。阿部中將已經陷入了腹背受敵，進退維谷的境地。六日拂曉，阿部下定决心，統

率所部千六百人沿大道齊頭並進，南向銀坊進發。再由銀坊沿大道折回東北，企圖經司各莊、黃土嶺、上莊子，翻越王廻嶺而歸淶源。可是我軍並不願意就此罷休，就以一部緊啣着阿部的尾巴跟蹤追擊，另以有力兵團繞過山間小路，在敵人前面抵達司各莊、黃土嶺，在兩地向行進中的敵人猛襲。

敵人的先頭部隊，首先連續受到嚴重打擊。阿部不敢戀戰，指揮所部不顧死活地往北衝，全體陸續地到達上莊附近。我軍左翼部隊，也立即轉移到上莊子附近，右翼又從大道東側，趕來主力軍一支，而我們的追擊部隊，也同時趕到。於是就在上莊子附近，把敵人團團圍住，激戰一晝夜，敵人不斷向南向北狠衝豕突，都不成功。包圍圈一層緊一層，十一月七日，阿部規秀中將，就和他的部下五百餘人，死在上莊子附近。

八日晨，已經失掉了主帥的阿部殘敗軍，回轉頭來用全力向黃土嶺猛攻，企圖突圍。同時淶源新增敵五百，附汽車十五輛，經三岔口急急忙忙趕來增援，終算死命地把被圍殘敵拖回一部。

這樣就結束了第二幕。

敵酋多田駿，知道了阿部的死耗，十分懊惱，在追悼死者的輓聯上寫道：

「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

淶源大戰之後，敵人對邊區的十二路進攻仍拚死進行，約於二十三日，先後竄到阜平境內，向阜平城合擊。並以飛機十多架，協同動作。我軍以機動姿態抗擊敵人，在阜平附近曾展開了最殘酷的血戰，前後打了幾天幾夜。敵機盲目地濫施轟炸，發揮獸性，附近民房到處着火，煙柱衝天。我大軍在大雪紛飛中露營在銀白山野，朔風凛冽，刺骨裂膚，但士氣非常旺盛。我軍前後和敵人血戰四十三天，到十二月中旬，將敵全綫擊潰，斃敵四千以上，而且從敵人手中獲得了大批裝備來補充和加強自己。

四　梁山泊古戰場的襲擊突圍與殲滅

第一個獻禮

爲着堅持山東抗戰，一一五師一部由代理師長陳光及政治委員羅榮桓率領，於一九三八年冬奉總部令由晉西出發，經過長途行軍作戰，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到達山東西部。

在我軍沒有到這裏以前，山東西部沒有正規軍，只有抗敵自衛團，力量太少。敵

人、漢奸、土匪到處搶掠，老百姓遍遭蹂躪。山東人民聽到說八路軍主力快要到來的消息，許多羣衆團體和開明士紳就組織了代表團，步行幾天，跋涉幾百里來歡迎我們。從民衆代表的聲訴中，知道魯西鄆城西北的樊壩，是敵偽的重要據點。爲着回答羣衆的熱望，爲民除害，我軍就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一進入山東，就如猛虎般向樊壩撲去。

樊壩的偽軍，亂打人亂搶東西，糟蹋老百姓婦女，素爲民衆所痛恨。三月四日晚上，我軍像疾風般黑夜摸近外圍的大堤，活捉了偽軍的哨兵。俘虜立刻變成嚮導，他沿交通溝將我們帶到園子裏面去。樊壩的後園子，駐有偽軍一個連，這個連還沒來得及打槍，就被一陣手榴彈解決了。前園子是偽軍劉玉勝部的團部，深溝高壘，不易接近。我軍將園子密密圍住，痛打到天明。偽軍還不投降，惹得我軍火起，到上午八點鐘，就開始不客氣的強攻。在迫擊炮的猛烈炮火的掩護下，我們的健兒們大顯身手，開始爬牆，打得守軍沒處可躲。九點鐘左右，解決了戰鬥，當場活捉偽團長劉玉勝，及他的部下三百多。

山東哥兒們這一下可都開了眼界，親眼見到八路軍的神威！

此後，山東老鄉們不但親眼見了八路軍的英勇，還親眼見了八路軍的機智。

八路軍打罷了樊壩，依羣衆要求留下一個支隊後，主力就繼續往東走。過運河時，以騎兵進向汶上縣警戒前進。騎兵速集中了全連洋馬，戰士都穿上了日本大衣，偽裝「皇軍」進到離汶上城五里的草橋。草橋爲偽軍據點。由偵察員化裝漢奸引路，偽軍哨

兵見了他們，慌忙敬禮。騎兵連長對他講了一陣洋話，偵察員（就是引路的「漢奸」）就翻譯道：「聯隊長來閱兵的！」偽大隊長也立刻出迎，並集合隊伍，等候「太君」檢閱。我們等偽軍集合好了，就突然將他們包圍繳械。直到現在，那裏的老百姓還流傳着八路軍草橋「閱兵」的故事。

陸房突圍

我軍進入山東後的第二仗是對潘莊漢奸總機關的攻略。我們將其一舉覆滅，從此，魯西周圍的偽軍在我軍的打擊與爭取下，大部動搖和瓦解。這一形勢的發展，給敵人很大的威脅。四月下旬，敵人動員了泰安、兗州、濟南、東河等十七縣的守備兵力共六千餘，坦克一百輛，大炮百來門，在敵山東最高指揮官尾高次郎親自率領下，分兵七路，浩浩蕩蕩向泰肥山區的陸房包圍攏來。

那七路呢？由泰安至肥城向南為一路；由東向至安駕莊向西為第二路；聊城與平陰之敵會齊向東南為第三路；聊城敵經東阿直撲東南為第四路；汶上向東北之敵為第五路；寧陽向西北之敵為第六路；由夏張而下西南為第七路。這七路形成一個縱橫不過二十里的合擊圈，就像一個鐵箍似的。所有山口、隘路，都配備了炮兵與機動部隊，準備「一網打盡」。

陸房的地形和一個銅盆差不多，周圍有着孤禿而起伏的山嶺，中間是十幾里方圓的

平原，其中大小莊子不到二十個。敵人的總攻，開始在五月十一日的清晨，被敵包圍在該處的，有師部和團部等直屬隊。情勢是嚴重的。

周圍的老百姓，都替我們着急。他們眼見幾十門大炮向肥猪山上發威，山上滿是黑煙，可是沒有一點兒動靜。於是乎一隊「皇軍」出現在山脚下，彎着腰，持着槍，大步向山上爬，開始了第一次的衝鋒。鬼子快爬上半山腰，八路軍還沒有打。

突然，肥猪山上飛起無數的黑煙團。手榴彈和重機槍的巨吼，響震山谷。鬼子帶着慘叫滾下山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黃昏前最後的總攻，都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團長、政委、主任，都親自在火綫上指揮，鼓動戰士，這就大大地鞏固了陣地。

黑夜到來時，敵人不敢動了。他們懷着恐怖的心，守候着各山口，企圖明天天亮再進攻。第二天，敵人在炮火的偵察掩護下，小心翼翼地搜索前進，一步步進了陸房，兜了一個圈子，不見我軍一個影子。他們惶惑地叫道：「八路軍天上飛去了！」

原來在黑夜，我軍已經佈置了許多路，乘暗夜四出突圍了。在他們突圍前，首長做了一番簡單的鼓動工作，並將部隊分成為許多路，各路有人負責，並有熟悉的嚮導，從敵人的間隙中轉移出去了。這在敵人看來，似乎已佈下了「天羅地網」，要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八路軍有優良的素質與民衆的擁護，不可能的事也變成可能了。

敵人甚至帶了綑俘虜用的繩子，但現在却只能用來綑「皇軍」的屍體載回去了。他們傷亡了一千三百，一名大佐聯隊長，還有五十多個少佐以下的軍官，並毀炮三門，消

耗炮彈無數。

梁山殲滅戰

在陸房戰鬥後不久，八月間，又在古時梁山泊附近地區，打了一個殲滅戰。

八月二日上午，據偵察報告，汶上出來的鬼子，早上由靳口出動，出擊方向是前集。我們二連早已被派到大道上的高梁地裏去迎接。但是直到中午，還不見動靜，埋伏在梁山脚下一個樹林裏的第十連戰士，早等得有些不耐煩起來了。

快到下午，好容易「客人」才駕臨。我們的戰士，看見鬼子們像游行示威似的，一隊一隊很整齊地排走着。漢奸、鬼子騎兵、步兵，及一門步兵炮、兩門用二十匹騾子拖的八二野炮，都順着大道，神氣十足地進了前集。

埋伏在樹林裏、莊子裏、及莊子後面的十連戰士們，小心地運動着。佈置好了。突然，從樹林裏、街口、墳後面，飛來一陣彈雨。三方面飛蝗般的彈雨，把鬼子的隊形打得七零八散，騎兵和步兵互相亂撞亂踩亂吼亂嚷，鬧得一團糟。

二連從鬼子背後趕來。他們生氣了！因為鬼子本應該先由他們打，但不料沒走他們的埋伏的小路，却走了大道，害得二連撈不到先打。於是氣冲冲的二連戰士們，趕上來就是一頓狠揍。

敵人手足無措。首先是炮兵開了幾炮，以後才響起零星的機槍和步槍聲。炮轟了半

個鐘頭，敵人滿以爲八路軍全嚇跑了，因爲半個鐘頭內沒有還一槍。六百多鬼子死了四十多，於是收拾收拾，要來報復，沿着梁山西南的山坡搜索起來。剛走到山的西南突出部時，八路軍的子彈又找到他們，一頓好揍，「皇軍」只得忍氣吞聲退到獨山莊。

夜十二時，魚王莊我軍又出動了，一路直奔獨山的東南，一路直奔西南的亂石崗子。信號槍的白光穿過獨山的高空時，却是東北角先發生槍聲。接着就猛虎般地衝了出來，撲向獨山莊。莊外一個鬼子分隊先被消滅。接着兩處巷口被突破，二百多鬼子困守兩處房子。雙方展開市街戰。這時魚王莊趕來的勇士們，前仆後繼，屢次奮勇攀登獨山，一次二次，再接再厲。最後，分成三個梯隊，一個担任鉗制，一個担任掩護，一個主攻，終於衝上了最高點。敵人紛紛垮了，被趕下了山頭。另一路我軍，這時佔領了亂石崗子，打走了樹林裏的敵人，並衝進了莊子。

敵人這時困守在一段小巷子裏，挨着三方面的匯集的槍彈。巷子越打越短了，鬼子看看吃不住了，就拚命突圍，二十幾挺機槍和十幾個擲彈筒，指着一點打，接着敵人用全力擠了出來，滿以爲可以脫身了，却立刻又被我們圍住。

獨山脚下的小平地上，戰鬥展開了。

鬼子的步兵，分成十幾個小集團，絕望地向我衝來。我們閃爍的刺刀迎了上去，殺聲大震。衝鋒與反衝鋒，現在進行到第六次了。更多的鬼子做了刀下鬼，我們的勇士，也有不少倒下了。戰鬥之慘烈，簡直殺得鬼哭神嚎。陳師長屹立在山崗上，目睹戰士們

的前仆後繼，英勇頑強，充滿了戰鬥決心和信心。

「打，打到底！」他咬緊牙想。「爲了魯西局面的開展，這次一定要得到勝利才罷休！」

他就揮着臂膊，向戰士們呼喊：

「同志們！用第七次反衝鋒打垮敵人！把敵人的炮樓奪過來！」

命令一下，戰士們精神百倍，一個反衝鋒，果然衝垮了敵人。殘餘的鬼子鑽進了獨山山坡的幾所房子和幾個窰洞裏，把所有的火器組成密密的火網，阻我前進。

戰士李傑，發現敵人的主要火力點是在一個破了的小炮樓上。他冒着敵人密集的彈雨，衝過高粱地，朝着炮樓的窗戶連擲四個手榴彈過去。震得整個炮樓都顫動的爆炸聲響了，窗戶中飛出灰塵來。響聲過後，三挺機槍和兩個擲彈筒都啞了。

主要火力點被消滅了。

幾個精選的勇士，爬到跟前去挖窰洞的根基，雖然犧牲了四五個，終於挖成了三個洞。我們的機槍叫開了，朝洞裏打。洞裏發出駭人的洋馬的嘶叫和鬼子的慘呼。兩個漢奸嚇得支不住，從窰洞裏跑了出來。經我們爭取，他就幫我們向敵兵喊話，喊了一陣，兩個日兵自動出來舉起槍投誠。

東方發亮時，鬼子放出了極爲猛烈的火力，接着就是三個一堆五個一夥地竄了出來，拚命向南跑。從山頂上山坡上又飛來彈雨，鬼子又倒下了不少。我們一個特等射

手，瞄着一個長着鬍子的鬼子軍官打了一槍，軍官應聲而倒，指揮刀擲出一丈多遠。剩下二十多個鬼子，槍也不要了，有的只穿了襯衣，有的皮鞋也脫掉了，四散逃命。我們的騎兵連就分頭去追。鬼子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捉住。

槍聲停息了。殲滅戰勝利結束。

各方的軍民都來看我們打了勝仗的場面，看各種各樣的戰利品。老鄉們還送來兩個活捉的俘虜。當我部帶着兩門野炮及無數勝利品凱旋而回時，李連長在一個凹地裏，見了那個死了的鬍子軍官，左胸上有官徽：「三二師團長田大隊大隊長長田敏江少佐」。

※

這次戰鬥的特點，就是我軍在數量上與敵人相等，在裝備上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終於能將敵人全部殲滅。這是抗戰史上少有的。

戰鬥勝利後，梁山周圍和東平湖畔，有三千多個老鄉參加了我們的部隊。

也是在夾攻中奮鬥

那裏有八路軍從敵人手裏收復失地，那裏也有頑固派要向八路軍收復失地。當山東縱隊剛剛把山東局面打開，沈鴻烈就來鬧磨擦了。一九三八年秋，沈鴻烈到魯北，就奉命與鹿鍾麟建立反共的「冀魯聯防」，從此山東風波橫生，環境日艱。

山東人民和八路軍，長期過着受夾擊的生活。其中曲折、隱痛、艱難、忍辱，實難

一一描述。

沈鴻烈不只反對共產黨八路軍，也反對一切抗日的先進人士。他在魯西北挾其地位，對范築先將軍的堅持抗戰，就用各種手段來阻撓，最後，於三八年十一月聊城之役，驅使范老人孤軍守城，斷其後援，使這位民族英雄，成了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的犧牲，於聊城壯烈殉職。

三九年和四〇年，是山東摩擦最頻繁的時候。這時山東反共軍流行着三個口號：『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另外還傳佈三種對抗日人民的辦法：『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三九年四月，秦啓榮將這些辦法很認眞地實行起來，他慘殺了八路軍山東縱隊三支隊三百餘人，內有政治主任，營長，及連排長以上幹部七十多人，造成了博山太和慘案。同年八月，乘四支隊出擊時，秦啓榮親率所部向該支隊雪野後方合擊，使軍民遭受嚴重損失。

四〇年，山東國民黨反共軍完全停止了抗日行動，專門對付抗戰人民和八路軍。這二年八路軍因此所受損失超過對敵人反『掃蕩』的損失。但是八路軍在山東人民的擁護下，四〇年底已比三九年擴大了兩倍，羣衆組織達三百萬。儘管夾擊形勢未變，山東的面貌却煥然一新了。

五　大江南北游擊戰的開展

江南新四軍作戰地區，是政治、經濟、交通和文化上最發展的地方，物產富庶，人口稠密，眞是所謂「錦繡山河」。對於這樣一個地方，敵人會特別重視，那是不消說的。

可是新四軍的主力，却要在南京城下住下，這就使敵人不但寫傳單來駡，而且要調大兵來打了。

在新四軍開進江南以前，敵人在南京、蕪湖、鎭江一帶，只有兩三個聯隊的兵力，從新四軍來了以後，敵人兵力增到三個師團，到武漢失守後又增加了兩個師團。從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敵人就開始了「掃蕩」，八月一次，十月一次，十二月又一次，同時開始運用「梅花樁」式的堡壘政策。所謂「梅花樁」，就是敵人利用平原的河流湖沼錯綜的水網地帶，在公路鐵路橋樑等交通要道大修工事和據點，這種工事和據點，多得像梅花瓣一樣。新四軍就是處在這樣星羅棋佈的據點中間，和優勢的敵人作戰。

戰局雖然這樣嚴重，但堅持以茅山地區爲中心的解放區新四軍部隊，仍然打了許多漂亮仗，有名的如官陡門戰鬥，東灣戰鬥，延陵戰鬥等㊀。所有這些戰鬥，都是採取主動進攻，在進攻中，是以祕密、神速、勇敢、堅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取得勝利。

在「梅花樁」裏堅持戰鬥是異常艱苦的。我們的軍隊每夜經常要換幾次宿營地。一九三

九年新年，我們在江寧雲台山下一個小莊子裏住了三天，沒有移動，就引起了敵人的襲擊，來了一個五路圍攻。在突圍中，我鋭營長邱立生、副營長黃營春兩同志和以下六十多個指戰員陣亡。可是敵人也沒有佔到便宜，死傷的與我軍相等。從三八年到三九年我軍受敵襲擊就只這一次。

這是汪精衛上台以前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從這以後直到一九四〇年，這期間國民黨軍隊僅在華中投敵者就有十萬人。一九三九年五月，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何行健就率領了五萬大軍投敵。這時新四軍的作戰負担更重了，一面要對付日本人，一面又要對付汪精衛的偽軍。汪精衛把內戰時期對付紅軍的辦法傳授給日本人。敵人對新四軍常常採取「聯合掃蕩」的辦法，即以一個聯隊配合一萬多偽軍向我進攻。戰鬥的規模更大了。當敵人向我根據地進攻時，我軍只有向敵佔區進攻，互相滲透着，使新四軍游擊區擴大。

㊀：官陡門是蕪湖近郊敵人飛機場附近一個據點，地形非常險要，裏面駐有偽軍夏明才部二百餘人，周圍據點則有千餘日軍。新四軍一部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夜間，從七十里外衝進到這個複雜的水網地帶，突然奔襲該據點，用半小時的時間，把偽軍全部解決，俘六十名，繳獲全部槍械。因我軍動作神速，附近日軍來不及增援，我軍就安

全返回宿營地。

東灣是京杭公路（南京到杭州的公路）和溧武公路（溧水到武進的公路）交叉點上敵人重要據點，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新四軍一部奇襲該據點，把據點內全部日本軍消滅，並打垮敵人三次汽車增援。

東灣戰鬥後，繼續打溧武路北丹陽的延陵據點。這個據點住有敵人一個中隊。我們的部隊夜襲該據點，整整激戰一夜，天亮解決戰鬥，活捉鬼子兩名，繳槍二十餘支，擲彈筒兩個。

這幾次戰鬥，都是我們襲擊敵人的戰鬥，且都是勝利的殲滅戰。

向上海近郊挺進

三九年春夏間，新四軍組織了東進縱隊，由葉飛同志率領，衝過了京滬路，經過黃土灘和休士官兩個戰鬥，勝利地進入江陰、無錫、常熟、太倉、蘇州和上海近郊，並建立起以蘇常太為中心的解放區。從此新四軍威振上海，甚至上海租界內的中外人士，也時時可以清晰地聽到新四軍襲擊日寇的槍聲，他們的心常為這些槍聲所鼓舞，如三九年六月，新四軍曾襲擊上海近郊的虹橋飛機場，這是由觀音堂出發的東進縱隊一部，約四五百人，襲擊結果，毀敵機四架。四〇年五月，又連襲上海附近安亭、葛隆兩車站。安亭為上海出來的第四站，駐偽軍一營，日軍一個班，我襲入車站後，敵人逃跑，偽軍全

部被我解決，俘虜百餘人，繳槍八十餘支，車站及據點被徹底破壞。第二天，又攻克葛隆車站，解決偽軍一個連，破壞四個碉堡，俘四十餘人。……這些勝利消息傳出後，大大振奮了上海的民心。上海三百萬同胞，在苦悶中看見了光明，特別是那些先進工人、愛國青年、文化人，過去是投效無門，現在也找到了出路。他們經過近郊游擊隊一批一批地到抗日民主解放區裏去。還有許多工人，直接組織了武裝大隊，如煤業卡車工人，就組織了煤業大隊，參加新四軍抗戰。在工廠中的工人，也常常以暗語談論新四軍，他們稱新四軍爲「四太爺」。有一個工人和工頭吵架，工人就說：「老子不在你這裏吃飯，老子到四太爺地方去吃飯！」由此可見一般人對新四軍的嚮往。

江北游擊戰的發展

江南部隊，除一部挺進上海近郊外，一部渡江解放揚中地區（江中大島），又在江北登陸，在泰興、六合、儀徵一帶發展游擊戰爭。

江北部隊（四、五支隊）也在一九三九年春起，先後由戴季英、周駿鳴、羅炳輝等同志率領，越過淮南路，在巢縣——合肥公路的西山驛打了一次勝仗，擊退敵人步兵八百餘、騎兵二百餘的進攻，消滅了二百多敵人。這是這一帶人民第一次看見中國軍隊打勝仗，並且親眼看見敵人得了應得的懲罰，被打得頭破血流，馬上馱着屍體和傷兵，狼狽敗退的情景。這給他們很大的興奮。

淮南路與津浦路間這個地區，自從國軍撤退，新四軍未來以前，日寇、漢奸、土匪任意橫行，作惡多端，會門互相勾心鬥角，各懷猜忌，大道上行人裹足，老百姓情緒低落，呼訴無門。新四軍來到以後，才把民衆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消滅了地方土匪與偽軍，擊退了日本鬼子，提高了民衆的抗戰信心。

一九三九年底，江北部隊又越過津浦綫，在來安、嘉山一帶打擊敵人，破壞交通。到四〇年，又深入天長、江都，從消滅秦欄（天長——江都公路上）偽警察開始，繼而伏擊敵人汽車，終至將沿路偽組織全部掃光。四〇年七月，由羅炳輝同志親自指揮，火燒來安城，打了大勝仗。

徐州外圍的游擊戰

另一支由人民中生長起來的武裝，是徐州失守後出現的。當徐州陷落後不久，彭雪楓同志就從確山竹溝新四軍後方留守處帶領了各地投來的抗日青年三百七十三人，組織一支東進游擊支隊，通過平漢綫，深入敵後，在河南西華與地方武裝胡曉初之一部，以及睢、杞、太（康）的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相匯合（該支隊是豫東吳芝圃所號召的）。匯合後就東渡黃河，進入豫東，在淮太公路上打第一次仗，雖然不是大仗，但却是五月開封失守後，豫東人民所見的第一次勝仗。勝利立即傳遍了豫東各縣。

一九三九年春，我軍向徐州挺進，到達永城、亳州、渦陽北部這一帶，連戰皆

捷，便在這裏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一九三九年夏天，彭雪楓 志率部向淮上進軍，直向蚌埠、鳳台、懷遠、蒙北地區展開游擊戰爭，在宿蒙公路上打了出名的板橋戰鬥，打下了敵機一架。

正在這時，張愛萍同志率一個團過津浦路，進入皖東北之泗縣、五河、靈壁、睢寧一帶，開展皖東北抗日游擊戰爭。

在八月間，永城縣長魯雨亭率永城抗日武裝千餘人參加我軍，繼而蕭縣抗戰縱隊也在李中道等同志率領下來參加了。一九三九年冬，胡曉初部又率部千餘人東進參加我軍。這時，這支游擊隊就正式改名為新四軍的第六支隊，在永、渦、蒙、蕭、宿、夏、亳、懷、鳳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解放區。

因為這個地區，對於徐州的敵人威脅太大，敵人從四〇年開始，便用大兵力來「掃蕩」，其中著名的有『四一戰鬥』與『六一戰鬥』。在『四一戰鬥』中，我擊退敵汽車四十餘輛，敵偽二千餘人的進攻，是役我一總隊隊長魯雨亭同志英勇殉國。在「六一戰鬥」時，我軍正在新興集集中了大批隊伍進行檢閱，敵人分三路合擊，想一舉消滅我們。但是，其中兩路被我們中途痛擊，竄回原防，第三路經一天的苦戰，到達新興集時，我軍已全部轉移了。敵人到達新興後，不到半小時，又被我軍回擊，狼狽而逃。戰鬥後，頑固分子造謠說，新四軍已被打垮，彭雪楓帶了百餘人突圍，往西南逃走，生死不明云云。這時，彭支隊長正在新興以西一里的大黃莊住下，聽到這個「驚人」消息，

立即打電話給我軍駐亳辦事處說：「我正在新興以西一里住下，指揮作戰。附帶說一句：我康健如恆，並且戰鬥勝利了。」

武漢外圍的游擊戰

在武漢失守時，武漢外圍各縣也爲敵人所佔領，於是在武漢外圍的共產黨員陶鑄、楊學誠等同志，就拿起武器打游擊，最初只有八條破槍，後來隊伍才逐漸擴大，那時五戰區曾劃定平漢路與漢水間十三個縣的游擊區域爲活動範圍，並明令承認以李範一先生爲首的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但當游擊戰爭發動起來，工作有了初步成績時，抗敵工作委員會被取消了，那些過去當敵人進攻時望風而逃的人，又要回來「收復失地」了。不過，這些先生們到一九三九年春敵人第一次進攻襄陽樊城時，又復逃走，而且有搖身一變而爲皇協軍司令與維持會長的。仍然留在那裏抗日的，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和各界抗日先進人士。

與鄂中游擊戰爭發動的同時，李先念同志也在豫南信陽一帶組織了一支游擊隊，向鄂中挺進。後來就與鄂中游擊隊匯合，編成了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這個縱隊，在北起信陽、西至漢水、東接安徽、南至洞庭湖邊的廣大區域裏，依靠着桐柏山、大洪、大梧山和長江、漢水，發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向武漢採取了包圍形勢。

從一九三九年夏天到冬天，他們連續消滅了與擊潰了鄂中僞軍李漢鵬、馬家甫、熊

克、楊青山、劉梅溪、劉亞卿、李友堂等部不下數千人。三九年十月十三日，敵僞步騎五六百分數路向我京山的大山頭部隊進攻，我以一個團的兵力拒敵於新街，激戰從早上五時到晚上十時，終將敵人擊潰，斃傷敵僞百餘，繳重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支。這是敵寇對鄂中進攻的第一次慘敗。鄂中人民至今尤以興奮的心情來傳頌『新街之戰』的勝利。

不久，日寇又集中各據點兵力一千五百以上，附炮四門，飛機一架，五路圍攻我駐京山馬家冲的指揮機關，我們的工作人員與戰鬥部隊合攏來不夠二百人，但經過一天抵抗後，予日寇以重大殺傷，到夜間我安全突圍。經過上述這些戰鬥後，鄂豫挺進縱隊和鄂豫皖解放區，就以蓬勃的氣象向前發展着。

江南江北指揮部的成立

爲着便於指揮大江南北廣大地區的游擊戰爭，於一九三九年以陳毅同志爲首成立了蘇南指揮部，以張雲逸同志爲首成立了江北指揮部。至此，新四軍在華中敵後戰場已打出了一個新的局面，初步穩定了這個廣大地區的戰場，解放了數千萬流離失所的人民。新四軍正與八路軍同樣，在民族敵人步步深入我國土，國民黨大量軍隊潰退或投降，地方政權瓦解，敵僞奸匪到處滋擾的情形下，不怕艱難困苦，浴血犧牲，才能創造出這樣一個局面。這對於國家民族，無論如何說得上有功無過吧？

在這期間，國民黨方面，前後約有五十通嘉奬電文給新四軍，稱讚新四軍的活動。但在這稱讚背後，却隱藏了許多爭執。爭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1，新四軍從十三個地區出發時，國民黨允許以民主方式解决農民與地主的關係，特別是土地問題，不侵犯新四軍的家屬，新四軍可以設置留守處等。但當新四軍出動後，國民黨卽違背諾言，以武力向這些地區進攻，殺害留守處人員及家屬，造成我軍全體指戰員的憤怒。這是第一個引起爭執的原因。

2，新四軍在敵後打開了一個新局面，這時國民黨軍隊也要開入，我新四軍最初並不拒絕他，因爲打日本的力量愈多愈好，但新四軍在敵後解放區，不但予民衆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而且予民衆武裝自己反抗侵略者的自由。我們已建立起了抗日民主的秩序，我們告訴國民黨應尊重這些秩序，國民黨最初答應了；但進來以後，却違反諾言，肆意干涉抗日民主的社會秩序，剝奪民衆組織自己武裝自己的自由，說這也不合法、那也不合法。他們的目的，是要恢復舊的封建的社會秩序，其結果是摧殘抗戰力量，壓制民衆抗戰積極性。這是爭執的第二個原因。

3，爲着避免繼續衝突，新四軍會提議劃出一部分地區給他們駐防，免得在一起吵架，國民黨同意這個提議，但劃定地區後，那些地區的老百姓原來參加了新四軍，士

兵的家屬不可能攜走，國民黨就進行登記新四軍士兵的家屬，要脅家屬勒令子弟逃跑回家，否則，以「通匪論罪」。新四軍原來想劃定地區來解决糾紛，可是這樣却使糾紛更多了。這是爭執的第三個原因。

4，新四軍在敵後對於抗日的地方武裝，不問其屬何黨派，一律給以幫助，與他們並肩作戰。可是國民黨軍隊却強迫新四軍的朋友不得接受新四軍的幫助，不得與新四軍並肩作戰，否則，就實行繳械。這又引起了爭執。

5，藉口軍紀軍令，對於游擊隊的服裝、禮節、公文程式，肆意挑剔，並且違反游擊戰爭的指導原則，下達死板的命令，想把新四軍釘死在狹小地區內，以期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新四軍對於違反抗戰利益的軍紀軍令，當然有不同意見，於是又引起爭執。

6，國民黨投降部隊，成爲僞軍以後，向新四軍進攻，新四軍起而抵抗，並討伐叛軍，而國民黨當局竟說這種抵抗與討伐是不應該的；他們不但自己不加討伐，而且還阻止別人討伐。當然這又引起了爭執。

這些爭執，是新四軍開入敵後，特別是汪精衞投敵成立傀儡政府後，國民黨軍隊與我們的主要爭執。以後反共的逆流高漲，嚴重事件層見迭出。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發生了平江慘案，我新四軍在湖南平江的通訊處，被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派特務連包圍屠殺。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同志和職員二人當場被殺害，至半夜，又將八路

軍少校副官羅梓銘同志，通訊處祕書吳淵同志，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祕書曾金聲同志和新四軍家屬六人，活埋於黃金洞內。全國正義人士及中國共產黨對這一慘案的抗議之聲未息，又於十一月十一日在河南確山竹溝發生更大慘案。確山縣長許工超，糾合數縣的常備隊以及第一戰區豫南游擊司令戴民權部共一千八百人，進攻竹溝的新四軍留守處，並將留守處醫院中的傷、病、殘廢人員及抗屬二百餘人慘殺！一九四〇年四月，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指揮一個師及一個獨立旅，包圍我駐在津浦路東半塔鎮的部隊（一個司令部和一個教導隊，僅六百餘人），包圍了兩個禮拜，直到新四軍援軍趕到，國民黨軍隊才撤回。當時新四軍如加追擊，不難將該部聚殲於淮河岸邊，但新四軍僅以自衛為原則，沒有加以追擊，並期言歸於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韓德勤又令李長江、張星炳十四個團圍攻我駐江都泰縣交界的郭村的部隊（管文蔚部二千餘人），前後共歷九天，終被擊退。同時，蘇南的第四十師，由冷欣領導向我蘇南部隊進攻，我軍司令陳毅為避免內戰，率部忍痛退出蘇南，渡江北去，並出面調停郭村衝突。等陳部到達郭村附近，國民黨大軍已敗退，但我軍雖可加報復而不報復，不但不予追擊，還請蘇省士紳及當地公正人士韓國鈞、李明陽諸先生出面斡旋，要求將蘇南、蘇北、皖東的磨擦事件和平解決，勿再訴諸武力。可是韓德勤一貫拒絕這種要求，堅持其武力解決政策。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韓德勤又以大軍進攻在泰興城東地區的新四軍，被擊退損

去，九月四日，又進攻營溪、姜堰的新四軍，又不逞退去。最後，韓德勤惱羞成怒，竟於十月四日集中最大兵力，號稱十萬之衆（實際上有十六個團，二萬五千人），進攻新四軍駐泰興縣黃橋的部隊。這是有名的黃橋事變。我駐黃橋地區的僅七千人，與頑軍激戰三日，頑軍直迫黃橋城下。黃橋民衆萬餘人，一夜之間，就幫助新四軍把防禦工事趕修起來，我軍展開自衛苦戰，終於把韓軍擊退，李守維倉皇中落水身故，殘部逃回興化。新四軍僅以達到自衛目的為止，仍然未曾大舉追擊。

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新四軍的迫害，還是有加無已，一直發展到皖南事變。到了皖南事變時，民族前途千鈞一髮，世界有識人士，都替中國的前途担憂。關於皖南事變的眞相和以後的情形，留在後面再說。

六　廣東東江與瓊崖的游擊戰

在華北的八路軍和華中的新四軍，雖然是敵後戰場組織最好與最強大的軍隊，但不是唯一的。在南中國的東江和海南島，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他們在那裏獨立支持着艱難的局面，在南中國的敵後方開闢了另一個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敵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廣東沿海本來有了民衆無數血汗而構築的國防工事。國民黨軍隊駐防時，常與海外走私，形成了走私路綫。敵人就利用好

商指引，通過走私路綫登陸，國防工事根本沒有用。登陸敵人，當天佔領淡水，三天佔領惠州。該地守軍在敵人未到以前，就望風而逃，敵寇便得以長驅直入，毫不費力地僅七天工夫就佔領了廣州。當時，廣九路的石龍到深圳一段和虎門炮台，還沒有被佔領。這裏還有國民黨莫希德師的一個旅，張瑞貴師的一個旅，加上虎門警備團，約有萬人。而駐淡水的敵人，僅三百人而已。一萬大軍卻不敢去進攻。

然而廣東人民卻不是這樣的「孱頭」。他們有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傳統，內戰時期，東江一帶又有游擊戰爭的傳統。在日寇進攻的面前，他們英勇地起來保衛自己。只舉兩個例子就夠了：萬餘國民黨軍隊不敢去進攻的淡水城，我們的葉同志帶了五個人，居然在白天進入淡水，打死三個漢奸，並且得了槍。東莞的壯丁常備隊，缺乏訓練，武器不足，但是在中共東莞縣委領導下，自動據守茶山，居然守了一個多月！

這時，以「僑港惠陽青年會回鄉工作團」為基礎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游擊隊組織起來了，參加者有香港的工人，有南洋華僑，有當地農民及學生，也有過去散佈在東江一帶的紅軍游擊隊員。領導者是曾生同志。曾生同志是中山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的廣東學生領袖，後在香港作工，為香港海員工會的組織部長。

這支隊伍，最初名為「海員游擊大隊」，後又改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縱隊」。他

們開始時只一百多人，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就在惠陽、淡水一帶參加了戰鬥。第一次戰鬥，我們以僅有的八支槍，在一座鐵橋附近伏擊敵人，斃敵三人，這次破天荒的小勝，大大鼓勵了民心。一個月後，敵人回師「掃蕩」，將國民黨一萬人的部隊，摧枯拉朽，一掃而光。獨有我們這支小小的游擊隊，分散隱蔽，英勇堅持，「掃蕩」過後巍然獨存者，只有我們這支小游擊隊而已。這眞是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了。

然而正是他們，當形勢好轉時，又來找磨擦，要取消我們的番號，宣佈我們「不合法」，甚至連過去我們向他們所借的破槍八支，也非要回去不可！三八年底，在敵人「掃蕩」中，虎門要塞失守，裏面便滿堆着槍枝炮彈，國民黨軍隊却棄如敝履，逃命要緊！虎門對面的民衆，眼看着這些武器就要落入敵手，便泅水過去，把十幾挺輕重機槍揹了出來，武裝了自己，把炮彈統統丟到海裏。這眞是一個明顯的對照！

民衆武裝日益發展，我們的游擊隊，在民衆武裝配合下，不斷向敵人襲擊。三八年底曾威脅惠陽敵人，使之退出惠陽，三九年春又收復了淡水，以後又佔領坪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抗日情緒與勝利信心。三九年春以後，我們的隊伍日益擴大，民衆武裝也發展了四五千，我們自己有小型的兵工廠，能製造步槍和手榴彈。在我們控制下的，有淡水、坪山、至大鵬灣的地區，解放人民二十萬，由人民選舉了臨時行政委員會，正式建立了解放區。我們開辦了幹部的訓練班，並恢復了國民教育，計有中學兩所，小學五六十所。

當敵人進攻時，棄地而走的國民黨軍，在敵人面前雖然怯弱，但在我們面前却似乎很「勇武」的樣子。三九年下半年，我們擠走了敵人，局面較開展，他們就回來了，大刀闊斧地幹起磨擦來，首先就是將民選的臨時政委會主席撤職，取消我軍番號，要以「集中訓練」爲名來陰謀消滅我們。當時惠陽縣長劉秉剛說：「惠陽的共產黨滿天飛了，五十條蔴繩也捆不盡！」原來這些反共派所關心的，只是用蔴繩一串一串地捆抗日人民，而不是抗日。

當然抗日人民不會同意他們的辦法。於是他們又提出，解除我軍武裝，合併到工作團去，並說可以承認工作團的「合法」。這種妙法當然也爲民衆所唾棄。於是反共派就拿出最後手段，派一個旅前來「武力解决」。

這時適值僑胞領袖黃伯才先生（是新加坡的資本家），率領南洋華僑總會的代表團，來檢閱僑胞自己的子弟兵，看見國民黨反共派來勢洶洶，自動出來仗義執言，說：「我們華僑連救國的自由都沒有了嗎？你們這樣做法，實在使二百萬華僑寒心！」

反共軍香翰屏部喻英奇旅，正在向我軍加以壓力的時候，敵人又發動了「掃蕩」，將這個旅打垮了三分之二。我們不但不念舊惡，而且起來自動配合他們。敵人把國民黨軍打得亂七八糟，得勝而回的路上，突遭我伏擊，斃敵六十餘名，活捉一名。這是廣東抗戰史中第一次俘虜敵人。我軍乘勝追擊，收復龍岡。反共軍由於我們實際行動的影響及他自己失利的教訓，就對我們換了一副面孔，又發給我們八十顆手榴彈，以爲打勝仗

的獎勵，並且給與我軍「廣東第三游擊區獨立大隊」的名義。可是不久，他們又佈下陰謀，要調我軍到興寧整訓，當我軍開入興寧時，就爆發了坪山慘案，我軍一部被包圍繳械，損失了幾百人槍，番號也被取消了。

後來，該部自動挺進廣九路兩側敵後，與寶安、東莞等地共產黨東莞縣委王作堯同志領導下的一支游擊隊聯合起來了，這便成立了東江人民抗日游擊縱隊。

東江游擊縱隊，除上述戰鬥外，在三九年尚有夜襲沙頭角，圍困葵涌、峽口戰鬥，白晝進襲大良城戰鬥等。

一九三九年五月間，由副大隊長周南強同志率領一個班，襲沙頭角小山上敵碉堡，班長蔡順德衝至碉堡門口，一個炸彈擲進去，炸死敵二，重傷敵七，共九人。第二天敵人不敢再住碉堡就撤走了。我們的班長蔡順德，成了有名的戰鬥英雄，載上了口碑。一九三九年六月間，我們圍困葵涌據點，該地駐敵八百，把國民黨打得無處可逃。我們上去，連續襲擊了三天三夜，敵人惶恐不堪，結果逃出葵涌。當時我們游擊隊，不過僅四百人而已，擠走了二倍於我的敵人，當地民衆，莫不稱頌我軍「神出鬼沒」。

至於峽口戰鬥，更創造了一以當十的奇蹟，我軍一小隊人，掩護峽口羣衆轉移。峽口是個大村子，羣衆一下轉移不盡，我軍一小隊對十倍於我的敵人，激烈抗擊至四個鐘頭之久，斃傷敵四十餘人，我們一小隊同志也全部壯烈殉國，生還者僅一十餘歲的小戰士。當我軍這一個小隊接到羣衆掩護他們轉移的要求後，雖然與敵人衆寡懸殊，但戰志

極旺，人人下定犧牲的決心，其中許多黨員，都叫回去報告情況的小戰士，將自己決心轉告支部。最後竟全部完成了志願，當地民衆披蔴戴孝，舉行公葬，揮淚送殯。這恐怕可算是軍民血肉相關的最動人的表現了。

廣東南海、順德、中山一帶，一九三九年後，也有我游擊隊活動，開始僅二十八人，七根破槍，沒有一根是好的，到了後來，發展成了二千多人。三九年五月間，曾白天襲進大良城，當街打死敵人上尉，剝了軍衣，奪了軍刀回來。

以上只是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例。由此也可見我軍英勇之一斑。然而國民黨對於我們，是盡其限制、破壞、壓迫之能事。他們開始按兵不動，一萬大兵對三百敵人不敢進攻，以後是什麼取消番號呀，集中整訓呀，包圍殲滅呀，花樣繁多，陰謀百出，使得我們這枝南中國唯一的抗戰力量經常處在敵頑夾擊的艱苦環境中。

在華南敵後戰場上，除了東江游擊縱隊外，還在海南島出現了我們的抗日武裝。這是由該地紅軍游擊隊發展而成的，現在它在海南島的東北部西北部不斷圍困與打擊敵人，在這個島上，大部分廣大富庶的土地，都掌握在我們手裏，十六個縣城，敵人只佔了六縣，我們則有十縣。

海南島的游擊戰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抗戰爆發前，內戰時代留在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接到了黨中央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戰的文件，就派人去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要求合作抗日，可是一直未得

答覆。實際上，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開誠佈公進行談判的意思。他們的目光只看到一己的私利。抗戰爆發前，他們既被迫抗日，缺乏準備，抗戰爆發後，當局更無意守護海南島，一九三八年初就把原駐海南島僅有的一師兵力撤走了，只有二個保安團留在那裏。海南島人民感到敵人威脅日亟，遂自動要求武裝，在民衆壓力下，總算談判成功，以馮白駒同志爲領導者成立了『廣東瓊崖抗日自衞隊獨立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敵在海南島登陸，先侵佔瓊山、海口、盈豐，再進攻儋縣，並在三亞灣登陸。當地地方守軍紛紛潰散，國民黨官吏聞風而走，海南島秩序非常混亂，這個時候，各地民衆都要求我軍去駐紮，去保護，要求我們領導進行抗戰。我們的隊伍，就擴充成了六個中隊。

這個時候，我們不斷以游擊戰襲擊敵人。三九年五月，我軍在瓊山東南龍板×伏擊敵汽車一輛，將其擊毁，繳獲輕機槍一挺，三八式步槍六支，消滅敵軍小隊長以下十餘名。六月我軍襲擊瓊山西永興市（海口通臨高公路上）敵據點，把駐守敵軍大部消滅，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數支。同月，瓊山我軍在西長村橋也取得了勝利，殲敵多名。三九年十月底，我軍在澄邁南圍困了敵寇設防較強的那大據點，經過一星期的圍攻，敵倉皇退走。十一月我軍圍攻文昌西石橋學校駐守的敵軍，第二天敵被迫敗走。同月，我軍又收復文昌以南文嶺敵據點。

在我軍不斷打擊下，敵僞發動了報復進攻。三九年九月敵軍一千多人，發動了四路

進攻，合擊瓊山地區我軍，我軍主力轉移到外綫，給了敵寇一個內外配合的夾擊，把敵人打退。以後敵寇發動過大小數十次的進攻，都未得逞，後來，敵加強了駐守海南島兵力，不斷發動對我軍的進攻，我軍的活動更是艱苦。

我軍英勇戰績，集小勝爲大勝，振奮了孤島人心，給他們以很大的感動。各學校學生紛紛要求參加軍隊及救亡工作，各地民間武裝力量紛紛要求我們領導抗日，連遠處南洋各地及香港的瓊崖僑胞，在南洋各地未失陷前，也組織了救鄉服務團回海南島工作。新加坡、泰國、香港僑胞也募捐經費及藥品，捐贈我軍。香港華僑送來毛毯、衞生衣，新加坡僑胞會組織「援助瓊崖抗日游擊隊」的運動，每人每日認捐經費若干，一共捐了萬多元叻幣。

一九三九年底，國民黨瓊崖專員吳道南到了海南島，海南島的反動逆流就上升了。到任後不到兩個月，就開始在各地抓捕共產黨員及抗日進步人士，製造磨擦。把我們派去的代表殺了，並五度向我進攻，每次都被我嚴正的阻止着了。可是，每當敵軍進攻的時候，他們就逃之夭夭。但是瓊崖的游擊戰爭，我們不但堅持下來，而且更加發展與擴大，到現在反共派已經完全丟棄了瓊崖人民，在當地保衞人民，抵抗日寇的，就只有我們的游擊隊——瓊崖人民的子弟兵了！

六　震動全國的百團大戰

同一小時開始動作

一九四〇年，正是國際法西斯最猖獗的年頭。希特勒用閃擊戰打垮了歐洲許多國家，氣燄高漲。當時悲觀失望，妥協投降的空氣籠罩我國大後方。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綫，在英日成立妥協後已被封鎖。日本強盜也正在陰謀進攻西安、昆明、重慶，企圖壓迫中國投降，並打擊英美在遠東的勢力，以便進一步與希特勒相呼應。……可是在東條好夢正酣的時候，在華北忽然霹靂一聲，五千里長的敵後全綫迸出了戰鬥的火花，東條挨了出乎意料的當頭一擊！

打擊開始於八月二十日晚八時。

在同一小時內，八路軍出動一百十五個團，四十萬人的兵力，在廣大民兵的配合下，向全華北主要的交通綫開始了戰役的總破擊。計劃是在一個月以前就擬好了的。在朱彭總副司令的統一指揮下，華北各個軍區在戰前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在將近一個月內完成了地形、敵情的偵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選擇，爆炸器材的準備，對敵宣傳品的印製，軍隊和民衆的動員，兵站的建立，糧秣的貯存……一切都有計劃的進行完畢，於

是百團大戰在敵人事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開始了。

當天夜間，敵人似乎還在做夢，槍聲和爆炸聲響了。敵人無數據點，同時發出了求援的急電。但是求援之處如此之多，交通綫又到處被切斷，到底要從那裏調兵，向那裏增援，簡直弄得敵人的指揮官手足無措了。

第一階段的總破擊戰

從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時大戰爆發時起，到九月十日止，是這次戰役的第一階段。

這一階段的作戰的中心任務，是交通總破擊戰。進攻目標包括正太路、同蒲路、平漢路、津浦路、北寧路、平綏路、平古路、白晉路、滄石路、德石路、平遼路、代尉路等綫之敵計五個師團九個獨立旅團，約二十萬人。打擊重點爲正太路。

（一）聶集團（晉察冀軍區，包括北岳、冀中、冀東、平西）：在聶司令員指揮下，調集四十六個團兵力，以十五個團分三個縱隊破壞平定至石家莊的正太路，另以廿五團兵力分頭向北寧路、津浦路（德州以北）、滄石路、平古路、平大公路北段、平漢路（正定以北）實行寬正面的破擊。

娘子關天險，是敵人在正太路上的重要據點。在大戰爆發的當夜，經一場血戰後，就被我軍克復了。娘子關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失守的，被敵盤踞了足足三年。敵人的司令部就設在關西的大廟裏。關的南角大山上，敵人依據了險峻的山岩，在我們舊有的國防

工事上，又加了四個大堡壘。另外，在村子裏還駐了一部分僞軍。在當夜我軍先以機敏動作解決了村內僞軍後，續向據險頑抗的敵人強攻，在陡峭的山岩上，我健兒冒敵炮火，前仆後繼，經三小時的激戰，終把敵人全部肅清。黎明時候，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新飄揚在娘子關頭。許久生活在黑暗中的同胞，見了祖國的健兒和飄揚的國旗，激動得流淚了。

同一晚上，井陘煤礦被炸毀。該礦除供給華北敵人需要外，由於煤質優良，大部運回敵國。國軍南撤時，並沒有加以炸毀，敵人佔領後，保護得十分周密。四周是丈多高的圍牆，牆上有電網（電力二千二百瓦），電網外有鐵絲網與外壕。電網裏，老礦築了十五個堡壘，新礦也有四個。在離礦市八里的北面山上（賈莊村東），還修了三個碉堡，作爲外衞。

出擊的那天晚上，優良的工人做嚮導，隊伍從一座高山下來，看見礦市燈光燦爛，電燈像星一樣多。火車在吼叫，大烟筒正冒着濃重的黑煙。

半夜裏，戰士們靜肅的越過外濠，破壞了電網，擲出了第一個手榴彈。於是大炮吼起來了，機關槍也叫了。隊伍架起梯子，向圍牆裏爬去。

戰鬥就這樣展開了。敵人用山西造的大炸彈炸我們，也無法遏止我軍。激戰兩小時，攻進了新礦，完全佔領了新礦的敵人工事。殘敵退進一座孤立廠房頑抗。我軍包圍了殘敵，同時就在工人們奮勇的幫助下，炸毀了新礦的十四盤機器，十個鍋爐，三座風

車，二個大水池，二個煙筒，一個開車站，一所電機房，一所火車站，五座鐵橋，以及礦上所有建築。礦內的積煤，則以廠內汽油灌上焚燒，大火過餘未息。在火攻之後，又引山洪，由新廠灌到舊廠，使未被炸毀的舊廠也難開工。據被俘的日本機師說，即此一礦，敵人就損失一萬萬日元以上。卽使有現在的機器，也得在半年以後才能復工。

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三天之內，晉察冀部隊就破壞了正太東段（陽泉至石家莊間）的鐵道，連續攻克娘子關、井陘、地都、乏驢嶺、南北峪、葦澤關、移穰、賈元、東王舍、關頭村、頭泉等車站和據點，斃敵獨立第四、第八混成旅團千餘人，繳槍千餘支。其後又連續打擊盂縣境內敵人，攻克北會里、東會里、河底鎮、上社、中社、下社、與道、西煙、楊興等據點，所有公路也被我破壞。

（二）劉鄧集團（一二九師及晉東南新軍，冀南部隊等）：劉師長鄧政委指揮四十個團，總部炮兵團、特務團、和決死一、三縱隊五個團參加戰鬥。以主力十五個團和炮兵團進攻由平定至楡次的正太路；以八個團兵力對付元氏以南至安陽段的平漢路；另以九個團兵力分頭破壞德石路、平大路南段、及邯濟綫。太谷至臨汾段的同蒲路、平遙至壺關段之白晉路，則由一二九師七個團及決死隊五個團分頭担任，另以兩個團對臨汾屯留公路破壞。

我軍勢如潮湧地撲向正太路時，敵人睡夢正酣，連續的雷鳴般的爆炸聲，震動了二百里的地面。沿路所有守備據點及其部隊，都被殲滅，所有的橋樑、隧道、水塔、車站

等建築物，都被澈底削平了。

虎踞在陽泉大門前的獅瑙山（離城八里），控制着整個的正太路的咽喉，關係作戰全局。我們的炮火就由這個山頭向陽泉猛烈發射。陽泉是敵片山旅團司令部所在地。它急瘋了，便在二十一日上午，開始兇猛的反攻，惡戰在這裏進行到二十九日。敵人動員了全部兵力，並武裝了全部日僑，前後百餘架飛機輪番轟炸，炮火的轟鳴和七晝夜的雷電急雨交織着。我軍屹守在受着鐵火洗禮的山巔上，進行英勇的反擊。

同樣激烈的戰鬥，也在陽泉以西上湖據點進行着。堡壘裏是少數敵軍，極多偽軍。我們把堡壘包圍起來，在周圍山頂上，有偽軍的家屬們，喊叫着叫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放下武器。偽軍們聽見自己親人的召喚，很多人都拖槍跑出來了。剩下的敵人集在最後的碉堡裏，企圖做困獸之鬥。我炮手在離敵人幾十米達處，兩個炮彈就把敵人的工事打坍，我軍迅速地佔領了這個據點。

正太路毀滅了。

外圍的敵人，在戰鬥一開始，就被我軍監視，既得不到援助，也得不到真實情報。四五天後，毀滅又臨到他們的頭上。

二十五日大白天，陳賡同志指揮的部隊，向平定西南敵最堅強的外圍據點治西，進行了攻堅作戰。一個連的突擊部隊，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斬斷了幾層鐵絲網，把外濠敵人全部消滅。守敵百七十餘人守住最後一個大碉堡，又施放了毒氣，戰士們用手榴彈

炸散毒氣，繼以炮擊，終於把敵人全部消滅。

我一二九師部隊，在二十天內勝利地完成了正太路戰役以後，便開始了從正太轉移。這時敵人七八千人，分兵五路，向晉中區進攻，從背後來迂迴我軍。誰知我軍早已轉過身來，終於在九晝夜的作戰中，粉碎其合擊陰謀。

與正太路作戰同時，冀南軍區部隊在陳再道同志指揮之下，把冀南大小公路破壞得稀爛，尤其對石德路的破擊，參加民衆前後達三萬餘，把路基都一段一段挖掉。平漢路由石家莊到安陽段，受到東西夾擊的破擊，幾座鐵橋都被炸飛，安陽敵機三架也被焚毀。白晉路由子洪口迄長治段的鐵軌都被搬走，鐵橋都只剩一副殘骸。

二十餘天中，單在正太路沿綫，就有片山旅團的德江、原田兩大隊全部被殲滅，條藤、鈴木大隊及三十六師團之永野支隊等，也被殲過半。

（三）賀關集團（一二〇師和決死二、四縱隊）： 賀師長關政委指揮一二〇師及決死隊共二十二個團破擊同蒲綫（大同至陽曲段）及汾離公路全綫，置重點於陽曲南北，阻敵向正太路增援。

八月二十一日，一二〇師三八五旅克復由靜樂通到忻縣公路上的敵人重要據點康家會。我軍在夜間以強襲突破敵人的幾層鐵絲網，先佔領敵人的大碉堡，把殘敵壓迫到小碉堡裏，然後爬到碉堡的頂上，把手榴彈擲進去，把鬼子全部殲滅。佔領了這個據點後，我軍便繼續展開對同蒲路的破襲。

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的戰鬥，延續二十餘天，到九月十日，我軍完全完成了預定計劃。

第二階段中的攻堅戰鬥

從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下旬，為大戰的第二階段。我軍為繼續擴大第一階段的戰果，戰鬥重心就側重在殲滅敵人，消滅交通綫兩側及深入解放區的據點。其中大的戰鬥如太行的榆遼之役，晉察冀的淶靈之役，冀中的任邱之役，冀南的破襲石德路和邯濟路，晉西北之對同蒲路寧武南北段的破襲等。

這裏只敍述榆遼之役，就可以概見其餘。榆遼路是敵人割裂太行腹地的據點公路，經營有年，構築堅固，屯積糧秣夠半年之用。但在我攻堅作戰下，一路上的小據點為我軍一掃而光，榆遼路被徹底摧毀。

二十三日晚，我陳賡部就攻進榆社城，把四百多敵人逼到東關第九中學的烏龜殼內。敵人早已把這一帶的地形改變了；四週是削壁，削壁上是圍繞着幾層鐵絲網的堡壘羣，工事構築相當近代化。我們的英勇戰士，在極有組織的火網掩護下，架起了用幾條梯子接起來的雲梯，並用水濕的棉被突然塞住敵人的槍火，登上了四丈餘的母堡。炮兵火力，把敵人集結的文廟陣地，炸得煙塵瀰漫。工兵們乘夜間實行坑道作業，把大量的炸藥，埋在堡壘的地基下。二十五日下午，開始第三次總攻擊。敵人的主要堡壘都炸

飛了。我突擊隊突然出現在敵人的操場上面，強迫敵人進行白刃戰。除了個別的漏網以外，藤田中隊、連中隊長在內，統統都死在自己造成的墳墓中了。數千民衆在一夜中還沒有把槍炮子彈搬光。

管頭的攻擊是和打榆社同時舉行的。敵人是片山旅團的山本中隊。我軍斷絕了他們的水道。晚間登上了陡削的山，接近了敵人。經過三晝夜的惡戰，山本中隊長只能帶領幾個敗兵，從屍體枕藉的巢穴中乘黑夜溜走了。

石匣是二十五日開始攻擊，當夜攻克。敵人大發獸性施放毒氣，我軍在運動中的一個營全都中毒。陳錫聯旅長親自率領了其餘部隊，冒着毒氣用幾百個手榴彈殲滅了敵全部守軍。

榆遼路的碉堡綫就是這樣肅清，並消滅了敵池邊大隊的三個中隊。

第三階段的反「掃蕩」戰

一個半月接連不斷的破擊和殲滅，使華北敵陷於大混亂的局面。偽軍紛紛動搖，淪陷區民衆人心昂奮，偽政權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敵惱羞成怒，乃急調大兵，向我華北各解放區進行報復「掃蕩」。於是「掃蕩」與反「掃蕩」便構成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

這階段從十月六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歷時凡二月。首先由太行山區開始，次及

平西、晉西北、晉察冀、冀中、大青山等地。在此階段中，我軍又打了幾次殲滅戰，如關家塢殲滅戰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太行山到處燃起了反「掃蕩」的烽火，彭副司令親自指揮，決以乘勝之師演成了有名的關家塢殲滅戰。

十月三十日，由水腰窟左會的敵三十六師團岡崎大隊，在我軍截擊，尾擊下已顯露了疲憊的象徵。當日繼續被迫到關家塢，柳樹塢（武鄉以東）一帶。我以第五、第六、第十旅及決死隊各一部向敵人展開猛烈的攻擊，我炮兵準確地摧毀了敵前沿陣地，我突擊部隊迅速湧到敵人跟前，往返衝殺達五小時，把關家塢附近的高地佔領了幾處。第二天，在敵機輪番轟炸下，我軍又開始猛攻，往返肉搏四次，終於將周圍有工事的高地完全佔領，把岡崎大隊殲滅殆盡。少數殘敵，爲由遼縣武鄉出援的敵人二千五百人拚命拖出。援敵又付了重大的代價。關家塢的山上，還遺留下二百八十餘具屍體和三大堆屍灰。

結果

我軍從八月二十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連續作戰，整整有三個半月。在這三個多月的過程中，我參戰兵團是時刻處在緊張的戰鬥中，又因山地貧瘠，交通阻塞，有些部隊一二十天沒有吃過飽飯，沒有睡過一夜好覺。但全軍戰鬥熱情仍然高漲，勝利完成作

戰任務。

在整個大戰過程中，除配合部隊戰果不計外，總計我軍進行了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敵軍二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敵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餘人；消滅敵偽據點二千九百九十三個；繳獲了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里，橋樑、車站、隧道等二百五十餘處；解放煤礦工人一萬餘，鐵路工人二千餘，被強拉去修路的同胞六百餘。而最重要的戰果，則是打破了「囚籠政策」，並牽制了敵人大量的兵力，拖住了它進攻大後方的後腿，遏止了當時妥協投降的暗流。而我軍指戰員光榮負傷，不幸中毒者及捐軀沙場者，亦有二萬二千餘人。

這樣一個在中國抗戰史上空前大規模的戰役進攻，使全國軍民莫不感到歡欣鼓舞，大後方許多報紙都做了慶祝的社論，後方民衆紛紛來信表示欽敬與慰問。可是，這樣一個大仗，在作戰中却沒有得到友軍的配合，也沒有得到任何的補充。衛立煌將軍雖曾令其晉南中條山部隊配合，但爲蔣介石下令停止了。那時國民黨軍隊完全停止抗日，都在忙於鬧摩擦，日寇東條陸相就是這樣說的：

「昭和十五年度，敵軍（指國民黨軍——編者）迄未進行主力的反攻，有共產軍於去年在華北舉行大規模的出擊。」（一九四一年東條對敵貴衆兩院作四〇年一年的軍事總結報告）

事實上，八路軍是把敵人的絕大部分兵力負担在自己身上，而國民黨却騰出手來反對我們。這是中國抗戰中兩條軍事路綫的顯明對照。

第四章　百團大戰到抗戰五週年

一　極端困難時期的敵後形勢

從百團大戰到抗戰五週年（特別是一九四一、四二兩年），是敵後抗戰極端困難時期。百團大戰後，敵人震驚於敵後軍民的偉大力量之餘，便大聲疾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多田駿因「囚籠政策」破產而被撤職，繼任爲岡村寧次。他提出了「治安強化運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提出了「完成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口號，企圖把華北變成日本法西斯反英美的後方基地。

在「治安強化運動」之下，日寇將華北劃分爲三種地區：「治安區」（即敵佔區），「準治安區」（即敵我爭奪的游擊區），和「非治安區」（即我解放區）。對各區施以不同的政策。對「治安區」，以「清鄉」爲主，強化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用圈村辦法進行大編鄉，肅清內部「不穩分子」，掠奪糧食物資，用一切辦法鞏固其佔領，強化其

統治。對「準治安區」，以「蠶食」爲主，恐怖與懷柔兼施，強迫居民「接頭」，「維持」，或製造「無人區」；並在這些地區廣修封鎖溝與碉樓，防止我軍深入活動。對「非治安區」，則以「掃蕩」爲主，實行極其野蠻殘忍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企圖以此在我解放區人民中製造嚴重的物質困難與失敗情緒。在戰術上，則有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輾轉抉剔」等。而「清鄉」、「蠶食」、與「掃蕩」，三者又密切相配合，總的目的是要摧毀我解放區，消滅我軍，以便「確掌華北」。

在抗戰第四、第五兩週年中，敵人僅對我華北解放區的「掃蕩」，千人以上的達一七四次，較前兩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達八三三、九〇〇人，較前增加一倍。「掃蕩」的性質也愈來愈兇，有所謂「毀滅掃蕩」，「搶糧掃蕩」等，時間有延長到三個月的。在「掃蕩」中，獸兵鐵蹄所至，人畜、財物、房產一掃而光，無一倖免。許多村莊，都變成廢墟。殺人之慘，較之吃人生番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時，「囚籠政策」仍繼續強化，公路碉堡大增。一九四二年十月，敵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誇耀地說：「華北碉堡已新築成七千七百餘個，遮斷壕也修成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長，實爲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里長城的六倍，地球外圍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鉅，奴役民衆之苦，是駭人聽聞的。所有這些堡壘、路溝，都是拆老百姓房屋木料，毀老百姓的田園，強迫老百姓勞役而築成的。被拉去的老百

姓，稍有怠慢，即用皮鞭抽打，或用酷刑致死（如有放在石灰水中浸死者）。

友軍方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各省的兵力，號稱八十萬。但他們的方針仍是「反共第一」。他們在反共中與敵人訂立「無言協定」（反共將軍李仙洲語），更有暗中與敵談判投降條件，信使往還於平津、太原、新鄉等地，大搖大擺，毫不以爲恥的。而對八路軍新四軍與抗日人民，則視爲眼中釘，千方百計反對我們，對新四軍進行了滔天罪行的「皖南事變」，爆發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閻錫山乘機派四十三軍與六十一軍襲我太岳解放區。龐炳勳則侵我太行。一九四二年李仙洲率部入魯，也是爲了反共。

敵人抓緊友軍「反共第一」的特點，採取誘降與威迫相輔而行的方針，在「和平」談判不成時，就繼之以軍事壓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敵人發動了中條山戰役，友軍旣專心反共，對敵作戰毫無準備，以致不到三天就丟掉平陸、垣曲等六縣，全軍潰散，被俘達十萬之衆。第三十師師長公秉藩，和第三、第九、十七、八〇、九三、九八軍各一部，均行投降，共計約二萬二千人。此外，這一時期，華北國民黨軍投敵者逐漸增加，較大的幾批有冀察戰區游擊總司令孫良誠率部六千人投敵，新五軍副軍長劉月崖率部三千人投敵，該軍四師的團長王天祥率部一團投敵，山東警備處長孫玉田率部三個團投敵，暫編二師師長張步雲率部八千人投敵，暫三十師師長趙雲祥率部四千投敵，山東警備第三旅旅長CC分子齊子修率部八千投敵，第六十九軍軍長畢澤宇率部三個團（約五

千人）投敵，晉軍騎一師長趙瑞，騎二師的團長楊誠，都率一部投敵。至於較小的降將，就不可勝計。其中也有不少地方武裝（保安隊等），對地方情形熟悉，爲害不淺。這時正是國民黨高唱『軍令軍紀』的時候，但對投敵叛變的將領，却無一紙討伐令，甚至並無一字貶謫。所謂『軍令軍紀』是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和國民黨軍隊『反共第一』之下，困難是增加了。敵人採取了一套新的特別毒辣的進攻辦法，我們也曾吃了一些虧。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春，華北解放區面積曾縮小了六分之一，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平原地區（如冀中冀南）處於敵我力量錯綜複雜，非常嚴重的局面。但是，在嚴重的考驗中，我們積累了不少的經驗，找到了制勝敵人的辦法。

這些辦法，可分爲三方面。

（一）在解放區

我們首先加強解放區建設，其主要工作：

第一，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首先表現在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實施。一九四一——四二年，敵後各解放區都先後成立了參議會（縣議會和村代表會早就有了），它與國民黨一黨包辦指派圈定的國民參議會有本質的區別，它是眞正的民意機關，是人民由直接、普遍、平等、無記名投票選舉的人民代表組織，它有權選舉政

府，創制法律。而共產黨則堅決限制自己的黨員在民意機關與政府機關中只佔三分之一。這種眞正民主制度的實施，保證了各階層人士眞正的團結。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更認眞教育了共產黨員如何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這個演說，起了很大作用，敵人曾認爲這是一個頂利厲的演說。

其次，澈底執行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由於這個政策的認眞執行，一方面使廣大人民的生活改善，因而抗日積極性也就提高，另一方面保證地主收到地租，因而也增加抗日的團結。這個政策的實行，是解決其他一切問題的基礎。事實證明，自一九四二年後，由於這一政策的認眞實行，就成爲使解放區嚴重局面重趨好轉的分水嶺。

第三，又實施了精兵簡政的政策，這一政策，是黨外人士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提出的，中共中央熱忱地接受了這一提議，並推行於敵後解放區。抗戰初期發展起來的龐大機構，都加精簡，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脫離生產的人員，減輕人民的負担，克服物質困難，另一方面又能更加輕快敏捷地與敵人搏鬥。精簡的結果，後方機關縮小了，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機構與戰爭情況相適合，使我們仍然極有力量對敵鬥爭。

第四，是大量培植了地方武裝和民兵。民兵（與自衛隊不同）是人民武裝的骨幹，

它的特點是旣不脫離生產，又能担任對敵作戰的任務。在各個軍區，我們建設起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位一體的軍事機構。一九四一年，縣以下的地方游擊隊和不脫離生產的民兵，差不多較前發展了一倍。在反「掃蕩」時，我們採取了「廣泛的羣衆性游擊戰爭」的方針，我們以一部主力分散與民兵相結合，日夜與敵人扭打，用地雷、手榴彈與石雷到處巧妙地殺傷敵人；同時又實行空舍清野，使敵人搶不到東西，保護了人民的利益。我們的有力部隊，則轉進到敵後之敵後，主動地造成敵人的混亂與恐慌；然後靈活集結主力，堅決消滅一股敵人，粉碎敵人的「掃蕩」。在這時期中，好多次大「掃蕩」都是被這種戰法粉碎了的。

第五，爲着打破敵人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我們開展了生產運動。這種生產運動，是在戰鬥間隙中進行的，主要是發展農業，分散建設手工業，保證生活必需品的自給。舉一個旅爲例：新四軍羅師的一個旅，在四二年春的二十天生產突擊中，共開墾了三萬二千四百一十畝荒地，種菜一百四十三畝，還植樹二萬三千餘株。五月中旬五天內完成了鋤草、插秧、種穀的計劃。在十月一號至二十號，全部秋收完成，共收穀三萬二千六百二十石四斗八升，稻草二十四萬九千多斤，包穀二萬零一百斤，芝蔴四石。這樣就部分地達到了自給，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担。在陝甘寧邊區的部隊，響應了朱總司令「屯田政策」的號召，開闢了號稱「陝北江南」的南泥灣，赤手空拳地建立了革命家務，在四二年，南泥灣的屯田部隊，已能做到全部自給，不向邊區政府領一粒米、一寸

布、一文錢。不論前方後方，八路軍新四軍不但自己生產，還經常幫助民衆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打擊敵人搶糧陰謀，掩護並幫助人民搶種搶收。有些地區，部隊還節約救災，如太行區的救災運動，上自總司令，下至每個戰士，都節約了伙食，作爲救濟災胞之用，彭副總司令連他自己的稿費也全部捐了出來。老百姓到處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此外，我們還實行了統一領導、擁政愛民、整頓三風（思想教育）等政策，使我們的隊伍步伐更整齊，保證了我們的勝利。

（二）在游擊區

針對着敵人的蠶食政策，我們展開了反蠶食鬥爭。在這方面，我們採取了充分的羣衆運動與軍事鬥爭相結合。在面對敵人點綫的正面，我們組織聯防綫，也是以正規軍、地方游擊隊、民兵三位一體的密切配合，乘敵立足未穩時，給以堅決打擊，斬斷敵人蠶食的嘴。如果敵人深入內地扎下了據點，我們就實行對敵圍困直到把敵人擠走，或集結主力拔除據點，或圍點打援，迫敵處於被動地位。在敵人點綫後面，我們以武裝深入敵佔區活動，發動敵佔區人民抗敵，推翻僞組織，使敵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在平原上，堡壘林立，活動困難，我們便創造了「黃蜂戰」，即以地道戰（坑道和掩體）、坑道爆炸（挖坑道至敵人堡壘下，以炸藥炸毀它）和地面的游擊戰結合，來保衞村

莊。

（三）在敵佔區

爲着粉碎敵人的清鄉，爭取羣衆不致僞化，維繫人心，瓦解敵僞，我們又創造了武裝工作隊。

這種武裝工作隊是軍隊、政府、人民結合的一元化的組織，也是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鬥爭形式。武工隊組織精幹，紀律嚴明，每個隊員都是戰鬥員、宣傳員、組織工作者。他們越過敵人的封鎖溝牆、據點、公路，深入到敵人的格子網內，進行活動。他們在敵佔區裏，分合自如，行蹤不定，敵人找他們不到，老百姓却常常會見他們。他們與敵人進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種鬥爭，主要是爲了保衛人民利益而奮鬥，反對漢奸特務及日本侵略者。

武工隊在敵佔區的經常工作，是發動與組織人民，展開對敵政治攻勢。如經常包圍敵人碉堡，向敵僞喊話，上夜課，或利用機會由日本解放聯盟盟員用電話向日軍通話，佔領敵人的會場，揭破敵人欺騙宣傳，將我軍及盟國勝利消息散佈到淪陷區的老百姓中間去，訪問僞軍家屬，進行對僞軍政治工作，打擊敵憲兵隊、特務隊和死心塌地魚肉民衆的漢奸，必要時將他們就地解決或俘虜過來，使這些壞蛋不敢隨便下鄉敲詐勒索；摧毀僞政權，僞情報網，解散僞合作社，使敵人失去統制、奴役和掠奪人民的爪牙；反

對敵人抓丁搶糧，截擊搶糧敵偽，解救壯丁，保護糧食等等。

由於我武工隊進出敵後之敵後，逐漸解放了許多村莊，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敵佔區變為游擊區以至游擊根據地，使敵人「治安強化運動」破產，「治安區」永遠不安，使敵人一切吸吮物資、徵兵南下的計劃均成泡影。如敵人在一九四二年擬在華北徵糧二千萬石，結果所得不過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勢下，日軍士氣逐漸下落，一有調往太平洋的風聲，士兵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拉，死拉」的。山西、河北、山東各地，都一再出現日軍集體自殺或失踪事件，石家莊、安陽等地還發生過日兵暴動事件。抗戰第四、第五兩週年，我俘獲偽軍三三、二六九人，反正的有九、四八四人，被我打散解放的偽自衛團與被徵壯丁，則不計其數。無怪乎敵酋和漢奸頭子王揖唐都叫苦連天，說什麼「華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無法實現」了。

我們採取了以上種種辦法，這些辦法是互相聯系，互相結合，就粉碎了敵人「掃蕩」、「蠶食」、「清鄉」的毒計，使其摧毀與縮小我解放區的計劃失敗。由於我們在實踐中創造了一整套對付敵人的辦法，我們終於在極端困難中站穩了腳，贏得了勝利，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在下面，我們把新四軍如何從危境中走上新階段，華北幾處反「掃蕩」的極為殘酷的情形，新四軍反「掃蕩」反「清鄉」的情形，華南游擊隊活動的情形，分別談一談。

二　皖南事變與新四軍發展的新階段

皖南事變眞相

汪精衛投敵後，國內反共反民主的逆流瀰漫全國。一九四〇年國民黨反動派會企圖消滅新四軍蘇北主力未遂，於是佈置更大的陰謀。他們完全抹煞新四軍堅持長江以南游擊戰爭的戰績，完全抹煞當地民衆和新四軍血肉相關的關係，以急如星火的命令，命新四軍限期北移。

中共中央，會洞鑒這種反共投降的暗流的高漲，一方面發動百團大戰，以偉大的勝利來粉碎投降派的『理論』，堅定全國人民抗戰信心；另一方面又主動向國民黨提出調整國共關係的和平方案。經中共方面的讓步，雙方成立協議，遂令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國民黨對這一協議表示滿意。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葉挺軍長接到北移命令後，於十二月初就親向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處面商北移路綫。經顧祝同同意，由皖南動身，經過蘇南渡江，移往江北。葉軍長司部，先令新四軍皖南部隊的輜重、行李、後勤人員計千餘人，首批經指定路綫北移，沿途無阻，抵達蘇南。葉軍長隨即率軍部教導團、及三支隊，一行計九千餘人，

循首批北移的路綫，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由皖南涇縣的雲嶺起程，次日到茂林地區。

一到茂林，就遭遇國民黨七個師的大軍的伏擊。在叢山四繞、斷崖絕壁的狹窄地區，變起倉猝，我軍初無防備，倉促被迫自衛。一月六、七、八三天，曾將國民黨軍隊打退，但到了十號以後，由於沒有糧食，全軍四天未沾水米，已呈險狀。葉軍長致書對方的前敵指揮官上官雲相（他與葉軍長曾是保定軍官學校幼年同學），責其背信棄義，望以抗戰爲重，不宜自相殘殺。如能允許新四軍繼續通過，則葉軍長本人願親往上官總部協議，以解決糾紛。上官得信後，就回信同意，歡迎前往面商。葉軍長就慨然前往，同行者有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長林植夫，政治部祕書黃誠，一部官佐和少數衛隊。不料十三日到上官處時，上官一面背約將葉軍長及其隨從扣留，一面令大軍猛攻，遂於一月十四日夜，完全殲滅了被圍的新四軍部隊。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同志及許多重要幹部也慘遭毒手。在那樣環境下突圍的僅千餘人而已。

從這次反共軍的部隊看，有的先期遠從宣城調來，有的從蘇南溧陽、溧水、高淳調來，有的從浙江金華、開化之綫調來：其路程有遠至八百里的，要從各處集中非有一個月佈置時間不可。事實證明，發命令的人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命令新四軍北移之時，同時也就是上述參戰部隊開進之時。到十二月，葉軍長赴顧祝同處接洽的時候，對方誘殲新四軍的罪惡計劃已全部告成了。所以，當新四軍開動的次日，就全部被圍。當兩軍相

持之際，上官雲相又陰謀誘捕葉軍長。反動派陰謀家們，對這次誘殲抗戰部隊的計劃，是蓄意已久，並且從上至下，佈置極其週密的。他們先放新四軍的輜重行李通過，以便誘致軍部及主力通過，而將他們一網打盡。反動派對日本人打仗，從來沒有打過這樣佈置週密的仗！新四軍與葉軍長的錯誤，在於過份信任國民黨反動派。並忠實執行其命令，否則就不致於慘遭暗算！

新四軍皖南部隊被殲以後，主持這次「大計」的蔣介石，就於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的番號，於一月二十八日在重慶紀念週上宣佈新四軍事件，吹起什麼「軍令」、「軍紀」的法螺，以期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事實上，違反軍紀的正是下令圍殲新四軍的人，而不是執行北移命令的新四軍！蔣介石並宣稱，要組織法庭審判葉軍長，然而這種「風波亭」式的所謂審判，終於沒有敢於舉行。很顯然的，真正的審判如果要舉行，被審判者將是無恥狠毒的國民黨陰謀家們，葉軍長將變成審判官，向全世界宣佈這一批真正罪犯的罪狀。

除葉軍長外，還有很多被俘將士，有的已瘦死獄中，有的還被關在人間地獄的集中營裏渡着暗無天日的日子。據從集中營中逃脫出來的同志目睹：年老的團參謀王槐生同志，作戰負傷，國民黨竟唆使醫生割斷血管，血盡而死。青年的科長陳惠同志，彈中頭部，國民黨五二師師長不但不予醫治，反而親自撕大傷口，使他狂呼而死。女同志周琳，遭受禽獸不如的國民黨軍官十餘人強姦後，一個營長又逼她作太太，否則以活埋相

威脅。她拒絕了這種無恥狂妄的要求。後來雖被救亡團體設法救出，但因受摧殘過重，竟慘死於江西上饒中心醫院。這不過是國民黨虐殺和污辱新四軍將士的一二例子而已。其餘被酷刑毒打和長期磨難致死或致成殘廢者，還不計其數。

這就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軍紀軍令」的具體表現之一。嗚呼「軍紀」，嗚呼「軍令」！

事變的結果

皖南事變後，除反動派自身得意洋洋以外，首先稱快者當然是日寇和漢奸。同盟社曾大爲激賞，說：「蔣介石盲目抗戰數年，只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好事！」同時，敵人竟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爲口號，大舉向新四軍地區「掃蕩」。國民黨反動派也命令湯恩伯率大軍二十餘萬，東進夾擊新四軍。

當時新四軍處境是多麼危險！

中共中央在事變爆發後就發表談話，向當局及全國人民呼籲，仍然希望反共派的覺悟，希望採取比較公允的善後辦法。但反共派充耳不聞，繼續倒行逆施。爲着應付鉅變，中共中央便任命陳毅爲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同志爲政治委員，重新組織軍部，領導全軍。新的軍部於一月二十九日成立於蘇北。

這時，新四軍雖在事變中被殲近萬，還有九萬人分佈在大江南北和武漢、南京、上

海、徐州、開封、蚌埠、安慶的外圍，他們在新的軍部領導下，改編爲七個正規師，仍然堅持堅決抗戰。他們在皖南事變時，雖義憤塡膺，憤激莫名，但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爲大局着想，以最大忍耐挽救危局，未採取任何報復和擴大事態的部署。新四軍就是以這種方針和態度克服了嚴重的反共投降危機。以下是代理軍長陳毅同志對克服當時危機的經驗談：

「如果問：新四軍今天從皖變以來的危急中擺脫，有什麽寶貴經驗？那我們正面的回答：最大的一點，就是於最緊急的關頭，能以自己的堅持抗戰的團結精神回答對方分裂投降行爲，絕不因別人的反共分裂行爲，動搖自己對外抗戰對內團結的方針。同時爲了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則大義所在，自難忍讓，絕不偸安苟且，同流合汚，因此對一切破壞抗戰的行爲，均採取堅決而嚴肅的鬥爭手段。我們實際的經驗指出：必要的自衞鬥爭，是達到堅持抗戰，達到鞏固團結的不可欠缺的措施；過度容忍讓步，只能助長投降勢力的發展，必至使抗戰失敗。同時我們又絕不過分苛求，寧委曲以求全，隱惡而揚善，責己也重，責人也輕。這是我們皖變中的經驗，並以貢獻於全國抗戰的軍民。我們此種臨危不亂的團結精神，雖然付出了鉅大犧牲和流血的代價，但最終克服了反共投降的危險，保證了抗戰大業的仍然繼續。」（陳毅：「四年抗戰與新四軍現狀」）

正因為新四軍有正確的方針，又有廣大人民的擁護，所以皖變後不但沒有被消滅，沒有被削弱，而且更加堅強了，走上了發展的新階段。這不能不是大大地出乎國內反動派及敵寇漢奸的意料之外的。」

走上了發展的新階段

如果說，新四軍過去還僅做到模範的游擊兵團的程度，那末，在皖南事變以後，却迅速地走上了正規化大兵團的階段了。

當時各師的陣容和活動地區如下：

第一師，原由蘇北指揮部、第一、第二支隊和管（文蔚）葉（飛）縱隊改編而成，師長粟裕同志，該部活動於江蘇中部的蘇中解放區。

第二師，由江北指揮部、第四、第五支隊和當地的游擊部隊改編而成，師長由張雲逸同志兼任（後由副師長羅炳輝同志升任），該部活動於安徽東部和江蘇一部的淮南解放區。

第三師，由八路軍南下五縱隊，張、韋支隊，彭、宋支隊改編而成，師長黃克誠同志，該部活動於江蘇北部的蘇北解放區。

第四師，由在豫東發展起來人民武裝——新四軍××支隊改編而成，師長彭雪楓同志，該部原活動於隴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以西，黃河以東的地區，皖南事變

後，爲着避免與國民黨李仙洲、王仲廉部的磨擦，曾一度退入了津浦路以東和運河以西的地區，建立起了淮北解放區。

第五師，是由鄂豫邊的人民武裝，新四軍鄂豫邊挺進縱隊改編而成，師長爲李先念同志，該部活動於河南南部、湖北東部及中部、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湖南東北部的鄂贛湘皖解放區。

第六師，由蘇南指揮部、新二支隊、江南抗日人民自衞軍改編而成，師長譚震霖同志，該部活動於江蘇南部和安徽一部的蘇南解放區。

第七師，由皖南突圍部隊爲骨幹，加上江北游擊縱隊和江南渡江部隊各一部改編而成，師長張鼎丞同志（後由譚希霖同志担任），該部活動於皖中解放區。

此外，在浙東沿海淪陷區，從一九四一年起，即有我們的游擊支隊，一九四二年六月浙贛戰役後，我軍收復了浙東廣大地區，成立了江浙抗日游擊聯合指揮部，以何克希同志爲指揮，建立起了浙東解放區。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發展之速，只舉第七師爲例就可以說明。第七師，主要是由事變中突圍而出的少數部隊和幹部爲基幹而編成的，從皖南突圍出來的，有兩支部隊，一支由傅秋濤同志率領，經過難以想像的困難，突破了國民黨冷欣部隊的嚴密封鎖，經東岸、寧口、孫家埠，而到達蘇南與該地新四軍匯合後再行渡江北上。另一支則由黃火星同志帶領，經過同樣艱難困苦，突破了南陵、繁昌等地的重重封鎖，北渡長江而與無爲

區的我軍匯合。這兩支突圍部隊，共約千人，個個都可稱爲銅筋鐵骨的勇士，編成七師後，很快就發展成爲一個正規師。

第七師一開始成立，雖處在敵頑兩面夾擊中：國民黨軍李品仙部由西向東壓迫，企圖將我軍壓到淮南路東去；日寇又利用大量僞軍、特別是劉子青部，經常向我「掃蕩」，企圖消滅它。經過一年的奮鬥，他們就以無爲、巢縣爲中心，向四面活動，向東直到含山、和縣、江浦一帶，向北越過巢湖直到合肥，向西直到桐城，開闢了桐東地區，向南越過長江，直到繁昌、銅陵、貴池一帶。一九四三年敵以萬餘人的大兵力來「掃蕩」，也被我軍擊退，更加鞏固了解放區。

七師原㊀是經過驚濤駭浪，基礎薄弱的部隊，但在戰鬥中也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至於原來就有雄厚基礎的其他各師，就不必說了。

華中新四軍八個解放區，不但在軍事建設上走上了新的階段，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上也走上了新的階段。

皖南事變後，各區成立了參議會，在民主自由空氣中，各階層人士濟濟一堂，共參國是。年青者如康有爲的曾孫女一輩，年長者如曾任江蘇省長的韓國鈞老先生一輩，都樂於攜起手來，爲人民服務。其中還有多年不問政治的長者，如安徽省渦陽縣的田豐先生，泗縣陳蔭南先生，兩老都是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後來見國事日非，豺狼當道，國民黨日益腐敗，乃回家潛居多年，直到新四軍解放了當地，二位老人才出而參

政。

在經濟建設上，除了進行普遍的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運動，及獎勵生產、發展農工、商業外，又積極為民興利。特別對水利建設成績卓著。如蘇北大海堤，國民黨當政十餘年，在和平環境下，屢欲興建並藉此斂錢而未築成的，現在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在戰時敵後環境下，倡議興修，結果在極短時間（由五月到七月）內，全工告竣。該堤將成，尚餘數里缺口時，適風雨大作，海浪直撲堤邊，一般老百姓大起恐慌，怕要功虧一簣。這時阜寧縣長宋乃德同志，親率幹部，會同民伕在風雨中連夜搶築，終於將堤合攏。堤成，海嘯大起，水位超過一九三八年大水災時（那次水災曾冲毀良田數十萬畝，有數萬人民和數十萬牲畜葬身魚腹），堤內民衆覩此情景，都額手相慶，並相率呼該堤為「宋公堤」。

所謂「宋公」的德政，不過是解放區民主政府無數建設之一而已。其他興堤築壩，興修水利的事情很多，不再枚舉。

在皖南事變後，大後方的情形是民主日蹙，言路日窄，文化人不能立脚，紛紛來到我解放區。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共產黨員，如生活書店創辦人鄒韜奮，名記者范長江等都因憤於國民黨的無理壓迫，而到達新四軍地區。蘇北的解放區，新出現了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文化新村」，雖在敵後的條件下，還盡力造成適於研究與著述的環境。有名的江淮大學、南通學院、醫科大學，相繼創辦。這些大學的教授，有許多是國內知名的科

者，原在暨南、交大、復旦，大夏等大學任教，他們率領學生一齊來到解放區。江淮大學的校長韋慤先生，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廣東教育廳長，上海市教育局長等職，是國內極有聲望的教育家。他們初抵解放區時，就感到無限興奮，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當他第一次在解放區重視祖國國旗時，不但興奮得流淚，而且使他不能再安穩地騎在馬上，弄得幾乎墜馬。

現在，他們每人都運用自己的筆桿，和槍桿結合起來，為民族為人民服務，在解放區愉快而辛勤地工作着。

根據一九四一年夏天的統計，華中解放區有日報二十七種，週刊、月刊和半月刊四十餘種，部隊報紙四十餘種，油印小報二百餘種，中小學計有四千二百餘所，學生二十餘萬人。

特別應該說明的：所有這些建設，不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而是在極端艱苦的戰鬥環境下進行，有些是在敵人的一面「掃蕩」下進行，有些是在兩面夾擊下進行的。

三　給岡村寧次以迎頭痛擊

晉察冀打碎敵人的「鐵壁」

敵人於「百團大戰」中遭慘敗，號稱日本軍閥三傑之一的岡村寧次繼多田駿任華北

方面軍總司令。他是屠殺朝鮮民衆和東北同胞的有名劊子手。

他到華北的下馬威，是立刻集中了十萬以上的大兵，首先指向我晉察冀北岳區來一次空前的大「掃蕩」。岡村組織這次大「掃蕩」，號稱「百萬大戰」，意卽要報復我們的「百團大戰」。他集中的敵軍爲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二、第一一〇等師團的精銳，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等六個混成旅團，其他還有一部分偽軍。在戰術上，採取所謂「鐵壁合圍」，「梳篦式清剿」，「馬蹄形堡壘綫」，「點鱗式包圍陣」，並使用傘兵和毒氣。

在「掃蕩」之前，敵人有週密的計劃，首先在晉東北與冀西交界處的高山嶺上，建築起一條南北五百里長的封鎖綫，並對軍區的易縣、滿城、五台、盂縣、平定、井陘、平山、行唐等地區，不斷進行小「掃蕩」。又在軍區周圍積極修築公路，建立據點，挖掘封鎖溝。……我軍區當局根據此種情況判斷，認爲敵人有對軍區進行大「掃蕩」的可能，就立卽開始反「掃蕩」的動員準備。軍區的部隊，不等敵人來攻，就主動地全面出擊，破壞敵人的交通和封鎖溝。

八月十三日，敵人在軍區周圍佈置完畢，十五日開始動作，其「掃蕩」計劃，預備在四個月內完成。

敵人分十三路出動，沿途封鎖交通，企圖將我主力合圍於長城之兩側而殲滅之。

我軍指揮部估計到在當時一開始就和敵人決戰是不利的，所以當敵人經過半個月時

間，到達我中心區時，我主力已適時地轉移到敵人的後方，我們的後方機關早已疏散隱藏，而無數游擊隊民兵困擾與阻擊敵人，使敵人除了困惑與疲勞而外，什麼也得不到。

敵人的合擊撲空後，就開始分股「清剿」。從九月初起，敵人的小股部隊，到處搜捕壯丁，燒殺搶掠。我外線部隊就在這時轉戈回擊，九日我軍襲擊軍城地區搜剿的敵人，斃敵二百餘，十二日我軍夜襲王快，又殺傷敵偽二百餘；這樣一股一股地消滅敵人，到九月下旬，各路敵人，屢次失利，漸形困頓混亂，這時我軍就集中了相當兵力，於二十六日收復阜平。這一戰打得敵人聞風喪胆，大敗而逃，我軍乘勝予以猛追。

為了配合晉察冀的反「掃蕩」戰，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出色的協同作戰。從膠東到晉西北，從晉冀魯豫邊區到大青山根據地，我軍如洶湧的浪潮一般，迎面向敵人打去。在廣大的地區裏，克復了許多名城，佔領了三四百個據點。平漢、同蒲、滄石、德石等幹綫，不時為我切斷。敵軍損兵折將，偽軍紛紛反正。這樣就縮短了敵人對北岳區的「掃蕩」時間，幫助北岳軍民迅速打退敵人。

敵人在我軍的夾擊中，其主力在九月中旬撤退，殘敵二萬仍留在軍區內部企圖掙扎。我軍除以一部留在內綫，繼續消滅敵人外，主力又跟蹤追擊到外綫，向敵人各主要據點襲擊，斷敵歸路，這時內綫敵人感到有被圍殲的危險，就在十月中旬全部退走，沿

途到處遇到埋伏，損失很大。

岡村寧次這個「百萬大戰」就這樣完結了。所謂「鐵壁」，也被打碎了。我軍區部隊與敵作戰八百多次，打死和俘虜敵偽軍八千多名，破路八百多里，還擊毀了敵人火車三列。岡村只得自認失敗，說，「肅清八路軍非短期間所能奏効。」而以「獅子撲鼠，効力不大」來解嘲。

在兩個月的反「掃蕩」戰中，有無數可歌可泣的英勇壯烈場面。有名的狼牙山五勇士，就是其中之一。

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敵人以二千五百餘圍攻狼牙山，想消滅我軍區的一團。當敵人到達時，該團以一個班扼守險要，掩護主力轉移。敵人先以數千發炮彈猛轟，繼以數度猛撲，該班至此尚有五人，他們打完了最後一粒子彈，扔出了最後一個手榴彈，就將槍摔破，他們同聲叫出：「我們是光榮的八路軍，八路軍是不當俘虜的！」於是大家跳下崖去。三名壯士落到崖底壯烈犧牲，兩名勇士掛在半崖樹枝上，帶傷脫險歸來。他們不僅完成了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而且給了敵人幾十倍的殺傷。

黃煙洞保衛戰

黃煙洞保衛戰，也是一九四一中八路軍英勇的奇蹟之一。岡村寧次企圖以優勢兵力，來收拾我軍後方的一個修械所，又遭遇到我軍驚人的英勇的抗擊而被打得頭破血

流。

黃煙洞處於遼縣、黎城兩縣交界處，該處有我軍的一個修械所，可以修理槍械製造手榴彈。這個所設在險要的山隘，有防禦工事，總部特務團一部担任警衛。敵人於十一月十日，突然以三十六師團主力五千餘人的龐大兵力，配合第四、第九混成旅團一部，分數路以包圍形勢向黃煙洞圍攻。我守軍連該所員工合計不滿一千，在敵人大炮猛轟下，在毒氣彌漫下，雖經敵密集隊形的猛衝，仍屹立不動，一直與敵人血戰八晝夜，才奉命轉移。敵人死傷千餘，消耗彈藥無算，才得踏進黃煙洞，但因到處埋有地雷，使敵寸步難行。加以我外圍部隊節節迫擊，使敵坐臥不安，不到三天就倉皇逃走。半路又遇伏擊，弄得死傷枕藉，狼狽不堪。這樣以少數兵力抗擊絕對優勢的敵人，堅持八晝夜的頑強精神，實在是驚人的！

在這次保衛戰中，全體指戰員都發揮了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其中有十二個共產黨員，扼守一個斷崖，在冰天雪地中和數百敵人血戰三晝夜敵人死傷二百多。第一天，曾打退了敵人十二次衝鋒。直到最後一天，形勢萬分緊急了，敵人佔領了斷崖後面的陣地，把他們團團圍住，以密集炮火轟擊，這時他們已傷亡過半，只剩了四五個人，每個人都已中彈，但還是堅持下去。戰士晁成，是唯一凱旋的英雄，直到敵人完全佔領背後陣地，才奉命退出戰鬥。

傳奇似的英勇事蹟，也出現在水腰山的戰鬥中。在那裏，一個班的戰士，和敵人苦

戰九天，才奉令回部隊，其中三個勇士——排長王振喜、戰士韓立合、李如坤——還堅持戰鬥一晝夜，殺敵七十餘人，最後陷入重圍，敵人打來兩顆燃燒彈，不幸在熊熊烈火中殉國。機槍射手師二保，敵人以三門鋼炮對付他一挺機關槍，炮火一響，他便抱着機槍隱蔽起來，少數敵人衝上來，他用步槍打，大隊敵人衝上來，他端起機槍掃射。敵人三次衝鋒中，六十多個死在師二保的槍下。後來他負傷仍不離陣地，又和敵人堅持數小時，才揹了一個負傷同志退了回來。

由於黃煙洞數百健兒充分發揚了八路軍的堅毅頑強，不但創造了光輝的保衛戰，而且在敵我傷亡對比上——敵死傷千餘，我僅百餘，——也造成了抗戰以來的新紀錄。

爲着掩蓋岡村的慘敗，敵人只得假造公報。據東京廣播所公佈：我軍傷亡數目（二千餘），比我在該處守軍多二倍，並稱：「完全佔領第十八集團軍在晉冀豫的中心根據地……」可是今天的晉冀豫根據地，八路軍堅持到現在，又已經幾個年頭了。由此可見敵人造謠之無恥與無聊了。

四　平原上展開「掃蕩」與反「掃蕩」血戰

一九四二年是敵後形勢更趨嚴重的一年。

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爲着要把華北變成「大東亞聖戰

的兵站基地」，就不惜用更大的力量來加強對華北的鎮壓，並加緊人力物力財力的搜刮。

從四二年三月開始，日寇又大舉向我華北各解放區「掃蕩」，「掃蕩」的方法，也較四一年爲殘酷。假如在四一年「無人區」和「併村」的辦法還沒有認眞實行的話，那末在四二年就認眞實行起來了。假如四一年的「掃蕩」主要的在於交通要道及其兩側地區的話，那末四二年就普遍到窮鄉僻壤，進行反復的「清剿」了。假如過去敵人使用毒氣還限於在戰鬥中的話，那末，四二年後，敵人却進而對民衆放毒，並散佈鼠疫病菌了。假如過去敵人提出的「治安強化運動」、「三光政策」、「總力戰」等還在開始採取的話，那末，四二年以後便更加徹底的執行了。總之，日寇凡能想得到可以摧毀、破壞、縮小我根據地和毀滅我軍民的辦法，它都盡量的採用了。

在四二年一年對華北的七十五次「掃蕩」中，尤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掃蕩」爲最殘酷。

日寇一向對冀中就稱爲八路軍的衣糧庫，在太平洋戰爭後，更對冀中垂涎，想攫爲囊中物。差不多經過了一年的偵察情報，準備戰役「大清剿」。在大清河以北，以及保定、饒陽一帶，普遍建立點綫溝堡，逐步蠶食。四月間，敵人就集中三個師團及兩個旅團的兵力，從五月一日開始進行「全面掃蕩」，以兩個月爲期，在八千個村莊，六萬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佈一千五百個據點。一萬里網狀的公路上，經常使用七百輛巡邏汽

車。敵酋岡村寧次親自乘飛機往返指揮，用所謂「縱橫合擊」、「對角清剿」的辦法，或故留空隙作爲釣餌，企圖用「張網捕魚」的毒計，一鼓殲滅我主力。

我軍對敵人的毒計怎樣對付呢？

我冀中部隊，在呂正操將軍領導下，對敵情有正確的估計：所以當敵人合擊時，及早就跳到敵人的腹地、鐵路綫和大城市附近去，實行突然襲擊，使敵人倉皇後撤援救。戰役後期，敵人進入整個全面的「掃蕩」時，我主力卽向戰略的外圍大轉移，一部留當地堅持，分散成排連活動，配合地方游擊隊，依靠民兵，創造了「三擊」（迎擊、側擊、尾擊）和「三速」（速戰、速決、速撤）的火力急襲戰術，曾使深入深澤的敵人，在十幾天內，被殲千餘，不敢出擾。

敵人這次「掃蕩」中的殘暴行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老百姓被殺戮、傷害或被抓走的，達五萬餘人之多，使廣大平原地區「無村不帶孝，到處聞哭聲！」這種慘狀，只會增加我解放區人民的民族仇恨，敵人雖用極殘酷手段，威迫老弱婦孺吐露我軍祕密，民衆們大義凜然，寧死不屈。普遍的羣衆爆炸運動和地道游擊戰，更使敵人隨時感到死亡的威脅。

在兩個多月空前激烈的反「掃蕩」反「清剿」鬥爭中，我軍在極端險惡環境下，仍然創造了許多驚天動地的戰績。如五月十三日，我們兩個連埋伏在無極城外八里的小呂，敵人加道大隊長帶領五百騎步兵，保護正定僞道尹和所屬八個僞縣長組成的視察

圍，到這一帶「確保區」來視察，結果落入我們的埋伏網裏，偽道尹當場送命，加道大隊長負傷，騎兵中隊長和一百八十多敵兵及六十多匹洋馬，也被打死在麥地裏。在四十五分鐘內戰鬥結束，我軍無一傷亡。又如六月四日，還是我們這些連隊，在無極西北的里貴子，堅決打擊敵人的圍攻，敵人約有兵力五百餘，附野炮一門，鋼炮一門，迫擊炮一門，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八挺，擲彈筒八個，從四面圍住村莊，從上午十一時打起，敵人在大炮掩護下，逐漸縮小包圍圈，並從村的東口衝進八次，從東北口衝了十來次，都被打退。敵人惱羞成怒，便在東南、西南、三處施放毒氣，我軍因有防毒準備，毒氣失去效用。敵見此計不逞，又陸續增援，於天黑時有二百多人衝進村西南邊沿，並且上了房頂。我們的戰士堅守每一個屋頂，接着敵用火攻，大火衝天，我軍堅守村南北街的陣地，敵人不敢再進。到午夜十一時，我軍即突圍撤出，敵人還不知道，仍繼續向南北街亂放槍炮；一直到天明才停。在整天十二小時的戰鬥中，打死敵人小隊長兩名，敵共死傷二百多。

六月九日宋莊之戰，我軍兩個連擊破敵人二千五百人的進攻，打死敵坂本旅團長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我軍傷亡僅七十三人，戰鬥從白天到黑夜，堅持了十四個鐘頭，最後勝利突圍而出。

下面就是這次模範戰鬥的經過：

隊伍開到宋莊

六月八號午夜十二時，我們這兩個連，在七級村外沉黑的廣場上吃着早飯。不久便出發了，經過幾里地的行軍，隊伍轉移到深澤東北十五里的宋莊。這時天剛明，是六月九號了。

打仗，隨時隨地都會到來，我們的戰鬥準備是經常的。每個人都帶了幾個手榴彈，密密的掛滿着一腰圍。到了宿營地，第一個任務就是做工事。我們的口號是：「誰多挖一鋤頭，誰就少挨一炸彈皮！」因此，不管如何疲勞，人們總是首先馬上挖工事。在宋莊周圍，從村外到村裏，一共做了四道工事。

宋莊是一座有四百多戶人家的中等村落，分爲南北兩部，兩者相距約三十米達。我們兩個連住在村北，還有兩小隊的民兵游擊隊也住在一起。在村的南部，住有×旅一個臨時組成的混合連，——實際上只是半個連的兵力，六十八個人。

隊伍從七級的轉移，是因爲有許多顯著的徵象，說明敵人將向七級一帶合擊。因此，我們主動的跳出他的圈套進至靠近敵方的地區，從側後打擊敵人。到達宋莊後，周圍的情況已經異常緊張，四外密密層層的敵據點，都控制着相當大的兵力，而且已有出動的模樣。估計我們難於平靜的度過這個白天，免不了會有戰鬥，而且戰鬥一打開，就必須堅持到天黑。因此隊伍進村不久，卽動員老百姓出村。只有一對青年男女和一個中

年騎子自己定要留在村裏。此外，還有八頭黑色的山羊，用鐵鍊鎖在羊欄裏。

完成了充分的作戰準備，我們的部隊便休息了，可是那有時間來休息呵，戰鬥就在面前等候着。

坂本旅團長之死

幾天以前，在宋莊東南的白莊曾打了一個激烈的戰鬥，結果敵人吃了不小的虧，死傷約計四百人，還打死他一個晉籐聯隊長。就任不久的冀渤特區司令官，坂本旅團長，他對白莊戰鬥的慘敗感到很大的傷心。他是一個勇於負責的將軍，因此，雖然在六月九號早上，他在西固羅開了一個忙碌的會，却打定主意還要親自去白莊一行，追究那次戰鬥致敗的地理上的原因。

九點左右，坂本旅團長帶着一個由三個日本人所組成的參觀團，由宋莊北面的冶莊頭出發了。從冶莊頭去白莊，須得經過宋莊的東邊。敵人沒有知道在自己的鼻樑上就隱藏着八路軍，在他們心裏，這裏也是屬於所謂「碉堡區」的。

旅團長出巡，儀仗是十分煊赫，前面是三十幾個手執軍刀威武的騎兵，後面是兩個中隊約三百多人的步兵衛戍隊。他看不見我們，我們呢？當他們一出冶莊頭的時候，担任警戒的戰士，就已經作過「北面發生敵情」的報告。因之每個指戰員槍彈都已上膛，取着瞄準待放的姿態了。

九點一刻，坂本旅團長的大駕，到了宋莊東北離我們陣地前沿約卅米遠的地方。我們發覺了這是「皇軍」的高級官員，便在指揮員的命令下，一致開火了，說時遲，那時快，我們一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馬上同時集中火力，瞄準自己的目標射擊。擲彈筒打得特別準，一顆炸彈落在坂本旅團長跟前，便把他的腦殼炸碎了。他的騎兵隨從和參觀團的武士們，也在我們強烈的火力下消滅了。

這邊的槍聲一響，走到村北的三百名衛隊，立時就分兩路從東、北兩面猛撲我們的陣地，這是一支不同凡響的精悍的衛隊呵，他們的鋼盔、制服全是新的，武器裝備也全是新的。戰鬥精神也頗頑強，他們以班為單位，端着輕機槍舉行集團衝鋒，可是一衝近我們第一道陣地跟前就被手榴彈打垮了。這些武士道們，一班完了一班又上來。在末末了，這群旅團長優秀的衛隊，至多只剩下五十餘人。一支筆不能同時寫幾方面的事情，當我們的戰士跟衛隊群舉行激烈戰鬥的時候，附近各據點的敵人已陸續增援上來。宋莊東、西、北三面都有槍炮聲，都有敵人的衝鋒和我們手榴彈的炸響。

戰鬥已經如此兇猛的展開，東南面的深澤、高廟、大執要一綫也有敵人的重兵封鎖，一打就走是完全不可能呵。我們堅強的指揮員，一切都了然於胸，決心是敏捷而堅定，部署是沉着而周密的，我們決定在第一、二兩道工事周旋八小時，第三道工事堅持到天黑。這就說，不管敵人的兵力將達到如何強大的強度，我們這兩個連，是必須頑強的堅韌的進行一整天的村落戰。但我們是進行游擊戰爭，對於村莊的堅持，只是為了

把它作爲戰鬥上的憑依，以便於達到一個這樣的戰略目的——都是在消滅敵人中來保存自己。因此我們的指揮藝術和戰術動作，是主動而機靈的。

二、兩種射擊

起先，我們依據着村外菜園土牆邊的第一道工事，殺傷猛撲而來的敵人。敵人幾次的衝鋒都壓下去了。

敵人衝鋒，是「呀！呀！」的狂號，我們的戰士默不做聲的予以迎擊，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一點也不亂打，敵人一進入我火力圈內，便猛投手榴彈，大大發揚了近戰火器的威力。子彈是寶貴的，我們的口號是：「誰能節省子彈，誰就能堅持到勝利！」戰士們都奉守着這個信條，不瞄準便不射擊。

在東邊，我們一連七班長李清齋同志，這個特等射手，他在土牆下用跪射的姿勢接連的打了七槍，由北往南運動着的敵人，不多不少的被他放倒了七個。可是他興奮得忘記了敵人正用狂蜂一樣的槍彈對付他，他立起來招呼隣近的同志說：「瞧，我要再來一個！」頭部暴露，不幸，法西斯的槍彈奪去了他勇敢的生命。

在村西崩台上，發現敵人安起一架電台，同時有三挺輕機槍在那邊掃射。二連副連長廖治國同志，當其中一挺機槍的射手和彈藥手正在接運子彈的時候，他選擇這個機會打了一槍，一下把兩個敵人都打翻了。這架機關槍也就停止叫囂。

二連機槍射手邊廷傑同志，這個漢陽兵工廠幹了九年的技術工人，他用一梭子子彈，打死了二十七個敵人。後來爲了節省子彈他讓機關槍休息着，却拿起步槍跟敵人戰鬥。他兩槍打倒了四個敵人，第三槍打空了他就不再放，提起了自已的手榴彈。

敵人的衝鋒是繼續着的。在一門三八野炮和兩挺九二式重機槍的掩護下，一羣敵人，每十個端着一架輕機槍向着我們村的東口衝鋒。衝鋒的武士道們，離我們已經不很遠了，我們的手榴彈正準備着拉火，可是敵人掩護衝鋒的炮彈直飛過來，却落在衝鋒者的人羣中，炸了。接着又是一炮，兩炮，全落在這一帶。三個炮彈替我們省下了一些手榴彈，敵人總倒了三十幾個，不得已回去算賬去了。

敵人把機關槍、步槍扔在死屍的旁邊，離菜園牆外也不過丈多遠。可是我們不能出去拿，因爲敵人的火力很強烈。但敵人也不敢過來取，因爲我們的手榴彈也是怪厲害的，通訊員魯文才同志，他用一根長竿伸出去，機關槍倒沒有撈到，却把兩支三八式鈎過來了。

最險惡的兩小時

戰鬥繼續進行。

我們的部隊堅守宋莊村，不僅打垮了坂本的衞隊以及附近各小據點出來的敵人，而且打了深澤、無極、定縣、饒陽、舊城、安平遠近各大據點增援來的敵人。綜計敵人參

加宋莊一戰的兵力，不下二千五百人。他們用了各種口徑的大炮五、六門，擲彈筒三、四十個和衆多的輕重機槍及瓦斯筒，炮烟飛繞着村莊。

十二點的時候，宋莊南面我們那個混合連也跟敵人打上了。這六十八個指戰員，差不多打完了僅有的一點子彈，苦戰了三小時，在下午三點，他們突圍出來了。這以後，戰鬥是圍繞着村莊北部進行，情勢是很嚴重的。

三點至五點，是敵人最瘋狂的兩小時，它的突擊兵力最大，火力最猛，衝鋒最兇，也就是這個時候。敵人舉行總攻，我們第一、二兩道工事，差不多全被炮火毀平，個個獨當一面的戰士，這時按照計劃完全退到了第三道防綫，在村邊房角工事裏，戰鬥已經堅持了八小時以上了。

總支書記來回的走着，他向戰士喊：「誰能沉着應戰，誰就能堅持到底！」「誰能去危險地方，誰就能得到安全！」

這些鼓動口號都起了實際的作用。

民兵同志們防堵着西南角，敵人不斷朝這個地方射擊。戰鬥的場面是如此兇猛，民兵們直嚷着要三八大蓋。於是二連五班長陳文如同志跑過去，把自己的槍交給他們，並說道：「我跟你們在一起打！」而民兵也都沉着不慌了。

二連四班的戰士們，差不多傷亡了大半，可是班長張文生同志，單獨堅守了一個房角與三方面的敵人作戰。打了兩個鐘頭，他用手榴彈擊退了敵人的進攻，戰士王子仁同

志，臥倒在街上一座廁所旁邊射擊着，突然一顆炮彈飛過來把廁所完全打翻。他從土堆裏爬起來，依然堅持自己的崗位。

這都是隨便舉的幾個例子呵。

後來，村西南角被敵衝進，有十五個敵人帶着一架輕機槍上了房，二連副連長廖治國同志急了，領着一個民兵通訊員，悄悄跑進這個院裏，他們每人手裏握住兩個手榴彈，同時往房上擲去，把那爬上房的敵人全打掉了，但敵人繼續上房，他是決心要站住個最初的立脚據點，而我們也加上兩個民兵前來繼續投彈，敵人連上三次，我們連打三次。四個人打了四十幾個手榴彈，敵人在房頂上傷亡便有四十多名。

新戰士趙端生同志，在西南的房一處朝房頂上打手榴彈，他打死了兩個敵人，自己也受了傷。

戰鬥更加緊張劇烈，而天是快黑了。我們又適時提出這樣的口號：「再堅持半點鐘，我們的天下已經來了！」「再熬過半點鐘我們完全勝利！」

在一連二連的接合部，村的東南角上，敵人拚死連續四次衝鋒都沒衝上，碎身和重傷的動物擺了滿地，我們眼見敵人一個小隊長完全失去了再衝的勇氣和信心，他的遲疑不前，被他的上級指揮官在陣前槍決了。

天黑以前，敵人舉行的衝鋒不下三十次，可是衝進街打出街，衝進村打出村。我們的戰士，在指揮員機動靈妙的指揮下，發揮了充分的火力，粉碎敵人一切攻擊的計劃。

敵人曾一度施放噴嚏性的毒氣。但我們事前有備，沒有遭受絲毫損害。敵人眞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啊！

我們的天下

夏天的黑夜，遲遲降臨，近九點時，夜幕終於完全拉下來了。這時候，敵人的傷亡已經過半，一天惡戰，到現在面對着可怖的屍場的暗夜，不得不停止了進攻。但是疲倦極了的殘餘敵人，仍然封鎖包圍着村莊。它在零散的槍聲中雜以濃密的鞭爆，藉以迷惑我們，同時並在村外道溝旁邊點起來了一堆堆大柴火，這樣來防止我們不意的突擊。

敵人還企圖能夠把我們圍住，等待他期望的新的援兵到來，爲他們的旅團長和橫躺豎臥的死鬼們找什麼補償，可是現在我們的天下已經來了。

一連二排向東北角突進，走到道溝旁邊，敵人還沒發覺。因爲他們守在火光後面，反而看不清前方。而精疲力盡的武士們，一大部分在死屍旁邊沉沉的睡覺了。我們的戰士從死屍身上踏過，也從睡了的敵人身上踏過。「嗯……嗯……」敵人在地上發出夢囈似的叫喚。戰士楊連寶同志，他好奇的去摸一個躺着的敵人到底是死的還是活的，却被他咬了一口。當敵人的哨兵開槍後，我們便投了幾顆手榴彈，扔在敵人躺着的地方。接着我們便跟敵人拚起兇惡的刺刀，有的戰士把刺刀都刺彎了，就用槍托去打，勇敢的賈滿圈同志，曾使槍托打裂了一個敵人的腦殼。

一連戰士吳吉彬同志，在突圍當中用刺刀殺死敵人的機槍射手，奪了一挺歪把子出來。還有一個戰士却在敵人睡着的地方揹出一架機關槍。昏迷的敵人被我們一衝便慌亂了。有一個突然驚醒的敵人，竟跟着我們突圍的部隊跑，後來我們發覺了這頂鋼盔，吓得他直往回逃，結果被我們打死了。

我們的部隊，就這樣突了出來。有的是靜悄悄的突出，有的是拚刺刀衝出來的。在突圍當中，我們有十四個同志受傷，九個同志陣亡。

可是敵人却不知道我們已經全部突圍走了。這也難怪，他怎會相信跟自己打了整天的對手就是這麼一點點人呢？他以為我們是一支龐大的兵團呵，因之區區兩連人突圍出去，他並不以為然。他們仍舊圍住村莊，不斷用零散的槍聲，唬着他們心理上的村中的八路軍，使得空村的深夜繼續不能安靜。

據說第二天，天一明敵人就舉行衝鋒了，他們衝進村沒有發現半個人影，十分覺得奇怪。後來一股敵人衝至圈羊的院外，武士們的叫囂，把吊住了的羊羣驚得亂跳，鐵鍊鐺鐺作響，敵人在灰朦朧中以為遇見了八路軍的伏兵，便劈劈拍拍；村外的機槍大炮也轟鳴起來。這時候，保定的敵人八百餘，已經開到增援，可是現在他們只能把八隻山羊殲滅，我們八路軍是早已游在平原的大海裏去了。

二連副連長廖治國同志，他帶着機槍射手邊廷傑向南方突圍。突出以後，他不知怎麼忽然想起在那兒還有一架輕機槍沒有帶出。「咱們返回村找槍去吧？」「行！」

於是，兩條黑影，低低的彎着腰背，飄忽的行走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陰暗地帶。黑夜蓋住了整個戰場，零落的槍聲和溝邊的火叢，反而使人感覺着更加荒涼與寂寞。幽暗朦朧中，他們摸到了村子，可是摸遍了也沒找到什麼槍，其實我們所有的武器都已分散帶走了。可是他總覺得丟了一點什麼東西似的。

他一定要心滿意足的走了才好。整天的惡戰，是使他的神經過於緊張和興奮了。應該補說一下的，這個副連長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性情却有點直爽。五天前的李貴子戰鬥，他曾被敵人的炮彈埋了一次，耳神經全震壞了。當他和記者見面的時候，他的耳朵還有點聾，要大聲說話他才聽得見。

沒有找到槍，兩個人又摸索着出村。在血肉模糊的戰地，屍體橫三倒四，幾乎到處都是，副連長在暗中邊摸邊走，把幾具死屍身上的手榴彈和子彈都解下來，掛滿了自己一懷。他還摸出一些東西，那全是浸透了血，濕濡濡的。從昨天晚上十二點吃過一次飯，他們打了一天半夜的仗，一直沒有吃東西。在摸出敵人的哨綫以後，他拿出染了血的食品讓機槍射手一同來吃，機槍射手不想吃，他便獨自個兒吃了。

在黑沉沉的道溝裏走了一陣，副連長還感覺不滿足。「老邊，咱們再去讓敵人消耗一下吧？」「行！」機槍射手贊成他這個新的主意。

兩個人重又回來，摸到敵人跟前一連放了十幾個手榴彈，口裏大聲嚷着：「村裏的同志們堅決的守呀！我們十七團、十八團都增援上來了！」

於是，敵人的機關槍、擲彈筒一股勁兒向他們這個方向打過來，亂嘈嘈的打個不停。

「痛快得很！」兩個人從心底裏笑着，便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最後，他們走了三十幾里地，天快明時，在大定村又找到了自己的隊伍。

尾聲

一切驚天動地的戰鬥，到這裏，已經宣告結束了。

現在，我們應該列出幾個數目字來表示雙方的消耗。

敵人被打死的：計有坂本旅團長一員，以下官兵六百餘名，被打傷的：有官兵三百餘名，偽軍被打死和被打傷的：有官兵二百餘名。合計敵方傷亡約一千二百餘名。

我們方面呢？陣亡三十二名，負傷四十一名，共計七十三名，其中有連級幹部四員。消耗子彈約計九百餘發，手榴彈二千一百三十餘顆。

不久敵人開了坂本旅團長的追悼會，也被迫宣佈：宋莊一戰他自己傷亡了九百六十名，而我們被殲三千。這當然很難得的，因爲他說出了接近眞實的自己的傷亡數字。但我們在宋莊却只有兩連人，既然造謠是三千，就更證明敵人受創的慘重。它愈掩

飾，就愈顯出啼笑皆非的苦相。宋莊戰鬥，雖是激烈無比，而我們的軍隊給敵人在人力、技術、特別是精神上的打擊，實在是異常巨大，坂本旅團長，新任冀渤特區的「掃蕩」司令官，是抱着多麼大的「剿滅」冀中的雄心啊！而現在却自己葬身於宋莊之野，作了悲慘的「沉默的英雄」了！「皇軍」對冀中「剿滅作戰」的「赫赫戰果」，難道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關於敵人的故事，還有幾點值得一說：

饒陽出來的敵人三百多，回去的只殘餘九十幾個。馬壘出來的敵人有一百多，回去的却只有二十八名——其中有一個中隊長幸得生還，可是他太悲哀了，自己用手槍打死了自己，有七個兵士也在向東方膜拜之後，一起上吊死了。幾個殘餘的敵人回去沒處出氣，互相埋怨，竟然自打起來，打了一個多鐘頭。

傳說參加宋莊作戰的敵主力，曾有一部分從南洋戰場調回來不久。他們嘆氣的說：「在南洋作戰也沒打過這樣苦的仗，一個村莊的爭奪，皇軍犧牲了這麼多人，眞不值得！」

最後，我要說一個關於我們方面的故事。

留在村莊裏的那個中年瞎子，在部隊突圍的時候，由我們一個偵察員把他領出去了。他眼睛看不見，耳朵却聽得見仗是打得那樣的激烈。八路軍打仗，老百姓的高興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瞎子出村，自己的脚會踩過敵人的屍首，我們的偵察員告訴了他

整天作戰的狀況，他閉住了眼睛，曾歡喜得流出眼淚。第二天，拖到了東內堡，他還見人就說八路軍打仗的情形，人們圍着他，跟他的感情一起共鳴。他激動着說：「我要做八路軍的宣傳員，我是他們救出來的。」至於留在村子裏的另一對男女，却因不聽我們的勸告，在白天跑了過去，被敵人的刺刀挑死了。

瞎子有四十多歲，他是一個算命的先生，他成天在各村流轉，到處播揚宋莊戰鬥雄壯偉烈的事蹟。

（節錄周遊：「冀中宋莊之戰」，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解放日報）

五　騎兵在艱苦戰鬥中

在大青山，雖和其他解放區同樣，要經常進行反「掃蕩」與反「清剿」的鬥爭，但是這裏却有特別的敵我鬥爭形勢。在地廣人稀的大草原上，敵人的據點却不稀，甚至相隔二十里就有一個據點。這裏地形是開闊的，飛機到處可落，汽車到處可通，騎兵更不用說了。因此，我軍時刻處在備戰狀態中。在反「掃蕩」中，我們的騎兵隊日夜不息地行軍戰鬥，曾有這樣一個營，他們半年之內沒有脫衣服睡過，曾有這樣一個政委，他領着少數部隊打游擊，一連十二天沒有下過馬。騎士們的經常口號是：「馬不離鞍，

人不離槍！」他們的機動範圍比步兵大得多了，經常轉很大圈子，夜行百餘里，今天他們在這個縣，明天又在另一個縣。

由於人口太稀，有時他們住不上房子，就在山頭露營，雖有大雨大雪，仍須連續行軍作戰，其艱苦非一般人所能意料。但不管任何困難，大青山騎兵支隊却一天天壯大起來，使敵人更感到難於應付。騎士們非常熟悉地形道路（這在沙漠地區是特別重要的），行軍不用嚮導。當大雪蔽野時，當地民衆還要迷失道路，但我們的騎士却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不會走錯過。支隊副政委張達志同志，曾經幾次騎馬從烏蘭花到晉西北的偏關，用不着一個嚮導。

下面，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大「掃蕩」的最艱苦的日子裏，騎兵支隊與敵人戰鬥的記載：

「現在，已經是第七天了。騎兵們以全力抗拒着敵人的進攻。

這是一個異常艱苦的境遇啊。這些天來，疲勞無情的催打着人們。風雨的侵蝕，更使每一個人的臉上像失去什麼似地突然瘦削下來，滿腮鬍鬚，便茸茸長起，顯得又黑又粗了。人和馬匹陷在飢渴中，人們強撐起沉重的眼皮。馬粗魯地打着喘，不時從人們手握着的韁繩中探下頭去、尋覓着青草吃，這些天來，整個的騎兵們是在槍聲的漩渦裏打着轉，在暴風雨中打着轉。很多人，連着幾個整夜沒有合一下眼，在馬匹走得稍慢的時候，沉重的頭便打起盹來，

身子在馬背上坐不穩了。

七天來，敵人以大量的絕對優勢的兵力向着這一支蒙古草原上的八路軍騎兵們進攻。反復的，不斷的，戰鬥的情況變化得很快，第一次的槍聲剛剛停歇，槍筒上的熱度還沒有退完，第二次的戰鬥便又來臨了。敵人向着他們射擊，而且要「最後殲滅」。

草原上七月的夜風已經有了涼意。山坡上的樺樹林和着風聲呼呼響起。樹根下邊，滿綴露水的野草，已經變成了騎兵們柔軟的床鋪，人們躺下來，馬匹就在周圍，睜起明亮的大眼，咀嚼着野草，像守護者似的，偶而把嘴探到主人的身上。那些睡熟的人們，一隻手纏着馬韁，一隻手緊緊的抱着槍。

繁星將要落下去的時候，人們醒來了。黎明的尖風，刺骨地吹來。指戰員抬起略帶睡意的眼睛，望着快要大亮的天光，就迅速的動作着，於是帶領着機槍班或者步槍班，爬上山峯，佔領了高地；游擊小組被派向四處山頭出動去了。戰鬥的爆發，也許就在這一分鐘以內。

包圍着騎兵們的敵人一天一天在算計，地圖上的綫條那樣明顯的指畫着，各個「掃蕩」的部隊都已進入了指定的地點。在七月初，敵人就已經把三萬兵力，趁着晴朗的天氣，用汽車和火車，裝運到這個山嶽地區裏來，沿着幾個方向，佈置了三條嚴密的封鎖綫，敵人企圖擺下這樣大的一個捕捉網來與「區

區」八路軍騎兵做游擊的賭注。敵士兵被命令着，帶着畏懼的眼光向雲霧中的××山前進。因為他們知道，在那上面將會遇着神勇的八路軍騎兵，敵人把帳棚都紮在高山頂上，他們不敢在村子裏住，他們吃過八路軍騎兵的苦頭。現在他們却又在趕築着工事。槍聲接着便在空間震盪了。

草原上恬靜的七月，就陷在騷動與混亂中。葱綠的田野裏走來了敵人的馬匹，不顧一切地在嚼嚼着結着顆粒的粮食，一大片一大片莊稼被糟蹋了。村民們從這一個村莊奔向另一個村莊。敵兵架起機關槍挨門挨戶的搜索着，穿着便衣的特務，大聲的問着「八路的有」，然後「白洋的有」，就翻箱倒篋的刼掠起來。

三

幾天的惡戰，敵人並沒有一點得手的地方。騎兵們雖然處在包圍網中，然而他們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失。雖然，敵人用飛機、用炮兵、用騎兵到處搜索着，這都像一隻餓狼到處撲空，只有更凄慘的大聲狂嗥了。

「我們不能毀滅在敵人的手裏！」騎兵們有這樣堅強的信心，而且準備了縝密的突圍計劃。騎兵們向那茫茫的平原前進了。×河在遠天邊像一條蜿蜒的銀綫，那個矗立在鐵路邊的白色塔尖，那綠的樹林，灰色的房屋，那城裏工廠冒着烟的大烟囱，騎兵們雜沓的蹄聲突然擁向鐵路綫來，驚擾了這個城市附近的一切。

「怎麼，怎麼弄得八路軍跑出山口來了!?」

鐵路上的敵警備隊氣憤憤的叫罵着。

「有鳥用，八路軍被包圍出山來了。」

於是，警備隊在鐵路綫上的敵石黑部隊不得不急急出動了。然而，在太陽還沒有落山的時候，停留在鐵路邊村莊裏的騎兵們向山上移動了。靠近山邊居住的人們用驚奇然而充滿興奮的眼光看着這支隊伍不慌不忙的移動着。人們猜測的互相詢問着。整個山地與平原，被這一支騎兵謎一樣的行動迷惑着。偵探的日本兵和漢奸，都報不出來關於這支騎兵的一點眞實情况或任何行動。

沿鐵路電話鈴頻繁的響着，無綫電到各個據點去探詢，敵人陷於惶惶不安中，有誰知道這一支神兵什麼時候就會突然殺到自己的頭上來呢!?雨又下起來了，潛伏在密林中的騎兵們依然絲毫不動；雨從樹葉滴滴流下，從人們的頭髮上流到臉上，流到身上。

在黃昏開始，一個連續十四個鐘頭的夜行軍，把敵人迷惑得不知所措了。騎兵們走上了非常陡峭的山路，夜間敵人的探照燈露出閃閃的白光來，這却給騎兵們以指路的目標。騎兵們於是繼續在完成着突圍的任務。這在敵人是難以想像的，就在兩山敵人警戒的中間，騎兵們神不知鬼不覺的穿過去了。大雨淋濕，人馬都在打着滑跌，但是他們終於踩開一條新的路，爬上了懸崖。一個輕機

槍班長，一手拉着馬，一手挾着沉重的日本式機槍，當他艱難地爬到山頂時，便輕快打一個口哨，馬上就翻轉身來，把機槍架着對準敵人的方向，然後伏在機槍的身旁。

陰雲從天上飄過，黎明前的黑暗較夜間更為濃厚。就在這黑魆魆中，全部人馬終於集合在這個荒無人烟高聳雲霄的大山上了。這裏可以俯視着山下的鐵路，可以看見冒烟飛駛的火車。在天大亮的時候，哨兵們發現了就在山的邊緣上，有敵人的騎兵和步兵搜索的蹤跡。但是，它們只繞轉在山脚下，終於沒有敢上山頂來呵。

白茫茫的晨霧籠罩着所有的一切，連人們的呼吸都感到有點困難了。騎兵們就趁着濃霧，像一股瀑布似的從山頂上飛衝下來，人馬被掩蔽着，這支騎兵又不翼而飛了。

敵人對這樣的騎兵團，只有瞪起眼睛，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因為「大日本皇軍」在「征戰」中，確是還沒有碰到過這樣一支令人不得不十分驚奇的騎兵。顯然，敵人的估計和揣測是落空了，失敗到沒有任何一點收穫。

從蒙古的草原到古老的卡城邊，敵人不止一次、十次的以三路、四路、五路的猛撲，企圖合圍這支八路軍的騎兵，但這對於它所要完成的「捕捉消滅」，沒有一點效果。

在十幾天的苦戰中，騎兵們巧妙的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在敵人的一「合圍」中僅僅損失了幾匹馬。

在十幾天的苦戰中，騎兵們的表現依然是這樣驚人：

×連曾以一個連的兵力與敵人十二輛載有大炮的汽車相周旋，爬在山頂上的老鄉看得眼都花了，不知是騎兵和汽車開玩笑，還是汽車太蠢笨了；只看見騎兵上山了，汽車却到了村底，當汽車又開足馬力衝上山去的時候，山坡上却只留下雜亂的馬蹄印，造成了裝備低劣的騎兵與摩托化的載有炮兵的汽車捉迷藏的奇蹟。

××曾來回往返七次，馳騁在平綏綫上，把敵人安排得很整齊的警備網穿鑿得七孔八洞，使得敵人不得不在鐵路旁，再縱橫交錯的又挖了三尺深五尺寬的封鎖溝，在山坡上佈置了火力交叉點。但是駐守的敵兵並沒有完成它的任務，××的尖兵會一股風撲到敵人的火力點前，嚇得六個敵人用毛氈把頭臉都緊緊蒙起來。騎兵們拿到機關槍後又一股風過去了。

××曾在××鎮的熱鬧集市前，把它的幾十個騎兵疾馳着從鎮上的木柵門外過去，在居民面前留下了鮮明的影子。

騎兵們英勇的故事，遍傳在蒙古草原的大風沙中。在敵人的眼睛裏，這支鐵騎一天比一天更堅強起來，成為敵人底可怕地損傷者。人民們却暗暗歎喜在

心頭。他們已經看出了屬於敵人的是失敗，而屬於我們的都是像朝霞一般燦爛的勝利。草原上的八路軍騎兵們，用他們的機敏勇敢，用他們一人一支槍，頑強地堅持了與敵人殘酷的戰鬥，他們迎接着每一次苦戰的來臨。他們不是被消滅在敵人的手裏，而是把敵人乾乾淨淨的在國土上消滅掉。」

六、新四軍的反「掃蕩」反「清鄉」反「蠶食」及其他

日寇對付八路軍的辦法，也施之於新四軍，「掃蕩」、「蠶食」、「清鄉」，也樣樣具備，不過在這裏也有它的特點。

皖南事變發生時，日寇曾興高采烈，但後來看到國民黨到底不能把新四軍消滅，新四軍反而更加發展，失望之餘，就自己動手來進攻新四軍了。

進攻首先開始於蘇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日，敵人集中了第十五、第十七師團各一部，獨立十二旅團全部，約萬餘人，另外加上偽軍李長江（原為韓德勤部下，後來投敵）、楊仲華兩部，約一萬五千人，共計兵力二萬五千人，企圖一舉消滅我新四軍軍部和我蘇北主力。敵人分四路合擊鹽城，後來又分兩路北犯阜寧。我指揮機關和主力一開始就及時跳出合擊圈，於外綫抄襲敵人背後，形成反包圍形勢。蘇中我軍也配合大舉向各綫猛攻擊，使佔領阜寧之敵倉皇向南撤退，這時蘇北主力就分九路猛追敵

人，收復阜寧、益林、東溝、永興、建陽、高作等地，前後苦戰三十四晝夜，經過一百三十五次以上的戰鬥，斃傷敵僞五千，反正僞軍一千，繳步槍二千餘支，輕重機槍二十餘挺，炮二門。我傷亡九百四十八。

蘇北第一次大的反『掃蕩』就此結束。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敵使用平林師團約二萬人和僞軍三萬，又向我蘇北解放區闖進，大肆進攻，結果又被擊退。

從一九四一年以後，日寇對整個新四軍各解放區，進攻日益頻繁，各地區平均每半月就有一次，多的有一星期一次。新四軍如果沒有相當大的力量，是沒有可能担負這樣繁重的戰鬥任務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一九四一年的反『掃蕩』中，新四軍處境雖然艱苦，但解放區各階層的人民，都緊緊地團結在新四軍的周圍，始終與我軍同甘苦、共患難。鹽城士紳宋澤夫先生的事蹟，就是一個動人的例子。在反『掃蕩』中，他適家居，他們那裏有一個舊的區長，想給敵人『維持』。宋先生責之以大義，說得他滿面含羞而去。宋先生便自動代理區長的職務，呈報縣政府，堅持該區的對敵鬥爭，並向敵佔區徵收救國公糧。敵人搜捕很急，他就乘小船到處游動，一夜數易停泊處。縣府知道了這種情形，恐遭不測，一再勸他暫避。他堅不肯去，並舉出新四軍的青年女同志，披星戴月出生入死堅持對敵鬥爭爲例，曾說：『青年小姑娘尙且不顧任何危險，與敵周旋，我已年老，有何畏

懼？豈能貪生怕死，不如一個小姑娘？」

不幸宋先生終爲敵所乘，被敵捕去。他被捕後堅貞如鐵，曾絕食數日，不吃「鬼飯」。縣府得悉後，就派人喬裝探視，並送去食物，他知道這是民主政府所送，才開始進食。在被囚過程中，敵僞雖歷次威迫利誘，勸他出任要職，他始終堅定不移，保持了民族氣節。

又如韓國鈞老先生，在反「掃蕩」中，也始終很堅決。一九四一年冬，敵人佔領了東台、海南以後，韓老先生就遷居鄉間，鬼子請他出來「維持」，他嚴辭拒絕。鬼子把他的住處圍困起來，他表示寧死不屈。後來鬼子監視他，他始終堅如鐵石，毫不動搖，最後病逝於隱邸。

由此兩例，可以看到解放區各階層人士如何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日寇對華中解放區的「清鄉」，是特別嚴重的，漢奸汪精衛也曾賣了很大氣力。他在南京粉墨登場後，就親自出馬，組織了一個「清鄉委員會」，他自己當主席，把國民黨向紅軍進行第五次圍攻的辦法都搬了出來，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則在南京專門組織了一個「五次圍剿戰術研究會」，以便向我新四軍進行「清鄉」。

「清鄉」的辦法是集中力量搞我們一個地區，先以強大兵力佔領，編造幾百里長的竹籬木柵，使「清鄉區」與其他區隔離。然後挨村挨戶搜查、登記、聽口音，用種種辦法想把新四軍的幹部和戰士清查出來。每天早晨要將全村老百姓集合點名，發良民

證，特別是汪記國民黨特務人員配合敵人担任這種工作。假使老百姓有反對的，就將全村屠殺，並採用人質辦法，將一村的長者捉起來，如發現該村有新四軍人員就將他殺掉。此外，還進行特務活動和欺騙宣傳，分化民衆之間及軍民之間的關係。

這種「清鄉」的辦法，最初因為我們沒有經驗，也曾吃過一些虧。如一九四一年七、八、九三個月，無錫、江陰、蘇州地區全被敵人佔領，我軍暫時退出，政權與羣衆組織受到摧殘，汪逆曾大吹大擂，吹噓這是他的功勞。我們研究了失敗的經驗以後，就決定了新的鬥爭方針。如敵人集中力量對我一個地區「清鄉」時，我所有各區就進行全面出擊，搗毀其後方，使之顧此失彼。第二個辦法就是將主力轉移出來，向敵人後方或側翼進攻，打下它的大據點或重要城鎮，也使敵人顧此失彼。此外，我們往往動員五萬十萬羣衆，在一個晚上將敵人的封鎖竹籬燒毀或拔掉，使其封鎖無效。如敵人對蘇中分區，經過三個月經營竹籬，正狂吠「封鎖成功」，突然於一個晚上，由南坎鎮到天生港二百餘里的封鎖綫上火光燭天，籬笆頓成灰燼。在三個月反「清鄉」中，羣衆共燒去敵人的竹子三百餘萬根，敵人由江南運來的大竹子燒光了，改用小竹子，最後以蘆柴代替，但這時連雞也封鎖不住了。我軍並編成精悍的游擊小組，散佈在每個村莊，打擊清鄉人員及小股敵人，這些人常常是有去無回的。

在反「清鄉」鬥爭中，也發展了民兵。華中各根據地民兵六十餘萬，這些民兵對付敵人也是極有辦法的。他們可以配合主力作戰，也可以單獨行動。他們經常在據點附近

監視敵人的行動。假如有日本哨兵或一兩個日本人出來，他們就用麻布袋一套，或用繩子一套，揹着就走。因爲日本人見女人一定要追的，於是民兵往往喬裝女人，穿着花綠綠的衣服從敵人據點附近經過，引東洋色鬼上圈套，往往能捉到活鬼子。

羣衆不斷創造了各種新的鬥爭方法，因此敵僞傷亡損失更大了。僞軍尤其害怕，有的僞軍向新四軍悔過，願替新四軍做事。民兵活動結果，使僞軍動搖，使敵人孤立。我軍集中力量打下幾個據點，其餘的據點只有狼狽而逃，這樣就恢復了一些地區，如蘇南的無錫、蘇州、江陰地區四一年秋退出後，四二年九月又被恢復。

至於「蠶食」，正如在華北一樣，敵人依據其原有據點，逐漸向我推進。我們就加強邊緣村的防禦，挖地道，用泥塗房使敵人不易縱火，有時實行全村撤退。同時，在敵人的前進路上，民兵不斷實行襲擊，到處埋設地雷，使敵人「蠶食」一村，得化一個月時間，付出重大傷亡的代價。敵人「蠶食」了我們的地區，又往往被我主力逐出。

蘇北淮海區（隴海路以南，淮陰以北地區）曾一度被敵人「蠶食」，當地民衆就起來做反「蠶食」鬥爭。民衆竟將磚房拆了，將磚埋在地下，使敵人沒有磚修碉堡。不得已敵人只得用土修碉堡，不料羣衆仍不甘心，集合了上萬人將河改道，洪水將土碉堡完全冲垮了。此外，民衆又想出辦法，將狗殺掉，一方面可以使游擊隊晚間移動方便，另一方面將死狗丟在碉堡周圍，在夏天腐爛起來，臭氣衝天，使敵人不得不撤退。這叫「死狗戰術」，這個戰術弄得敵人哭笑不得。

另一個對敵鬥爭的辦法，是所謂「築壩運動」。蘇北、蘇中、蘇南的沿海地區，有水網地帶，河流交錯，河深而不寬，水面離堤面往往只一尺高。敵軍裝甲汽艇，可以耀武揚威地游來游去，且能展望很遠。我們沒有重武器打它，開始是感到沒法對付，後來在冬天水淺時，幾十萬羣衆起來築壩，這壩如遇水漲時，被水淹沒一二尺，能行駛木船，不能走汽艇，使敵優勢武器歸於無用。敵人開始曾用步兵掩護，前來挖壩，但邊挖邊駛行汽艇，一天只能走幾里路，使敵人毫無辦法。

沿海的漁民、商人、都有小劃子，各村間的交通都靠船隻。我們到來以後，民衆就自動組織起來，反對日本強盜。所有船隻，都編爲大隊、中隊、小隊，只要命令一下，隨時可以行動。華中沿海從連雲港起至上海止，情形差不多都如此。這一帶是沙岸，敵人大汽船不能行駛，所以近海都是我們所控制，只有遠海還是在日本海上侵略者的魔手下。

近海區過去是中國的海盜窩。海盜有木船，他們不僅能下海，而且能在隨海浪顛簸的船上射擊很準。他們也常常登陸搶掠。這些海盜從滿清以來沒有被人征服過。新四軍到了以後，最初他們也同樣與新四軍對抗。但是新四軍却對他們採取爭取的態度。我們知道他們爲盜是爲生活所迫，他們是舊的剝削制度下的犧牲者，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愛海、愛自由、愛槍的人，主要還是教育他們去抗日。首先我們在沿海漁民中建立工作，在漁民的幫助下，我們派隊伍到海上練習打仗，並將他們打敗。既加之以威，又動

之以義，這些縱橫海上幾十年的隊伍，就自願與我們一起抗日，成了新四軍的水兵了。

我們依靠主力與民兵，控制了蘇北蘇中幾百里長的海岸綫，在我們手裏的港口有七八處，而日寇能夠利用的港口，僅三處而已。

七　香港失陷後的華南游擊隊

東江游擊隊的發展，在香港失陷以前，曾有曲折與風波。一方面，他們更向前發展，力量及於中山、新會、南海一帶，包括了整個珠江三角洲。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不斷襲擊，企圖消滅他們。到一九四一年，曾生部與王作堯部會合，正式成立了東江人民抗日游擊縱隊。

對於這支新生的力量，敵人曾發動了無數次進攻，一九四一年敵寇曾以二千餘兵力配合偽軍不斷的輪番進攻，都被我軍及民衆打退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原來駐在廣州的敵軍配合一部分登陸部隊，由陸路進攻香港。這時東江游擊縱隊就以積極的行動，配合英軍進行香港保衛戰。我軍除了在鐵路綫上伏擊敵軍，破壞敵人運輸外，更挺進九龍，給敵人後方以有力襲擊。那時香港一帶盛傳中國游擊隊攻入深圳，就是指的這個部隊。

港島淪陷，東江游擊縱隊更出死入生的搶救淪陷區的國際友人及同胞、僑商等。許多政府人員，文化界人士及僑商，通過大鵬灣等地封鎖綫，經過東江游擊縱隊的保護，安全的到達內地。事後，許多國際友人及同胞們都寫信去感謝他們的救護，並願意以實際的援助行動來報答他們。

然而，也有很可痛心的事實：被游擊隊營救出來的某些軍官，到後來又變成了「反共英雄」，以怨報德，進攻起游擊隊來。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不但爲人民所唾棄，也爲盟邦人士所不滿。

下面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份美亞雜誌上「東江游擊隊與盟國在太平洋戰略」一文中的話。

「許多月來美亞雜誌卽已獲悉關於東江游擊縱隊及中央軍多次企圖殲滅它們的詳情。顯然地，這支游擊隊的眞實力量，直到香港淪陷以後，很多中外人士大都由於他們有效戰鬥才能從日本軍事集中營裏逃出來而安全到達自由中國時，才爲人們所注意。被游擊隊營救出來的某些中國軍官們原先對他們的救命人們的力量與機動性感到驚訝，但是後來這些人又是組織討伐戰以摧毀東江游擊隊根據地的實際上有力的人物。美亞雜誌爲了希望中國將設法使這些不幸的分裂在全國團結中得到彌縫，故不發表它所獲得的全部消息。但在華中華南沿海各省已發展的危急的軍事形勢，使其應至少將這事的某些顯著的事實作首次

報導，已成爲迫不容緩的事了。」

該文認爲：東江游擊縱隊「値得比已經給予他們的表揚更大大的表揚」，他們不但對中國抗戰有重大意義，而且對盟國戰略也有重大意義。

「東江游擊隊原先在廣州與香港之間作戰，現在名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軍團，以寶安、東莞及東江區爲根據地，他們自一九三八年香港淪陷以來的功績，値得比已經給予他們的表揚更大大的表揚。香港淪陷後，逃到大後方來的中國人與英美人士，應感謝這些游擊隊們，因他們曾引導這些人經過他們控制下的道路安全地到達大後方，但「被佔領的」華南的形勢，對很多美國人還是一個謎。正因爲這些游擊隊必然對於盟軍將來在華南沿海作戰具有極大重要性；縱使關於他們的情形是中國不能解決國內團結最重要的問題底令人沮喪的證明，然而使人們更淸楚地知道關於他們的主要事實，似乎是很需要的。……

「……盟軍在中國海岸的登陸隊，將不僅需要一個友好的人民，而且需要一個受過訓練、並準備積極參加抗日的人民；這些數量小但組織優良的游擊隊能成爲這樣援助的基礎，似乎是確定了的。還就國內政治而犧牲軍事需要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立刻承認這些游擊隊的存在與潛在力，包括派遣聯絡官，予以技術上的援助與軍火，對於我們將來進攻日本的勝利，已具有頭等的重要性了。」

關於磨擦眞相，該文也有透闢的評論及公正的報導。文內說：「反共派之摧殘游擊隊，其原因是因爲游擊隊『在組織與教育人民當中太積極了』。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

『……隨着總的政治上的反動，香翰屏將軍也開始摧毀東江游擊隊，因爲東江游擊隊被認爲在組織與教育人民當中太積極了。一九四○年中央軍部隊被派去進攻他們，而游擊隊爲了避免公開的衝突退到海岸海豐那裏去。游擊隊發現與香翰屏談判無結果後，於八月又回到廣州區，繼續進行抗日的活動。香翰屏將軍曾派了很多討伐隊去打他們，但本地居民甚至當全部村莊因援助游擊隊的罪名而遭焚毀時，他們仍堅決地支持這些游擊隊。……』

『在一九四一年，當香港淪陷時，游擊隊立刻派人到「新區」去將難民、軍火與供應品運出香港。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他們已營救出幾千人，內有中央政府駐香港的代表陳策將軍，廣東軍區中國軍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國民黨重要官員，英國軍官，香港大學的教職員，很多中國的政治工作人員與新聞記者及其他人士。

『經過游擊區逃出來的一切外國人士，對於他們所看見的一切有着極深刻的印象，到重慶去的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盡他們的最大努力去促使中央政府承認這些游擊隊的。但當局完全忽視游擊隊偉大的貢獻，廣東的軍事指揮部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又特地派了兩師人作爲更大的新的討伐隊去消滅這些游擊軍

團。在這一戰役中，游擊隊遭受嚴重傷亡，他們的很多根據地均被毀平了，但由於人民竭力的支持，這游擊軍團熬過了進攻並繼續對日作戰。最近獲得的消息說：「這游擊軍團由於有很多人從香港逃來從軍，現在已有一萬多人，而其游擊隊員在「新界」與九龍一帶作戰，並能隨便出入於香港城。」

自香港失陷後，海南島的形勢尤爲重要，它位置在南海之中，爲通往越南、馬來、荷屬婆羅洲及菲律賓之要道。一九三九年二月敵侵佔海南島後，即積極加以開發，作爲南侵的「跳板」，作爲進攻南洋的「兵站基地」，可是這一切的計劃，都在我瓊崖抗日獨立游擊縱隊及廣大人民的打擊下挫折了。

我軍在廣大民衆支持下，堅持了三年的孤島上的游擊戰爭。至一九四一年，部隊已發展到數千人，成立瓊崖獨立游擊縱隊，並且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從此以後，我軍更積極攻擊敵軍，海南島上敵我的戰鬥更激烈了。

海南島本來是敵寇南侵的兵站基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敵即以全力經營海南島，建築機場、倉庫、兵營，並把楡林港、三亞灣等地改爲潛水艇基地。海南島是我國南海上的一個大島，面積約三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三十萬（其中黎民約五十餘萬）。中部爲五指山山脈綿亙全島，其東北部地勢大部平坦，河川縱橫，森林茂盛，村落稠密，土地肥沃，且雨量充足，適於耕牧，爲我國南方一個天然農場。海南島上物產豐富，盛產糖、橡膠、水產、食鹽。海南島的林產茂盛，自日寇侵佔海南島後，因軍事

之需要，島內森林已被積極採伐，最近因敵寇船舶缺之，積極提倡造木船，海南島遂為敵寇建造航駛於越南、香港、廣州灣一綫木船的大本營，設立大規模造船廠。可是敵寇賴以維持交通的木船運輸，也在我游擊隊及盟機威脅下，時常遭到襲擊而陷於停頓。

第五章 抗戰五週年到現在

一 敵後新形勢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是我軍渡過嚴重困難後，再次擴大和發展的時期。一九四三年，日寇對中國的政策沒有變化，還是以對付八路軍新四軍為主。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日寇在華兵力百分之六十以上，偽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始終壓在八路軍新四軍身上。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後，敵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國正面戰場進攻，華北敵後戰場的敵軍也有調動，抽走了一些兵力；但其防務很快又為新的兵力所接替，直到現在，我八路軍新四軍還拖住了敵人在華兵力百分之五十六，偽軍百分之九十五。日寇對我黨我軍的進攻，仍是有加無已，「掃蕩」也更帶毀滅性與長期性。「掃蕩」的次數也極為頻繁，一九四三年，千人以上的「掃蕩」有一百五十次，一九四四年有一百六十餘次。一九四三年三月，敵人提出所謂「對華新政策」，這是敵人「以華制華」的

新發展。同時在華北敵佔區又發動所謂「新國民運動」，作爲「治安強化運動」的繼續。

在華北戰場上的殘餘的國民黨軍，不但沒有從中條山戰役失敗中得到經驗，放棄「反共第一」的政策，反而變本加厲，採取了喪心病狂的與敵人聯合反共的政策，企圖「變奸僞區（指解放區）爲敵區，再由敵區變爲自衛區」，以收借刀殺人之效。這句口號的前一半國民黨很努力在幹，可是後一半却沒有做，不但沒有把「敵區變爲自衛區」，而且連原有的「自衛區」也大塊地奉送給敵人了。

敵人並不滿意於國民黨軍這種若明若暗、若即若離的態度，而要求他們「明朗化」，即是說，要求公開投降，做汪精衛第二。於是施行了軍事壓力，有所謂「山東戰役」和「昭和十八年夏的晉豫之戰」。在醉心反共下，敵後的國民黨軍隊的民族意識幾乎已消泯殆盡，在敵人的壓力下就更加紛紛大批投敵。如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新五軍軍長孫殿英、二十七軍預八師師長陳孝強、山東新四師師長吳化文、山東保安處參謀長甯春霖、第二縱隊夏繼禮、第三縱隊侯如鏞、第九縱隊李旭東、膠東四縱隊王尚志、綏西伊盟游擊軍張勵生等，都在國民黨當局「機宜行事」的電令下，率部投入敵人懷抱。自中條山戰役以來，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投降敵人的，前後有十五萬人。他們手拿盟邦援助的武器，不用以對敵，而用以對付本國抗日人民，對付堅決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了。現在華北有四十五萬僞軍，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僞軍，我八路軍還可以多牽制敵人八

個到十個師團。這就是國民黨錯誤政策所造成的惡果。

一九四三年七月間，國民黨當局還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將軍調動河防大軍，準備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後方的陝甘寧邊區，結果中外輿論大譁，紛紛責難這種倒行逆施，所以沒有能夠像過去歷次反共高潮一樣地爆發公開內戰。

我們處境雖然這樣困難，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艱苦鬥爭，給我們奠下了一九四三——四四年勝利的基礎。我們前一時期中在解放區實施的政策和對敵鬥爭的方法，到一九四三年以來就更加見効了。解放區各階層的團結更加強了，減租減息的工作做得更好，生產更有成績，羣衆更普遍地發動起來，民兵更加擴大，武工隊深入淪陷區的活動更有經驗更有成績……正因爲這樣，所以兩年來，我們在繼續堅持反「清鄉」、反「蠶食」、反「掃蕩」的鬥爭中，在主動出擊與討逆戰鬥中，都得到了極大的勝利。

一九四三年，我八路軍與敵人作戰二萬四千餘次，斃傷敵僞軍十三萬五千餘人，殲滅了大漢奸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劉桂棠等主力，俘僞軍五萬一千餘人，日軍四百二十餘人，僞軍反正的有六千五百餘人，日軍自動投誠的有九十餘人。我軍攻克據點七百四十餘處。在環境極端困難的冀中平原，於秋冬之間，粉碎了敵人四十餘次的「清剿」，斃俘敵僞三千五百餘人，攻克據點碉堡三百餘處。在環境同樣困難的冀東，在一年之中，打退敵八十四次「掃蕩」，傷斃敵僞七千以上。新四軍在一年中與敵作戰五千

餘次，總殲敵偽六萬二千餘人，反正敵偽九千三百餘，攻克據點二百餘處。

我東江抗日游擊縱隊，在一九四三年，力量不斷生長，敵人更感害怕，將華北華中的「掃蕩」「清鄉」辦法，用之於華南。在這一年中敵人曾以一萬人的兵力「掃蕩」東莞，十餘路寇軍合擊寶安沿海地區，五千人的圍攻中山等等，都一一被我擊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東江游擊縱隊又改稱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以曾生、王作堯爲縱隊正副司令。

以上是一九四三年的戰績。一九四四年的勝利，比上一年更大了。現在將華北、華中、華南戰場的情形分別談一談。

在華北戰場上，首先談到山東區羅榮桓部。在魯中於一九四四年三至四月發動第三次討伐吳逆化文戰役，殲偽軍十三個團，七千餘人，恢復國土一萬二千平方華里，解放同胞三十萬。八月中旬的沂水戰役，又收復沂水，光復國土三千五百平方里，解放了村莊三百五十處，鞏固了魯中山區。在濱海區，七月下旬的討伐李逆永平之役，光復國土萬餘平方里，十一月，莒臨公路上又收復了莒縣，光復國土七千平方里，解放同胞三十萬，並有偽軍三十個中隊反正（詳情見後）。在渤海區，七月到九月的秋季攻勢中，收復利津、樂陵、臨邑、南皮等縣，殲敵偽一萬二千餘名，光復國土四萬五千五百方里，解放同胞達四百多萬。是役王道率部二千餘人高舉義旗反正。膠東區八至九月攻勢中，收復榮城、文登，光復國土二萬餘方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餘萬。榮城文登的偽軍七個

中隊，及威海衛劉公島偽海軍七百餘反正。在魯南區，夏秋攻勢中，殲滅敵偽一萬七千人，收復國土二萬方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餘萬。

其次，談到晉察冀區聶榮臻部，一連串的攻勢，使該區形勢大大改觀。一月攻入盧隆，二月攻入寧城、昌黎 三月攻入趙縣、晉縣，四月攻入博野，五月攻入任邱、安新，六月攻入定襄、淶源、河間、獲鹿、靈邱、徐水，七月攻入大城、易縣、蔚縣，八月攻入雄縣、滄縣，九月攻入深澤、饒陽，十月攻入獻縣、平谷、安平。此外，有些大城市，曾兩度被我們攻入的，如石家莊、保定、高陽、肅寧、武強等城。晉察冀軍區，共拔據點一千五百個，恢復了五千餘村莊。冀中平原，在百團大戰以後，敵人「蠶食」很厲害，形勢更為緊張，戰鬥更為艱苦，但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以後，由於攻勢勝利的結果，又恢復了百團大戰以前的舊局面。至於冀西山地的北岳區，不但鞏固了我們的根據地，而且擴大了我們的根據地，將敵人封鎖我們的第一綫碉堡，完全摧毀，將敵人擠向後退。冀熱遼三省的邊界，我們也已經鞏固了平西、平北、冀東等根據地，並且向前推進，已經將游擊戰爭的烽火，燃燒到偽滿境內。在冀東這樣的環境中，我們還屢次攻入縣城，大大發展，可見我們力量的壯大。

再次，談到晉冀魯豫劉伯承部：在太行與太岳區（包括晉東南及冀西），三月收復榆社，四月收復林縣、沁水。攻入的縣城更多，如二月攻入武鄉、太谷，五月攻入陵川、左權（即遼縣），七月攻入陽城，八月攻入和順，十一月攻入元氏。六月到九月，他

們在豫北黃河北岸，連續發動三次攻勢，克據點三十六處，光復國土九千餘方里，解放同胞十萬五千餘人，使濟源、垣曲地區完全爲我控制。在我軍威力發展和政治影響下面，有十股僞軍反正，共約一千三百餘人。自河南戰役國民黨棄地潰逃以後，豫西淪陷區人民慘遭蹂躪。我八路軍乃組織豫西支隊，由晉南渡過黃河，積極打擊敵寇，建立豫西解放區。從去年九月至年底的短短時間中，共作戰一百三十餘次，活動地區五萬餘平方華里，解放村莊四千六百七十六個，人口一百一十三萬，建立縣政府十六個。我軍勢力已東至平漢路西側，西達澠池洛寧地區，南至寶豐、嵩縣，大大威脅了平漢與隴海兩鐵路與鄭州、洛陽的敵僞。我軍深得當地民衆熱烈擁護與協助，並與民衆約法五章。

至於劉師所部在平原區（冀魯豫）的活動，二月攻入沙河、朝城，五月收復內黃、邱縣，五月下旬攻克清豐縣城時，並俘獲正在開會中的僞冀南道的道尹薛與甫及十三個僞縣長、顧問、警備隊長、新民會長，給了敵僞一個不意的大打擊，並俘虜敵僞千餘。七月間，收復莘縣，八月間，更在汶上至甄城二百餘里的戰綫上，展開對劉逆本禮所部的攻勢，克據點三十七處，解放村莊六百餘處，同胞三百餘萬。九月收復濮陽、壽張，十一月莘縣失而復得，又被我攻克。十二月攻入堯山。據不完全統計，晉冀魯豫的劉伯承部去年共克據點碉堡千餘，收復縣城七，光復國土二十餘萬方里，解放人口五百餘萬。該區到現在還控制了十一個縣城，使魯西南魯西連成一片。

最後，晉綏區的呂正操部，戰績也很大，四月攻入方山，五月攻入靜樂，六月攻入

離石，十月攻入寧武。九月中旬，該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秋季攻勢，攻入汾河西岸的要點汾陽城，焚燬敵人的飛機場、電燈公司、火柴公司及車站，將離石到嵐縣公路截成數段。一年以來共收復敵偽據點九十五個，解放村莊三千一百零八個，解放同胞三十七萬，光復國土九萬七千餘平方里。這些驚人的勝利，使晉西北形勢大為改觀。

在華中戰場，新四軍第一師粟裕部，三月初在蘇北車橋戰役中獲得極大勝利（下面將詳細說到）。七月中連續出擊，攻克了長江沿岸的重要港口石莊、新生港、張橫港及長江中的永安洲。一年來斃傷俘敵偽一萬五千，克據點一百三十五處，破壞碉堡五百四十八座。第三師黃克誠部，二月攻入漣水，五月間在鹽阜區發動攻勢，攻克連雲港南面的重要港口陳家港，開闢了灌河沿岸地區的工作，六月，揮軍南下，向射陽河以南進軍，消滅偽海防軍一個縱隊，十月，又攻入合德公司等據點，十一月攻入阜寧，粉碎了敵人對蘇北區的分割。經過這些勝利後，蘇北一、三兩師的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並向四周有所發展。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部，從三月起在淮北區發動三個半月軍事政治聯合攻勢，擊滅偽淮海省主力郝鵬舉主力，克據點八十餘處，解放人民八十餘萬，使洪澤湖北岸完全為我控制。夏天，彭雪楓師長奉命率部西進，牽制河南正面戰場之敵，收復大塊國土，九月敵偽大舉「掃蕩」我蕭縣地區，彭師長奮勇殺敵，身先士卒不幸在此反「掃蕩」戰中殉國，這是我們的一個重大損失；但彭師長的血不是白流的，皖豫大塊國土又復為我所有了。新四軍黃師彭旅，十二月間又復挺進皖北，即在彭師長殉國的蕭縣地

區消滅僞軍兩個大隊，並擊潰敵僞兩次增援，堅持與擴大了那裏的陣地。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部，從四月豫湘桂戰役以來，雖仍然處在敵頑的夾擊中，但爲了解救被國民黨遺棄的豫湘人民，便分兵揮軍北上與南下在豫南光復了信（陽）西、確（山）西、遂平、舞陽、汝南等縣，在湘鄂邊解放了嘉魚、岳陽、華容、公安等地，共解放國土五百方里，解放同胞一百五十萬人。現在的豫鄂湘贛皖邊區，已成爲一個面積三十萬方里，人口九百萬的大解放區了。活動於江蘇南部的王必成部，八月到十月兩度發動蘇浙邊對敵攻勢，攻入長興、溧陽、溧水，予僞一方面軍任遴援道以嚴重打擊，光復國土三千方里，使分散的游擊區變爲大塊根據地。活動於安徽大江兩岸，從兩側威脅南京一帶的新四軍第七師譚希霖部，一年來解放國土一萬八千平方里，同胞六十萬，克據點三十九處，使皖中解放區的邊沿由江北向東伸至南京附近的江浦、浦口，沿江南向，通達蕪湖、當塗，向西伸至安徽曲江，控制長江江防七百里，包圍着安慶、蕪湖等大城市。此外，浙東、淮南等區新四軍，雖在反共軍進攻與牽制下，也不斷主動出擊，得到勝利。

在華南戰場上，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一年來由數千人擴大爲萬人以上的兵團，威逼廣州市郊，出沒香港九龍間，組織了海上游擊隊，游弋於廣州灣、大鵬灣、大亞灣，截擊敵人海上交通，並以有力部隊，橫越粵漢路溯北江而上，挺進至清遠一帶，向西發展至高要、鶴山、新會一帶，在解放了的廣九路以西東莞寶安地區，成立

了東實行政督導處，全部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廣九路東增城博羅等縣，大部地區為我控制，成立了聯合辦事處，並部分建立民主政權。在西江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新會、鶴山、肇慶等縣，民主政府也已初步建立。在一年中，粉碎敵人廿餘次「掃蕩」，斃傷敵二千六百餘人，攻克據點廿三處，碉堡四十六座，破壞鐵路五段、公路二百一十里。四月間，我軍還襲擊了香港，救出了印度士兵十七名。五月間，我軍又在香港附近營救五位美飛機師脫險，將他們送至大後方歸隊。據不完全統計，淪陷港島的國際友人，經我護送脫險者，已有六十餘人。至於瓊崖的解放區，一九四四年春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我在海南島東北瓊山、文昌、安定、樂會、萬寧、瓊東、臨高、澄邁等八個縣中建立了縣、區、鄉的民主政權，將瓊崖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改為抗日民主公署，在我抗日民主政權領導下的民衆有一百五十多萬。

現在，華南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擁有三百萬人民，數萬的人民武裝，一萬五千餘的正規部隊，這支人民的軍隊，正以空前的速度發展着，成為堅持華南敵後抗戰的唯一力量。

據不完全的統計，一九四四年一年來我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游擊隊戰鬥二萬餘次，斃傷敵偽二十二萬餘人，俘敵偽六萬餘，爭取偽軍反正近三萬，繳炮百餘門，輕重機槍千二百挺，步槍八百餘支，收復縣城十六，攻入縣城四十七，克據點碉堡五千餘，光復國土八萬餘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千二百餘萬。

由於這些勝利，我們大量消耗與牽制了敵人，縮小了敵佔區，擴大了解放區，發展了我們自己的力量。

當我們在敵後勝利出擊時，值得欣慰的是盟機在敵後上空的活躍。最近半年來，盟機遍炸華北、華中、華南各大城市和軍事目標。僅十月、十一月兩個月中，盟機出動敵佔區六百次。這是抗戰八年來所未有的。敵後軍民初次覩此情景，莫不雀躍歡呼。

同時，敵後軍民援救盟國飛行人員，也有動人的表現。失事的飛行員經常能遇到熱忱的保護與拚命的搭救，去年以來，營救出險者先後就有三十七人。開始時，盟國飛行員由於國民黨消息封鎖，不知道敵後的實際情形，他們身上帶着紙條，用中國字寫：「那裏有游擊隊？」當這些盟國戰友目覩敵後戰場的偉大場面時，他們好像得到了新的發現。

以上就是最近兩年敵後的一般情況。在這兩年中，有無數英勇的鬥爭場面，不是簡單的篇幅所能談盡，這裏只舉一些較大的戰役戰鬥，圍困敵人的情形，民兵活動的情形等作爲典型而加以介紹。

三 歷時三個月的反「掃蕩」與日寇「觀戰團」的毀滅

晉察冀北岳區三個月反「掃蕩」

一九四三年敵人對我各解放區的「掃蕩」，比一九四二年更要頻繁。每一個解放區，一年至少遭受三次戰役的「掃蕩」，最多有十幾次的。

晉察冀北岳區一個地區，這一年就遭受了十二次「掃蕩」，最大的一次由九月十六日開始，直到十二月十五日結束，歷時足足三個月，敵人使用了兵力四萬餘人，並動員一切漢奸特務組織，實行其所謂「毀滅掃蕩」。但不管是什麽「掃蕩」，我們已有充分粉碎它的辦法和力量。

我軍區在戰役的各階段，對敵人的陰謀，給予了針鋒相對的打擊。當戰役開始的第一階段，敵人以分進合擊的姿態，進據我中心區各要點，大量分散兵力，實行有重點的反覆「清剿」、搜索與破壞。我軍則集中適當力量，打擊分散的敵人，逼使他不得不集結力量以對我。這樣，就粉碎了他的分散「清剿」的計劃。第二階段敵人以滹沱河沿岸產稻地區為目標，以重兵盤據，企圖搶光我們的稻子。我軍則在河流兩岸不斷地打

它，以大量兵力配合民兵警圍稻子，並掩護群衆搶收，變稻場為戰場，使敵人想吃大米也吃不成。在第三階段中，敵人以奔襲合擊我機關為主。但是我們經過精兵簡政以後，龐大的後方機關已不復存在，使敵人也撈不到什麼便宜。特別是我軍方面能夠使各種鬥爭方式配合，使主力與民兵結合，使內綫與外綫結合，使反「掃蕩」與政治攻勢結合，軍事鬥爭與其他鬥爭相結合——依靠着這些鬥爭的結合，就保證了反「掃蕩」的勝利。

在這一戰役的全部過程中，我主力部隊與廣大民兵，始終密切配合，一致投入猛烈的連綿不斷的戰鬥中。這三個月中，部隊作戰二〇九三次，民兵作戰二一九二次，民兵與主力的配合很好，這裏只從無數的戰例中舉出一個來：九月十四日行唐以北葦園與聯莊兩處敵人企圖合擊我劉家莊的部隊，我盧家莊等七個村的游擊小組在行唐二區民兵大隊部的指揮下，担任打擊從葦園來犯的敵人。他們在二十餘里的山頭上，以土槍、手榴彈和地雷相配合，與五百多敵人打了一天，從清晨打到黃昏，阻敵前進，以至敵人在這一天只走了十二里路，不能按時到達合擊點。這樣，就非常有利於我主力部隊，迅速擊潰了從聯莊來犯的三百多敵人，完全粉碎了敵人的合擊計劃。

在這次反「掃蕩」中，無論在主力部隊或在民兵中都鍛鍊出了無數的傑出英雄。民兵中的爆炸英雄李勇及他所領導的游擊小組，尤為馳名。他們在三個月中爆炸地雷六十九個，共斃傷敵僞三百六十四名，毀敵汽車五輛，還配合主力保衛了自己的家鄉。

民兵的地雷，確實使敵人膽寒，在這三個月中，敵人共踩響了四千四百多個地雷，這個數目已夠驚人，何況地雷特別喜歡光顧騎洋馬的指揮官，更使敵人叫喊：「沒有法子！」

在軍區腹地戰鬥激烈的時候，外綫我軍深入敵後之敵後，在敵佔區與游擊區積極活躍，一連攻入保定、望都、渾源等城市，攻克與摧毀敵堡壘二百餘座，炸毀火車十二列，坦克三輛，汽車五百四十餘輛，鐵橋十三座，平毀封鎖溝一百餘里，封鎖牆十六里。同時，與反「掃蕩」密切配合着，還有政治攻勢的開展。武工隊深入敵佔區，到處活動，我們的大佈告張貼到保定城裏，敵人司令部門前以及各地偽政府的門前，還在敵佔區與游擊區召開了大規模的反法西斯羣衆大會，引起了偽軍偽組織的人員普遍動搖。又和反「掃蕩」的勝利同時，我們勝利地完成了秋收、秋耕、徵收公糧和救災的工作，這是一個以軍事為主的極其複雜而嚴重的鬥爭，也終於獲得了勝利。

大「掃蕩」終於被打退了。四萬多敵人出發，生還的僅三萬多，而且還丟下了無數的裝備。我們雖又一次被燒、被殺、被搶，但晉察冀邊區的軍民並沒有被「征服」，即使是那些不幸落入敵人虎口的同胞，無論老弱婦孺，在敵人殘酷的毒刑面前，沒有一個表示屈服的！

「觀戰團」的毀滅

日寇在一九四三年的另一個慘敗，是對太岳區的「掃蕩」。

在這一年中，敵人對太岳區組織了六次的「掃蕩」。由十月一日到十一月十九日的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動用兵力二萬餘人。這次「掃蕩」，又是敵酋岡村寧次親自出馬，佈置和指揮作戰。他的目的，不但要毀滅我根據地，並企圖在這次「掃蕩」中取得經驗，指導各地日寇對我作戰。岡村寧次採取了所謂「鐵棍式的三層陣地新戰法」，這種「新戰法」的重心，在於殺盡我根據地一切人畜，毀滅一切資財。敵人將二萬餘兵力集中在具有相當縱深的一綫上，自北向南推進，然後又自南向北推進，反覆「掃蕩」，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岡村對這種戰法，自詡為得意之作，特地從各處調集少尉以上軍官參謀一百八十餘人，內有旅團長一人，汪逆偽軍代表二人，來太岳現地觀戰。十月二十三日早晨，這批軍官坐着十幾輛裝甲車和汽車，正在首途出發參觀時，突遭我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團伏擊於臨屯公路的韓略村（離敵軍團指揮部三十里的一個村莊），除了三個漏網以外，全部被殲。戰鬥結束後，敵人將配合「掃蕩」用的六架飛機全部調來，濫行轟炸，並將「清剿」安澤以北之敵一千五百人，「清剿」浮山之敵六百人，「清剿」堵兒山之敵六百人，連夜調來韓略附近，企圖來一個報復合擊。但他們所見的，只是敵人自己的被炸

毀的汽車和狼藉的屍體而已！

「觀戰團」被毀滅後，我太岳區英勇軍民繼續與敵搏鬥，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終於將全部敵人擊退。

岡村遭慘敗後，無法挽回面子，竟將六十九師團長撤職，將過錯推在他身上，以便自己卸脫責任。

三　山東反「掃蕩」又創造奇蹟

擊退五十次以上的「掃蕩」

山東八路軍在一九四三年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勝利。

總計一年之內，敵人在山東全境舉行的「掃蕩」在五十次以上，特別嚴重的一次，是在秋冬之間。從十一月初起，敵寇傾其在山東全部兵力三十二師團、五十九師團、獨立第五、第六旅團等部及山東大部偽軍，發動對我山東軍區從西到東、從南向北的大規模輪番「掃蕩」。但是，敵人三個月大「掃蕩」的計劃，被我主力與民兵在二十一天的奮戰中粉碎了。

山東軍民的這一次反「掃蕩」，比過去任何一次都來得更有準備、有計劃和更主動。軍民的團結，戰士的英勇，戰術的機巧，也有極優良的表現，所以能獲得極其輝煌

的戰果。殺傷及俘獲的官兵，佔山東敵偽總數二十分之一，克復城市村鎮，佔敵偽據點總數二十五分之一，在這些戰果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魯南部隊在反「掃蕩」正緊張之際，深入敵佔區的心臟，殲滅了著名漢奸劉桂堂。

劉桂堂，就是全國聞名的慣匪劉黑七，從民國初年就殺人越貨，橫行華北三十年，據估計，被他及他的嘍囉們所殺害的人民有二十萬，強姦婦女達三千。他鎮壓與殘殺抗日人民的刑法有駭人聽聞的花樣，如「點天燈」，即將受刑者的乳部挖空澆油點燈；「放天花」，即將受刑者下身埋入土中，血壓上升至頭部，再用刀劍砍開或馬蹄踏破，使血花飛濺；「攣鈴麵」，即將婦女裸體，繫二鈴於乳上，迫之桿麵，使鈴作響。對於幼孩，甚至用石磨碾碎。所以華北人民，莫不恨之入骨，而日寇則視之如異寶，把他看為鎮壓抗日人民的最好爪牙。日寇一再補充他的武器，助他建立據點，並委以偽和平救國軍第十軍第三師師長之職。當他被我軍圍殲時，日寇曾數次派兵增援，但都被我軍擊退。我八路軍擊斃劉桂堂的消息傳出後，全華北各地羣衆，無不拍手稱快。特別是目覩我軍神勇戰蹟的魯南民衆，都說八路軍簡直是「天兵神將」。

在二十一天的反「掃蕩」中，英勇事蹟不勝枚舉。例如魯南區攻克石文塔、白塔埠之戰；濱海區攻克贛榆及沿海十餘大據點之戰；清河區深入敵後攻克塘塢等十餘據點之戰，戰鬥中殲偽軍十餘中隊，突入膠濟路的淄河車站，並擊落敵機三架；膠東區直迫福山、平度、牟平之戰；魯南區進攻戰，一連攻克二十餘據點，不僅恢復北沂蒙全部根據

地，並且擴大了根據地，而其中尤以南北岱崮的保衛戰，在抗戰史上寫下了氣壯山河的一頁。

南北岱崮保衛戰

距茲陽四百廿米和二百四十米的兩個崮頂，在敵人十二軍山田參謀長和三十二師團石井師團長親手指揮下，用三個步兵大隊、一個炮兵中隊、一個空軍中隊和一個偽軍團，一直瘋狂進攻了半月，炸彈炮彈花費了四十萬磅以上，還狠毒的使用了白熱的燒夷彈和兩種以上的瓦斯彈，而它的抗擊者和堅持者——八路軍的指戰員，只有九十三個人。

十一月十三日，敵人佔領了蘆崮，上午十一時過十分，對岱崮開始帶有試探性的進攻，四百多敵人傲然的整隊前進，從四障一直撲向光崖來，等他們走近距光崖百多米的預定火網區以後，在三、四丈高的屋頂上的守衛者發出響亮的射擊口令，排槍像烈火般的噴進敵人的行列，敵人來不及還槍便潰逃下山。敵人一個機槍組逃到西北方向的小山去，想實行火力「掩護」，但機槍腿剛剛着地，小山頭猛烈的震撼了一下，一顆重磅的地雷爆發了，機槍和他的三個槍手一齊隨着黑烟被拋到老遠的山邊。

崮頂特等射手不斷準確的射擊着拉屍體的敵人，敵人無能的放起烟幕，退入溝底。於是五架轟炸機在崮頂盤旋了。沉重的馬達在山谷迴響，炸彈瘋暴的向崮頂傾下

來，全崮被濃臭的烟味和厚重的塵土籠罩，戰士們躲進防空洞，從槍眼裏透過烟霧監視着崮的邊緣。

敵人進攻在下午四時半結束，轟炸機不響了，敵抬着十幾具屍體退回范家峪。接連四天的進攻和轟炸，敵人的收穫只有死亡、潰退和彈藥的消耗。我們的戰士們白天不斷的在戰鬥的空隙裏修補着蓋溝，夜間下山掩護着挑水。他們盡量不用崮上保存着的水；作戰停止時，戰士們都悠閒的回憶一下，飛機低飛時的形狀、議論着機身的號數和顏色，當轟炸機和大炮在崮上崮下轟鳴着的時候，他們無所憂慮的坐在工事裏，數着炸彈和炮彈的數目，有的甚至有趣的說：「炸一炸地鬆了，明年好開荒。」他們雖然每人每天只喝兩茶缸水；他們無形中建立了一個自覺的紀律，不論自身感到或遭到任何艱苦、危難，只有忍耐，沒有叫苦。

十七日，敵人再也不敢輕視他的對手了。黎明，敵人佔領了范于峪、郭家莊、以及岱崮周圍所有的大村莊，成千的鬼子，五六百僞軍，夾雜着騎兵，炮隊，團團包圍了南北兩崮。在山凹裏，他們齊齊的佈置了陣地，安設了炮位，地上舖上聯絡空軍的大旗，然後在空軍配合下，開始整日的火力轟擊。崮上的工事部分的被毀了，傷亡也逐漸發生了，然而，守衛的戰士們絲毫也不氣餒，他們在炮火裏一面修復着工事，一面沉着的還擊崖跟的敵人。

從這一天起，敵人開始對崮的晝夜圍困，然而顯然的，敵人面對了這樣據險頑抗的

對手，對自己的勝利抱極大的懷疑。他們白天全靠飛機的輪番轟炸，和大炮的轟擊，晚上只有蹲在崮下，迎着寒風嘆息。我們只須一個班的兵力，就能下崮在距敵人陣地五六十米的地方掩護挑水。有一夜，我們甚至留了極少一部分兵力守崮，其餘的完全下崮活動，一直襲擊到敵人縱深的東莞村。

和在其他抗日根據地一樣，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面前，敵人又一次顯露出他的無能，於是新的陰謀出現了，接連好幾天都有被抓去的老人、女人、小孩，被強迫上來送信、喊話。有一次戰士們親眼看到山下的敵兵用枝條抽打一個老人的胸背之後，三個端刺刀的敵人一直逼他到山腰。戰士們惱怒的瞄準了那三個敵人，放了一個排槍，敵人像兔子似的竄下山，老人沿着一條小溝脫身溜掉了。

敵人白天把崮團團緊圍，夜間有所用意的閃開很小一條路，不放哨，也不打槍，起初幾天，他們在下面用不倫不類的中國話喊：「你們下來投降，投降優待的。」後來他們喊：「你們走。你們走了，我們也走的。」最後他們兇惡的叫着「八路的壞壞的，叫你走你不走，捉住剝皮。……」戰士再也忍不住了，他們響亮而憤怒的高喊：「要打打個痛快，有種的步兵衝鋒吧！」敵人沉默，炮彈又惱羞成怒的在崮上瘋狂爆裂……。

這幾日，我們的外圍部隊，一直沒有斷過對崮上的援助和配合。他們三次襲擊了范干峪、郭家莊，兩次打了大張莊一帶的偽四師在窩滯區的中隊。民兵更配合主力對敵人圍攻岱崮的運輸隊，打了一次埋伏。×團的陳政委親率所屬，幾次衝過敵人的重重圍

門，往山上送水、送肉，帶來軍分區首長對英雄們的慰問信。大崮區逃出的難胞以及近地區的羣衆，天天登高遠望，祝福着守崮英雄們的安全。有幾個老大娘甚至每晚對崮焚香。

這一切給了守崮英雄們以無限的勇敢和快慰，他們有信心像軍分區首長的慰問信上說的：「堅持七天到十天就是勝利。」他們更緊張的修補着工事，更準確的射擊敵人。

終於更緊迫的日子到來了。

廿三日，敵卅二師團的參謀長羞惱的從朱低坐汽車趕到岱崮前綫，他把進攻的部隊完全撤換成卅二師團的精銳，飛機增加到八架，炮隊換了最老練的炮手，並且調來了一門八個騾子馱的重炮，只炮彈在土門屯集了四十二輛汽車，他命令晝夜轟擊，晝夜進攻，飛機每天至少要炸三次，炮隊要用排炮集中轟擊岱崮的南門，步兵要以近迫作業，步步接近崮頂。於是壯烈的攻防戰開始了。

從廿四日開始，南北岱崮陷入狂暴的鋼鐵的爆烈和厚重的烟火之中，敵人的重炮連續的轟擊，流霰彈的碎片滿山淒厲的呼嘯，燒夷彈在崮的每個角落裏燃燒，八架飛機整日的輪番轟炸，炸彈的磅數由每架飛機載六個至八個，增加到每架只載兩個，丟的技術由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命中目標，到二分之一以上命中目標。三丈多高、周圍八、九米粗的峨壙被攔腰炸碎，有着一丈三、四寬的工事外壁被炸成兩人多深的大坑，交通壕開始炸平了，掩體被炸爛了，蓄水洞裏的水缸開始震裂了，個別防空洞的門口塌陷了，

戰士們在充滿烟硝塵土的防空洞裏被震得拋離地面，帽子掉到地上，個別身體虛弱的被震得口鼻流血，然而他們的意志還是鋼鐵一般的鎮定。成爲轟炸和排擊主要目標的南面南門，共產黨員二排副曹興魯，帶領着他的六班，一直堅守着。他們的口號是：「門是我們的，至死沒有退縮，沒有逃避。」

當炮彈正在門的周圍瘋狂冒着鋼鐵的火烟穿過的時候，戰士劉貴祥繞進門上的碉堡監視敵人，一顆炮彈打去了碉堡的一半，火烟薰壞了他的眼睛，隨着傾塌的石塊滾進壕溝，戰士李永斗立刻鑽進轟毀的碉堡接替他的位置。又一顆炮彈，碉堡又轟去了一角，李永斗頭破血流的倒下來，於是第三個又英勇的站上去。八架轟炸機在門的上空轟鳴了不到一分鐘，八顆重磅的炸彈連續的傾下來，黑烟遮天蔽日的昇起了。碎石和彈片滿天飛舞，磨砣大的石塊從光崖崩裂，工事完全翻騰起來。

飛機還沒飛走，二排副帶着三個還能行動的戰士從廢墟裏鑽過來，冒着炮火，監視山下的敵人。張善才受重傷，別人問他的時候，他狠狠的指着被摧毀的工事說：「不要問，監視敵人重要，我犧牲事小，敵人爬上來事大。」徐洪彬被木材把腰壓壞了，可是他剛剛喘息了一下，立刻舉起幾十斤重的大石頭趕着修工事，被制止了以後，他從碎石裏拖出被砸壞的步槍，裝上刺刀，帶着突擊組一拐一拐的去巡邏。有着三丈多高的懸崖的南門雖然被炸成一個六十度的斜坡，但有着二排副和六班的三個戰士，敵人一直沒法衝上來。

崮的形勢一天天的緊迫了，與外圍的聯系完全斷絕了。即便兩崮之間也不能通信。水缸在洞裏逐漸破碎殆盡，鍋作完了飯，要立刻埋進土底，不然就會被炸彈震得粉碎。工事的缺口在一小時一小時的擴大，傷員亦較前增加了，從前每人每天可以休息七八小時，現在連吃飯也換不下班了，從前每人每天可以喝兩茶缸水，後來減爲一茶缸，現在減爲半茶缸也難以保持幾天了。在如此惡劣的情勢下，敵人更殘酷的手段出現了，他們不斷的從飛機上投下大批的毒煙罐，炮彈裏大量的用着瓦斯，黃煙撲到洞口來，每個人的嗓子裏像塞上了棉球，流着眼淚，打着噴嚏，吐着黃水，甚至暈眩過去，幸虧事前還準備了些蒜瓣肥皂，戰士們每人把手巾浸濕塗上肥皂放在茶缸裏，一發現毒氣，立刻用手巾把口鼻掩起，毒氣過了，再把茶缸子揣進褲腰裏，恐天氣冷結凍。

不管情勢如何，這一切只有增加戰士對敵人更深的仇恨，以及犧牲的決心。支部發出最響亮的號召：「每一個黨員不僅要在任何情勢下掌握自己，而且要分工掌握一定的羣衆。」於是在晝夜炮火飢寒的交迫下，英雄們板着鐵青的面孔，在廢墟裏與敵人堅持每一分鐘的鬥爭，他們爲了發揮更大的殺傷力，不使手榴彈不從光崖路下的半空就爆炸，把一堆堆的手榴彈所有的拉火綫拴在一條極長的繩子上，等手榴彈滾入進攻到光崖跟的敵人堆裏時再拉綫。他們甚至更巧妙的把重磅的地雷也用這樣方法滾進敵人堆裏去爆炸。他們不斷瞄準着射擊所有進攻的敵人。一排副朱清奎曾在十九槍中接連打死七個，打傷兩個敵人（其中有一個機槍手，兩個小隊指揮者），把一個卅餘人的集團進

攻，用一條槍打退了。二排副曹興魯也曾在十槍中打死四個鬼子，其中有兩個指揮官。他們不僅打擊着敵人的陸軍，也連續的打擊着敵人的空軍，一架黑色的轟炸機是戰士們最恨的，它每次轟炸來的最早，走得最晚，飛的最低，丟的也最準，於是戰士有計劃的組織了對它的打擊。在一次轟炸開始，黑色飛機被戰士打了一個排槍後，炸彈還沒來得及丟就冒着黑煙溜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看見它。

敵人的進攻，一小時一小時加強，敵步兵在距光崖六七十米以內挖了工事，轟擊也一次次的瘋狂，崮頂差不多被炸得每一塊土地都變了樣。

情況萬分緊迫了。廿七日夜，守崮的英雄們召開了緊急的幹部會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最後通過的決議是堅決突圍，保持實力，理由：第一、堅守半月，已完成預定任務；第二、外援及水源斷絕，彈藥人員逐漸消耗；第三、面對優勢的敵軍時，不宜絕對死守某一陣地，堅持一個相當時間就是勝利。

於是分別在每個陣地裏進行了動員，堅持到黃昏以後，突圍開始了，內部餘糧揚下，光崖僅有的水缸連同鍋碗水罐，……全部搗碎，破槍破刺刀巧妙地裝成地雷的拉火綫，犧牲者深厚的掩埋，然後幹部及黨員分別掌握一定的羣衆，幫助所有的傷員，規定了突圍的方向，集合的地點。

十二點過十分，敵人前半夜的大進攻結束了。天下着濛濛的細雨。戰士們緊縮了行裝，留三個人在其他方向打手榴彈迷惑敵人，其餘的，斜揹了槍，沿着一條大皮繩，一

個個的從崖頂上滑下來，然後黑暗裏屏着呼吸，扶着傷員，一直摸下山來。四面是架着大炮機槍的一千六百敵人，當中是有着三四丈懸崖的崮頂，只要被發覺，隨時都有被圍困的可能。他們屏息前進，從火圈的空隙裏鑽出，從炮兵陣地旁邊爬過，接着又穿過幾道敵人的步兵宿營綫，最後越過成堆的丟着敵屍的山坡，衝出了敵人四五里路所有的包圍。

南北岱崮光輝的保衛戰結束了，英雄們得到了崇高的榮譽。敵人半月進攻的代價，除了百餘傷員及無數的消耗，只有一座空空的破毀無餘的殘崮，那上面的斷垣殘墟，永遠輝耀着共產黨八路軍的光榮和中華民族的光榮。

（冠西：「光輝的南北岱崮保衛戰」，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四　圍困、擠走敵人

兩年來，我八路軍新四軍不但粉碎了敵人無數次大「掃蕩」，而且還克復了敵人大量的據點、碉堡、縣城，打破了敵人的「蠶食」政策，擴大了解放區的面積。一九四三年八路軍新四軍共克復據點九百四十五處，碉堡九千九百六十座。一九四四年，據不完全統計，八路軍新四軍共收復縣城十五個，攻克或攻入縣城四十七縣，克據點碉堡五

十餘處，到底八路軍新四軍用什麼方法克復這麼多的據點呢？

方法有各種各樣，有效而且已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是依靠民兵與武工隊的配合頑強地將敵人圍困於據點之內，然後以奇襲或裏應外合把據點攻下，下面就是把敵人圍困住，最後把據點收復的一個例子：

敵人在岔口安下據點

在「蠶食」晉西北八分區時，敵人的據點，由平原伸進山地。四二年十月，敵人在八分區的腹地紮下了兩個釘子——岔口和芝蘭。這是在山地的兩個據點。

敵人加強了軍事活動，經常小股出發，出來騷擾。四三年一月十九到二月七日，活動最頻繁，平均每兩天半就要出來擾亂一次。整個山地根據地，幾乎被敵人「蠶食」了一半。在敵人威脅下，好多村子都「維持」了。敵人在岔口設「維持會」，劃分了四個聯合村，成立了村公所，自衛團，敵人經過這些偽組織經常要糧，要款，要伕，要情報。

民衆陷入了水深火熱中去了！該地是地瘠民貧的山地，但敵人的無饜的貪慾是驚人的。富農負担達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糧草伕役還不算。貧民自然更難過活。有的村長甚至將妻妹也供應了敵人。他們陷入苦悶，並祕密希望着：「八路軍快來吧，快來把敵人打走吧！」但是他們不但這樣希望着，而且也要自己起來幹。怎麼幹法呢？他們自

己缺乏武器，要想打硬仗打破據點是困難的。但敵人必得趕走，否則，老百姓的牛馬爭活將沒個盡頭。……幹！但是怎麼幹法呢？

這時，分區的領導者就出來給老百姓出主意了：圍困，堅決的圍困！老百姓立即熱烈的響應。圍困的結果，敵人果然夾着尾巴跑掉了！

圍困的第一着

圍困岔口有好條件：地形好，周圍都是山，交通非常不便；我們有工作基礎，各村都有抗日積極分子，有祕密的共產黨支部；敵人兵力比較薄弱（只有敵軍一中隊，偽軍一小隊）；民衆對敵人仇恨很深……

四三年一月開始佈置圍困。

首先，是給敵人以軍事打擊。敵人過去一個小隊長帶了十來個兵，就敢大搖大擺地出來，活動到岔口以西幾十里的地方。我們的兩個正規連，在中西川和四道川出現了；東西葫蘆川也出現了一個正規連。加上了游擊隊，就是一個不小的力量。我們抓到小股敵人，給牠一頓狠揍，老百姓信心提高了，紛紛傳開了：「八路軍來了！起來跟敵人幹吧！」

交西縣的縣委書記和縣長，首先走在人民的前頭。他們隨支隊下去活動，阻止敵人不許活動到雙家寨、申家社、游家坪來。

要領導反「維持」鬥爭，首先就要做宣傳和調查。幹部在前面活動，隊伍在後面掩護，恢復了一些交通綫，使我們有了耳目，於是第二步就是加强鋤奸。

部隊打了幾次仗，打下敵人搶老百姓的一些東西，在中西川和東西葫蘆川捉了十多個壞人，都是本地人被收買的。據說敵人在根據地內建立了一條特務綫，共四十多人，這一下就搞掉了他四分之一以上。開了羣衆大會，自新的特務報告了罪惡活動，羣衆的警惕性大大提高了，謠言大大減少了，漢奸特務們都把頭縮進去，不敢公開活動了。摧毀了窰兒上、申家社、游家坪的祕密「維持」，恢復了我們的村政權。這是佈置圍困的第二步。

過舊曆年的時候（陽曆二月七日），部隊在石沙莊佈置妥當，迎接「皇軍」過大年，「皇軍」出來搶掠，吃了大敗仗，傷亡四十多。小隊長也打死了。中隊長和小隊長是同鄉同學，哭了一整天，士兵情緒低落。敵大隊長率隊出來尋找我主力，尋了三天，沒見個影子。

老百姓都樂開了，紛紛慰勞，說：「隊伍過年還打仗，人家也是好人家子弟，還不是為大家？」青年們情緒更高，他們說：「毛主席把槍給我們，我們要反攻岔口！」

與敵人不合作——移民

石沙莊戰鬥以前，岔口附近的張仙村很貧苦的農民，已經苦於敵人壓榨，覺得「維

持」不了，要搬家。石沙莊戰鬥後，民衆紛紛提出要遷入根據地去，擺脫敵人的黑暗統治。我們的政府，就出來帮助民衆這種對敵人的「不合作運動」——移民。當時北自東坡底，西自石沙莊、蠶絲堵以下，共計二百九十戶，根據地內有很多荒地可耕種，住處也可調劑。困難問題容易解決。

中西川於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醞釀搬家，開始有人還捨不得罈罈罐罐，有的怕搬的時候敵人追擊，但後來都被說服了，全體都同意了。民兵佈置了警戒，羣衆就着手準備，二十三日總動員搬了起來，各組由組長帶領，每村派一幹部負責，六支隊也出動兩個連掩護。老百姓扶老攜幼，高高興興上路了。四道川的羣衆醞釀得晚一些，及聽見中西川全搬了，也馬上動起手來搬。因為不搬將來對敵人負担更重，更難過活了。

就這樣，掀起了羣衆性的搬家運動。這是對敵人的一種很澈底的抵抗。「我們全搬走了，看你還找誰敲詐剝削？」老百姓心裏驕傲地想。

敵人慌了！他發動了謠言攻勢，說老百姓移到那裏，就往那裏紮據點。他又縱容平川的白面鬼到處挖糧，被我們抓了不少。威脅無效，敵人又無恥地引誘，說三月一日或十五日要撤走。然而過了一日，沒有撤；過了十五，又不撤，謠言自動揭穿了。敵人又說，回去後不要款不要粮了。但是這次更沒有人相信。鬼子不要粮款，除非狗不吃屎，太陽從西方出！

敵人會要製造根據地周圍的「無人區」，但是現在他自己據點周圍成了眞的「無人

區」了。敵人異常恐慌，密探不敢出來，給養伕役找不到，完全陷入飢餓聾盲狀態。敵人為報復計，抓了岔口、會立幾十個人，並說「維持會」是八路的，要殺「維持會」，三月五日夜間，岔口維持會全部逃出，敵人更加孤立。

至於搬出的老百姓，他們生活得很好。第一天在離岔口四十多里休息，區公所就派人招待，以後分別安置，又發了救濟糧，民衆就在民主自由的解放區安家了。以後又分給了荒地。有的老百姓，還回去搬了窖藏的糧食出來，準備就在這裏久住。移民們組織了自己的團體：「反維持協會」，由羣衆中素有威望的和開明的紳士領導，更好地照顧移民的生活及教育。

這樣，就出現了反「維持」鬥爭史上的奇蹟。

奇襲岔口

岔口這個據點建築得相當堅固，敵人欺我們沒有重武器，以為是「天險可守」。但在三月十日夜間，我們以逃跑出來的維持會的人員為嚮導，竟襲入了岔口。一部分住營房的敵人還在睡覺，毫無抵抗，消滅了他們一大半。活捉鬼子一名，偽軍小隊全部，繳步槍數十，重機槍一挺，救出了被敵人抓去的幾十個老百姓。當我們勝利撤走的時候，民兵正在夜襲北山碉堡，恰好配合上了。碉堡內敵人只打炮，不敢出來增援。從營房裏面出發的二十多個敵人，在山上聽見下面打起來了，也不敢回來援助。

我們抓到的偽軍，釋放回去，回家的就在家鄉宣傳，回偽軍的就在偽軍中宣傳，影響很大。偽軍都願意上山打仗，被俘虜後能釋放回家。敵人更恐慌，不敢離開碉堡。

戰鬥後，文水的笠原大隊部立即來檢查，帶了二三百人，並到中西川一帶轉了一趟，以圖示威報復，毫無結果。此後敵人全部住在碉堡上，再不敢出來，老百姓也不支差不送情報了。敵人也不信任民伕，每天往碉堡上送水時，在碉堡外敵人就接去了，不叫進碉堡。我們的偵察員民兵經常在岔口附近活動，專打挑水的，挑水的也會意，一打就跑，使敵人吃水都困難。

總之，敵人不敢出來，我們又不斷去襲擊它，造成敵人心理上經常恐怖。

打擊敵人交通綫，逼退了敵人

岔口戰鬥後，我以一部主力繼續圍困外，又以一部主力移往東社一帶敵交通綫上活動。部隊天天去埋伏，被我們打上了幾次。敵人為了對付我們，改變了運輸辦法，時間忽早忽晚，運輸隊伍拉得很長，使我們不易打上。但是，這樣也同樣地增加了他們自己運輸的困難。

敵人為報復計，四月四日突然包圍東溝，捉走三十多個青年活動分子，並拉走三頭牛、一頭驢。我們很快進行慰問，並由六支隊派了一個連，再度襲入岔口，打開地牢，救出被捕羣衆數十人。連上次被捕，沒有救出的，這次也一起救出來了。

此後，我們主力一部更伸向邊山一帶活動，威脅太汾公路及文汾邊山一帶，進行了大營盤等勝利戰鬥。這樣眞把敵人搞苦了，出又不敢出來，交通綫又不安全，給養困難，晚上常受襲擾。

岔口敵人完全被圍住了。

七月二十一日，岔口、芝蘭敵人同時撤退。撤退時未敢走會立的交通綫，夜裏翻山去芝蘭，從那裏去青冶。

敵人「蠶食」山地的計劃破產了！圍困敵人得到勝利了！晉西北八分區用上述的方法，在不到半年之內，連續擠掉了敵人突入解放區內的四個大據點（即除岔口、芝蘭外，還有草張頭和楡林山），使該分區所依靠爲根據地的山地，擴大了二分之一的面積，形成了一較完整與鞏固的後方。在沒有擠走敵人以前，八分區的環境是相當困難的；在擠走敵人之後，形勢就完全改觀了。

這些勝利告訴了我們：敵人的「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也還是有辦法對付的。

五　車橋大殲滅戰

兩年來，我們對敵人的據點，除用頑強圍困的方法來克復外，在必要時，我們則集

中主力一部以消滅之。一九四四年春天以來，捷報頻傳，戰果說之不盡，車橋殲滅戰就是其中之一例。

車橋鎮是距淮安東南二十餘公里的一個大鎮，過去是韓德勤的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敵人向蘇中區「掃蕩」，在三天之內首先把韓德勤的部隊打垮，然後「掃蕩」新四軍。當時韓德勤本人在我新四軍黃師的自動掩護下，始得逃生。在保護他過運河時，還送給他給養，使他殘餘的後方機關和太太小姐們都不受損失。車橋却從此淪陷於敵手，成為敵人一年來苦心經營的一個堅固設防的據點。四周築着兩丈多高的城牆，牆外挖了一丈五尺寬的深溝，牆上修了四個三四丈高的大碉堡，在鎮內又建築了大小五十三個碉堡。偽淮安保安縱隊六百餘人，是車橋的常駐軍，另外還駐紮一隊日本人。敵偽時常驕傲地說：「新四軍若是能夠打下車橋，我們情願撤出蘇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是車橋敵人大難臨頭的日子。我們的隊伍在午夜出發。在蘇中說來，這樣龐大的隊伍的結集行軍還是空前的。

當我軍接近敵人據點，掩護爬城的火力已佈置好，一百多架爬城雲梯已架在一丈五尺寬的外壕時，敵人還在據點裏呼呼地安睡。

我們的機槍首先打響，突擊部隊像狂流一般衝過了一丈五尺的深壕，攀登兩丈高的圍牆，以迅雷的動作，於三十分鐘內，一千多個健兒，衝到市街去了。

在慌亂中向我們射擊的敵人，很快地被打垮，拚命鑽進碉堡內部進行頑抗。一幕爭

奪街市碉堡的激烈戰鬥從此展開。戰鬥直到拂曉，一半以上的碉堡和街市被佔領了；但一個可以封鎖我們進路的築在圍牆上的大碉堡，還在威脅我們。

突擊部隊受到新任務後，迅速接近這個大碉堡。在彈雨橫飛中，戰士們喊出：「和平軍弟兄，繳槍不殺你們！」

但是對方沒有反應。

這時候，我們的「陳傻子」大顯威風了，他平常口訥，舉止笨拙，別人都管他叫傻子，一直沒有人叫他的名字陳福田。他全身浸在水裏，只露出一個頭，手榴彈一個接着一個往碉堡裏打。後面的同志只是把手榴彈往他手裏送。

天亮了，大風刮得漫天灰塵，敵人的機關槍仍是無目的地叫着。

「停一下，」陳傻子突然對旁邊同志說，沒有等回答，他就飛奔的往房子那裏跑。他從房子那裏帶了梯子，腰裏帶了新的手榴彈，衝向碉堡去了。把梯子架好，立刻撩起袖子爬上去，塞進第一個手榴彈，爆炸了。他向碉堡裏面喊話，沒有回音，就塞進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碉堡着火了。敵人一個個從門窗裏鑽出來，繳了槍。陳傻子被煙薰黑的臉上，露出他特有的興奮的笑。

同志們跑過去，把陳傻子舉起來，高興歡叫，大家嚷着以後再不能叫他「傻子」了，要改稱「飛將軍」才對。

中午，車橋鎮內五十三個所謂「銅牆鐵壁」的碉堡，都用了『飛將軍』的法子，被我們打下來了。六百餘人的僞淮安保安縱隊全軍覆滅，斃副團長、營長以下二百多名，被俘了三百多。

午後，我軍向已陷入我包圍中的日軍攻擊。日軍一個小隊，在拚死的抵抗中被迫縮進最後一個碉堡，利用瘋狂的火力作臨死的困獸之鬥。

我們反戰同盟蘇中支部的同志，冒着炮火進行喊話，支部的宣傳委員松野覺同志，進到距敵人碉堡二十米遠處喊話，敵人仍不覺悟，他就拿起武器，向法西斯武士們——以前他的『戰友』——開火斃敵二人。不幸他自己這時也頭部中彈，爲日本人民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

敵人的固執激怒了我們的戰士們。密集的火力，密集的手榴彈，向敵人傾瀉。轟然一聲，碉堡倒塌了一角。

午後的時候，碉堡裏的炮火沉寂了。三十多個鬼子全部消滅，車橋攻擊戰就此結束。

當我軍攻擊車橋時，我主力另一部在車橋以西的周莊、受河、蘆家灘之綫擺開，迎擊敵人的增援。

蘆家灘的工事構築，始於三月五日拂曉。韓莊的前面，有一道迷惑敵人的假工事。河流以南的高崗山，也設了防綫。陣地附近，有開闊的地形及墳莊、土埂、公路側坡等地物，估計敵人可能利用。這些地方都埋了地雷。

五日，天一亮，大風沙很厲害，塵沙漫天，刮得簡直睜不開眼。就在這樣的大風沙中，戰士們辛勤地一鎬一鍬，挖着工事。

果然，五日下午四時，由淮安、淮陰、泗陽、漣水各縣先後出動敵人八百餘人，內步兵四個中隊，炮兵一個中隊，機槍一個中隊。這是六十五師團五十二旅的六十大隊，由三澤大佐率領出來增援。

太陽已經偏西，戰士們還在吃中飯，韓莊西面發現了敵情。許多部汽車，載着敵人三澤大隊，也許是因爲大風沙看不見遠路，爬得很慢。

汽車在離假工事五十米遠處停止了，敵人迅速跳下車，展開了重機槍擲彈筒的火力，向工事猛射。打了半晌，敵發覺受騙，再上汽車，第二批增援車橋的三輛汽車的鬼子和一隊步行的偽警察也到了。

隔河工事裏，不知誰打了一槍。開火是早了一點，因爲敵人還比較遠。

敵人又慌忙下車，各自攜帶武器，恰好就找到墳莊、土埂、側坡等地方去找掩蔽。地雷接二連三狂吼起來，鬼子炸得東倒西歪。還活着的想另找地形，又碰上了地雷。一個扛輕機槍的鬼子，被炸得「飛」了起來，落到河裏。慌亂的鬼子，迅速竄進附近的民房。三澤大隊長，在高地上用望遠鏡眺望我們的陣地，指揮大炮重機槍向我猛烈射擊。我們只是一槍不響。敵人開始向我們衝鋒了。當他們「哇啦哇啦」嚷着，衝到我們陣地前而幾十米遠時，我們的射手們發了神威，敵人像砍草似的倒下。剩下幾個算是逃回去

了。

在一陣炮擊以後，敵人再發動第二次衝鋒，第二次又被打垮。陣地面前，屍體七零八落地躺着。

我們射擊很準確。很多戰士，三四顆子彈就打倒兩三個敵人。機關槍用點放。我們的口號是：「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大家準備抗擊敵人第三次的衝來……

這時候，我們的突擊部隊出動了，迅速向西北前進。兩路迂迴到敵人的來路，兩路向敵人左側面插過來。其中又分一路轉到陣地前面，擋住敵人的頭。

敵人放棄了第三次衝鋒，準備應付我們的突擊。這時幕色蒼茫，太陽已經下去，周莊據點已看不清楚。當我們的突擊部隊發現了前面的敵人時，重機槍立即猛烈開火，戰士們就衝了上去。敵人抵抗不住，準備退回韓莊，可是已經晚了，我各路部隊已經在東、西、北三方面完成了對敵人的包圍。

由周莊出來的第三批敵增援車橋的部隊，有兩部裝甲汽車、兩連僞軍，開出不到半里，就被我們警戒部隊打回周莊。這時車橋的敵人也已大部解決。韓莊附近被圍的敵人，這時完全陷於孤立。

指揮部的命令：九點鐘向被圍的敵人開始總攻擊。

還不到九點鐘，淒厲的衝鋒號聲劃破長空，激戰開始了。我們部隊以排山倒海的姿

舖向敵人壓過去，手榴彈成排地爆炸。敵人在各方面從烟火中反撲，都被手榴彈打垮下去。

黑夜看不清楚。直到衝到敵人面前，才看見敵人，立刻投入肉搏。一個戰士衝到鬼子那裏，突然跳出兩個鬼子向他刺來，他的衣服被戳穿了兩個孔。他猛力用槍托打倒了一個，其他一個就嚇跑了。機槍班長起了火，把機槍交給彈藥手，自己抓了三個手榴彈衝上去。到離敵人很近時，才猝然扔出手榴彈，決心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結果炸死了幾個鬼子，他自己不但沒有傷，還繳了兩支槍。突然一個鬼子，向彈藥手猛刺過來，刺中了肩胛上。他抽出手榴彈當鐵錘，向鬼子頭上猛錘下去，鬼子倒了。他奪了槍，刺死了鬼子。

混戰非常激烈。

一個鬼子打槍打不响，擲了槍，拿起刀子亂舞。×排長和三個戰士決心捉活的，跳了上去。鬼子跳進河，我們四個人也跟下了河，一個握住了他的刀，一個捉住手，另外兩個把他拖上岸了。×連指導員抱住了一個鬼子，鬼子刺刀刺破了他的掌，他咬緊牙關不放鬆。鬼子急得亂蹦亂跳。另一個同志跳上來把鬼子活捉了。

敵人已潰不成軍，向東北突圍未成，又向西南潰下去。另一部敵人爬過水溝，很多淹死在水裏。少數殘敵，由東北角逃了出去。

我另外兩部主力趕來，迂迴到潰兵的前頭去，在三王莊、大北莊一帶，又被我們圍

住了。

敵人躲在一所房子裏，四次想衝出去，四次退了回去。房子燃燒起來了，敵人全部都做了我們火攻下的犧牲者。

四零八散的個別潰兵，一槍不放，只是跛着脚跑，害得我們也得四面追，到處去找。

拂曉以前，敵人的大炮沉默了。到處是火光，到處是硝烟，到處是敵屍。戰鬥宣告結束。八百敵人全部消滅，捉到二十多個俘虜，其中有三個重傷的，有三澤大隊長在內。

六日，吃早飯的時候，老百姓前來報告：前莊子田裏還躲着幾個被打散的鬼子。戰士們把飯碗一放：『去！捉活的去！』田野裏槍聲喊聲響成一片，鬼子像被追的野兎，沒頭地亂竄。一刻鐘以後，又活捉了十來個，一個也沒叫跑掉。

這時，敵人由宿遷出來的第四批增援車橋的部隊，有十八輛汽車，一看光景不好，不等我們動手打，他自己乖乖的向後轉，溜回了周莊據點去了。

總計這次的戰果，從三月四日午夜起到六日拂曉止，總共斃俘敵僞一千三百人以上。車橋攻擊戰中，越過幾道工事，衝進城內只需三十分鐘。消滅守敵六百，克碉堡五十餘。五日盧家灘伏擊，圍殲敵三澤大隊長以下八百。另一部更擊退與阻止了由賈甸北援，及由宿遷南援之敵。前後俘日軍山本一三炮兵中尉以下四十八人，俘僞軍連長以

下三百餘人。在抗戰史上，這次戰鬥是俘日軍最多的一次。

這一光輝的殲滅戰，使寶慶、淮安以東縱橫百餘里的一百萬人民，歡騰鼓舞，得慶重視天日。勝利之大，至今猶膾炙人口，甚至連這次被俘的許多日本朋友，也對新四軍戰鬥力稱讚不止。一等兵水野正一說：「我佩服新四軍作戰巧妙，驚嘆新四軍士兵攻擊精神旺盛。」石田光夫伍長說：「我現在清清楚楚知道了：日本軍不管戰鬥意志也好，思想方面也好，完完全全比新四軍低下。」中尉山本一三說：「這次戰鬥失敗，我們犯了輕視新四軍的毛病。」

六　裏應外合收復莒縣

一九四四年、我軍不但克復了許多據點，而且也收復了許多縣城。在山東區，半年之內，一連收復了八個縣城，而打得最漂亮的一次，要算收復莒縣。

莒縣是山東一百〇八個舊縣中的第一個大縣，平均南北長達三百餘里，寬達一百二十餘里，擁有三千六百餘村鎮，九十萬以上的居民，土地肥美，物資豐饒，在歷史上稱爲莒州。而且它是山東我軍的魯中、魯南、濱海三大根據地的接合部，形勢很重要。因此，這一大縣的光復，不但解放了原在敵寇統治下的七千平方里的土地，七百多村莊和三十餘萬同胞，而且還使我們的魯中、濱海兩個戰略區，在兩百餘里的邊境上打成一

片，使沿海平原和沂魯山區，成爲一個互相依託的戰鬥整體。

敵寇從一九三九年六月，從國民黨反動派莒縣縣長許樹森手中不費一彈佔領莒城以後，五年多來，在全縣周圍修築了大小十六個據點，碉堡不計其數，並修通了台濰公路（濰縣至台兒莊）及莒日公路（莒縣至日照），築起了兵營、飛機場、彈藥庫。至於莒縣的工事，更是敵人別出心裁，研究了過去許多失敗的經驗教訓而修成的。

假如在濱海區夏季攻勢中，我軍已經遇到了李逆永平的「國防工事」式的防禦體制（這是敵第五混成旅團工程隊親自協助構築的）的話，那末，在莒城之戰中，我們遇到的是比李逆永平更進一步的工事，是綜合了李逆永平的工事及沂城（不久前爲我收復）之役的兩套經驗，處處針對我軍的武器火力、進攻方法，而進行改造與增強的防禦體制。因此，莒城之戰中我軍面臨的，是：城牆小圩內圩三道工事，各個炮樓直射側射的炮火，高俯全城的『中心碉堡』，八尺寬的深壕，以及輕炮火所不能摧毀的堅固牆壁等。

但是敵寇所有這些苦心積慮修成的防守工事，自認爲「固若金湯」的莒縣城，並沒有能夠有效的阻止我軍的進攻。

敵人把莒縣做爲進攻魯中、濱海兩區的戰略支點，特別從太平洋戰爭後，害怕盟軍登陸，敵人更依據莒城自西北鉗擊濱海區，因此在增強工事以外，還積極培養一批新的偽軍與偽組織，大大加強其統治機構。然而這也沒有能夠阻止我軍。

我濱海軍區決心收復這個縣城。

進攻開始於十一月十四日。我濱海軍區主力部隊，自十四日晚七時開始，沿莒臨公路長達一百四十里的戰綫發起進攻。我攻城部隊以每小時十五里的速度，分四路前進。七時五十分城內傳來兩聲巨響，我攻城部隊跑步直撲城垣，工兵迅速架橋設梯，突擊隊飛越丈餘寬的外壕，奮勇登城。我軍首先佔領了敵人的城防工事，並繼續擴大突破口，後續部隊魚貫入城。偽軍莫正民部乘機反正，在碉樓頂上插上白旗，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光榮舉義」。

我軍攻進城裏的部隊，立即和舉義的部隊配合，由他們帶領着迅速佔領了各要道，逐步迫近敵中隊司令部。敵曾兩次反攻，都被擊潰，到夜十一時半，我軍已完全將敵人壓縮在城裏小圍子內，重重包圍起來。

進攻城中心敵軍司令部的戰鬥開始了。

戰鬥英雄吳作夷，接近城中心的西南炮樓，在進攻開始後一刻鐘，就聽見三次猛烈的爆炸聲，炮樓崩裂了，張團九連從缺口蜂湧衝進，迅速在圍牆內擴展戰果。這時，八連也從挖開的牆洞裏衝進來，並佔領了敵人的曹長室、倉庫及事務室，直逼敵人最後憑藉的工事。我軍賀團、吳團，一同從東南、東北各方面攻進小圍子，通過開闊地帶，將敵寇鐵絲網和鹿砦炸毀一段。莒中獨立營又從西北攻進小圍子，以迅速的動作衝上西北角大炮樓。到晚上一時半，我們的攻城各部已統統打進小圍子。

在十五日拂曉以前，我們就將城圩內敵人倉庫裏的糧食運出，把敵人工事摧毀，又

把敵人水井破壞。十五日下午三時，敵機一架在城上空盤旋偵察，十六日午前，來了四架敵機，投彈十三枚，但我軍民毫無傷亡。

在黃昏時，我軍集中各連炮火，猛擊敵人工事，在炮火間隙中，可隱約聽見敵人的哭叫聲。敵人並在碉堡裏焚毀屍體，臭氣熏人。

城市工作委員會，在佔領莒城的第一天，就建立起來，從事恢復城市秩序，設法救濟難民，萬餘民兵被動員起來日夜拆城，城牆全被拆平，使敵人即使再來時，也將無所憑藉。

在炮聲隆隆中，莒縣民衆活躍起來，爲前方服務。在轉送傷兵的路上，各兵站設置精緻的慰勞棚。傷兵路過時，馬上就有小學生或婦救會員送水送飯，親切安慰，使不少負傷同志感動流淚。在通往前綫的大道上，驢子、車子、挑子等，運着大批慰勞品，絡繹不絕。在火綫上：持搶的戰士在街上來往巡邏，城門口的戰士，在開放繳自敵人的留聲機，太陽地裏，有人在寫日記，讀書報。槍聲在繼續着，城市在燃燒。而戰鬥快接近頂點了。

莒城外圍，已經收復了十多個據點，並將據點工事摧毀。莒諸（莒縣至諸城）公路上，收復了招賢，管帥。諸城的敵人嚇得發抖，諸日（諸城到日照）公路上的石橋、桃林、山東頭三個據點敵人，看見情形不妙，趕快狠狽地逃進諸城城裏。這時莒縣全境都告光復。

十六日過午，諸城敵偽六百餘（內敵軍二百餘）經枳溝（莒縣東北百四十里）南進，企圖增援，進到崖頭、店子一帶，就遇我軍北路梯隊，給以迎頭痛擊。敵人被我壓縮在一個溝邊，激戰終夜，敵傷亡甚重，不能救莒城，慌忙先自救，還是以走為上策。次日拂曉，施放了毒氣，才向東竄走，並遺屍十餘具。連文件也丟下不少，其他軍用品更多。

這次莒城之役，不僅光復了縣城，而且光復了全縣境內所有大小據點，不僅打爛了敵寇的軍事機構，而且徹底的摧毀了敵寇政治、警察、特務、文化教育、經濟財政等上上下下全套機構。這樣對敵人徹頭徹尾的打擊，在山東還是第一次，在全國敵後戰場也是罕見的。即使敵人惱羞成怒，來一個報復「掃蕩」，拚命挽回面子，而遺留給他的將只是一座空城，所有統治機構已經完全不存在，連市民也疏散了。

但是這只是一方面。還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從這一個勝利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重要的經驗——對敵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裏應外合收復城市問題。在這一點上，莒城戰鬥是個範例，給我軍今後作戰方法提供了一個方面。

從戰役的過程來看，十四日一夜之間，我軍在沿諸莒公路上同時展開猛攻，一舉光復縣城及十六個敵偽據點，在如此短短的時間之內，能夠獲得這樣大的戰果，其原因就在除了我軍英勇以外，還有三千五百餘偽軍、偽警察、偽組織的全部反正。敵人苦心經營了五年的強固工事，除由敵人據守的四個炮樓以外，竟在一個黑夜中化為灰燼。這又

說明了，敵人雖有工事，但沒有人堅守，這是敵人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是我們的有利條件。

自然，光有這些條件是不夠的，更有決定意義的，是我們長期的艱苦的敵偽軍工作及城市工作。我們的敵工人員和武工隊員，不避生死危險，深入敵寇心腹與統治中心，具體運用了「攻心爲上」的方針，對敵偽進行日常持久的耐心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一點一滴辛苦經營，到了十一月十四日，果熟蒂落，到了收穫的時候了。莫正民原爲國民黨六十九軍獨立旅旅長，在國民黨「曲綫救國」政策指示下投敵多年，充任駐莒城偽軍的副大隊長。他在事先卽和我軍約定，決定當晚在我軍攻城時率部起義。

下面就是莫部配合我們攻城時起義的經過：

十一月十四日，莒城顯得非常激動。有些居民，已經悄悄地在搬家。

偽保安大隊部，這一天也顯得特別忙碌，官兵們進進出出，臉色表現出緊張與興奮。一切反正的部署已經就緒，濱海軍區陳司令的命令，限定當晚七時動作。午十二時，八路軍接援部隊佈置就緒，堵住敵人一切增援的可能道路。一過十二時，莫正民就命令劉明雙和陳笏卿：去纏住縣長和警察所長，並把他們帶來。接着又下計謀，捉日本教官。

他的四個勤務員接受了這個任務。

「報告大隊長，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要捉活的。」

四個人四支匣子槍，直奔金野教官的住處。「報告教官！」他們一喊，在門口石台上逛來逛去的金野站住了。「什麼意思的有？」他問。「什麼意思的沒有，」一個勤務員答。「那邊什麼幹活的？」另一個問金野。等金野回轉頭時，即刻跳上去一個人將他抱住，第二個打落他的指揮刀。金野的兩個中國勤務兵，提着槍從屋子裏跑出來。「咱們都是中國人！」捉金野的人就喊。兩個勤務兵很順從的把手提式和兩支匣槍交出來。金野被綑起了，並用手巾堵了嘴。

天一黑，十二中隊三十多人，由中隊長李硯民率領，散佈在日軍司令部門口。一會，在灰暗的燈光下，從司令部出來十多個鬼子，帶了一挺歪把子機槍。十二中隊就與敵人開火，斃敵七八人，繳到了機槍。接着，炮彈在城中爆炸起來。鬼子並打出照明彈，用猛烈機槍火力向外掃射，把胡同口對面的短牆也打坍了。十二中隊繼續堵住敵人的門口。一點鐘後，有人在喊十二中隊長，李硯民一問，知道是八路軍的楊同志，並知道八路軍已進城了。他就領着楊同志，告訴了地形敵情，就帶着歪把子和弟兄們，從南關出城。

莒城的夜在極端動盪中。偽保安大隊的官兵和他們的眷屬，都一夥一夥的向南關走。偽縣長丁曉峯日教官金野和沂水的敵顧問，也夾在人流中，被押出城去。這時城門洞裏傳來更緊張的腳步聲，是雄糾糾的八路軍向城內挺進。有反正的弟兄引着他們前

進。大隊反正部隊便集合了四路縱隊，前面的人出城揮着白旗，寫着「光榮舉義」四個大字。在出城的時候，順手把日警務段分所長成田和翻譯員一塊捉來。萬仙會頭子王敬武——這個曾經殺了許多抗日軍民的罪魁，也沒有逃出法網。監獄的門打開了。重見天日的人們奔跑出來，有的脚鐐手銬還在嘩啦嘩啦的響。他們是被俘不屈的同志及被逮捕的「不穩分子」，也有一些是被冤屈的老百姓。他們見到我們的戰士，興奮得不得了，親熱地拉着我們同志的手，正像久別重逢的親人。

在十四號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十中隊長岳貴君護送荒井顧問和五百輛小車的花生米到招賢，他帶了四十多個士兵，分坐在兩輛汽車上。到了招賢以後，岳貴君對荒井說：「我和顧問坐一個車，保護顧問。」「好的，好的，」荒井似乎領會了岳中隊長的「忠心」，就答應了。汽車開到土溝，岳中隊長叫車夫停止，裝着解手下車，荒井也跟着下車，「中隊長什麼幹活的，」荒井問。岳貴君回身就搶上一步，把荒井抱住，兩個扭做一團，從汽車路上滾下溝裏去。下車的士兵還不知道什麼一回事，岳中隊長就喊：「兄弟們，奉上級命令捉鬼子，我們要參加八路軍了！」士兵們一擁而上，捉了荒井，又打死了二個鬼子兵。荒井被綁着，不肯走，被大家穿過兩根扁担，抬死豬似的抬着走。大家集合隊伍，開到牛家莊——預定的集合地點。

十五日晚，與我軍攻入莒城同時，凌陽、店子集、牛家莊、埝頭、菜園、楊家店子、孫仙、雛坪行、柳店子、閻家宣莊嶺、苑莊、劉具村、河口等十三處據點的莫正民

部，均光榮反正，並將據點工事搗毀。公路上的招賢、管帥的莫部兩個中隊，也同時舉義。計攻城中俘獲經濟顧問參本、偽縣政府顧問荒井、偽縣保安大隊教導官金野等十名。

莫部三千餘人反正後，連同完整的機槍三十一挺，手炮二十五支，長短槍三千餘支，開進祖國的自由土地——解放區中心地帶。出城後的幾天，羣衆熱烈歡迎與慰勞他們，他們被這種熱情感動了，好多人在休息的時候私議：

「你說，為什麼早先出來討伐，見不到一個老百姓，民兵還到處打槍，現在卻連大閨女小媳婦都來歡迎咱們呢？」

「早先咱們是來糟蹋老百姓的，老百姓把咱們當鬼子打。現在反正了，老百姓把咱們當八路軍看待。這就叫「改邪歸正」。」

一星期後，莫部全體官兵接受了山東軍區獨立第二旅的番號，他們都感到無上的光榮。在改編大會上，繼兒童團員講話以後，莫旅長對大家說：「我們現在已經落在兒童後面了！我們要努力學習，改頭換面，迎頭趕上去，做個新人。……」

七　民兵的新發展

我八路軍新四軍所以能戰勝日寇的「總力戰」，八年來所以能站立敵後，並於最近

兩年得到大發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已把敵後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並培養了廣大民兵。我們是以全民的全面的戰爭，來反對日本法西斯的「總力戰」的。

戰爭初期，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就指出：

「戰爭的偉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日本敢於欺侮我們，主要的在於中國民衆的無組織狀態。克服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之於我們數萬萬站立起來之人民之前，好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一聲叫喚也要把牠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現在敵後解放區的情形，已經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話。敵後的火陣，雖然目前還沒有把這匹野牛燒死，但也已把牠燒得焦頭爛額了。

敵酋岡村寧次，是華北戰場最凶殘的敵人，然而其司令部機關報的社論，不能不承認：

「中共的特點是各種各樣，而最本質的特點就是他們的民衆武裝。如果近代戰爭的特點是國民總力戰的話，那麼，中共戰鬥的特點，是最徹底的近代戰爭。」（一九四三年九月敵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部機關報神兵的社論）

這決不是因爲日寇喜歡我們的人民武裝，而是因爲吃我們人民武裝的虧太多了，才不能不這樣承認。

我們人民武裝的發展，在各地區不完全一樣，但大約都經過三個時期：首先，抗戰

初年到百團大戰，這時期人民雖然組織起來了，但人民武裝還沒有大量發展，主要還依靠軍隊作戰。其次，從百團大戰到抗戰五週年，人民武裝有大量發展，我們的建軍方針，把民兵、地方游擊隊和正規軍三者做爲三位一體的軍事機構。第三，最近兩年來，人民武裝在原有的基礎上走上了更加鞏固與發展的時期。

在解放區裏，最普遍的人民武裝組織是人民武裝自衞隊，幾乎一切青年壯年都參加了，甚至婦女還有婦女自衞隊，兒童還有兒童團。他們都無須脫離生產，但對一般抗戰勤務如站崗、放哨、送信、救護傷員等，都有很大貢獻。一位美國記者曾生動地報導這些自衞隊和兒童團的活動情形：

「每一村的進口處有便衣民兵守衞着，他們帶着各種各式的繳獲的日本武器，從湯姆槍到手榴彈，各種各樣的當地武器，從前膛炮發射的地雷到紅纓槍。當任何人走近時，村人、常常是婦女或兒童，或在放羊或在紡綫，擋住了路，要看路條。

「如有任何延遲，游擊隊馬上從鄰近的茅草房子或是樹叢後面出現了。路條是一點也含糊不得的。個個人都得拿出路條來，無論是穿軍衣或不穿的。

「一個旅長，帶着兩連人在今夜通過封鎖綫時，也得常常下馬來，拿出他的路條，和平地站在那裏，讓那個衣衫不整的十三歲的娃娃一個個點清人數，到他認爲與路條上的人數相符時才走了。……」（紐約時報）

這裏所說的，只是一般自衛隊和兒童團站崗放哨的情形，還不是指的民兵。民兵是以戰鬥爲中心任務的人民武裝組織。他們同樣也不脫離生產，但他們却是人民武裝組織中最精悍的部分。他們一方面和正規軍及游擊隊相結合，另方面又和廣泛的自衛隊相結合，保衛自己的家鄉。下面是紐約時報記者描寫民兵與軍隊共同作戰、生產的情形：

「如果敵人移動，最近村子裏的人們馬上就得到駐在日本駐屯的大門口的騎馬偵探的報告。警鐘響了，人民把糧食收藏起來，躲避到山裏去，民兵去敷設地雷，和佈置好圈套。消息以簡單的方法，如烽火、或打下山頂上的旗桿之類傳到別的村子去。

「關於敵情的消息，往往在敵人動身之前，已從廚子、担水的、還有在據點內和八路軍合作的僞軍那裏得到了。

「戒嚴的狀態是經常的，因爲這是收割的季節，日本人一定會來搶糧的。男的、女的、戰士、游擊隊和民兵在田裏，從天還未亮工作到天黑盡，打穀和藏穀。「變工」，就是共產黨在此一種節省人力的集體在田裏工作方式，採取各種形式，適應前綫情況。一種是民兵和老百姓的變工。前者在平靜的季節在自己的地上工作。當他們動員出去時，老百姓就收割他們的和自己的糧食，因此，戰士們去偵察或阻擋敵人時，無後顧之憂。

「另外還有鄰村的變工，和個人間的變工，」因此，「一村的家畜被搶，男人被殺之後，仍然能耕種，能收割和打穀。

「個別的農民過去必須自己收割，打穀然後又收藏。現在由於農民和戰士共同勞動，這些事情可以同時進行，一個團體專門做一種工作。收割、播種和收藏，這樣就從兩個月之久縮短爲兩週。……

「軍隊和民兵允許日本人進入到某種距離，然後敬以一連串的埋伏和臨時性的包圍。

「一堆堆的骨灰標記着日本困守的和燒死人的據點。日本步槍、手槍、迫擊炮、機關槍、軍毯、大衣和行囊，現在已歸驕傲的保衞者所用了。軍隊以其他的軍用品和彈藥幫助之。

「八路軍駐軍的指揮員的義務之一，是給民兵軍事訓練。當民兵最初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人員和正規軍一起去作戰，一兩個人參加到一個小隊裏去。等他們獲得了信心和知識之後，他們在自己選舉的指揮員下，獨立作戰。

「八路軍軍官說，他們開始要教育民兵，但是現在時常發現他們自己在學習民兵的機巧，和對本地情況的熟悉。民兵只在自己村子二十英里周圍以內作戰，除此之外，民兵和正規軍的界限就沒有了。……」（同上）

這就是這位美國記者所親自看到的關於我們民兵一般的活動情形。下面我們要說到

民兵發展的幾點新情況。

最近兩年來，特別是一九四四年一年來，因為經過了徹底的減租減息，羣衆更普遍的發動起來了；又因為民兵本身建設的加強以及久經戰鬥鍛鍊，羣衆對敵鬥爭便更加高漲了。魯南區是山東軍區中環境比較困難的地區，但一九四四年一年中，自衛隊發展了九萬五千人，民兵發展了一萬二千八百餘人。魯中沂蒙區民兵，一年來發展了一倍半，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個別村莊到達百分之二十。泰南區則發展了七倍，沂蒙區發展了四倍，泰山區發展了三倍，魯山區三倍。……這雖然只是個別地區的數字，也可看出民兵大量發展的一斑。

再從民兵作戰統計來看，也可看出民兵的活躍。太岳區一年來民兵協同軍隊或單獨作戰四千四百餘次，攻克碉堡五座，斃傷俘敵偽三千九百名。魯南區民兵作戰二千二百次，斃傷俘敵偽千餘人，繳獲長短槍八百餘支。魯中區民兵十個月作戰一千六百餘次，攻克據點十八處，碉堡六十八個，斃傷敵偽七百餘名。冀魯豫民兵一年作戰二千餘次，斃傷俘敵偽一千〇八十八人。民兵作戰次數，整個說來，要比正規軍更多，他們正像螞蟻吃螳螂一樣，把敵人打得相當疲憊，造成主力主動地消滅敵人的更有利條件。

最近兩年來，不只民兵數量上擴大，質量上也提高了。這與我們開始民兵英雄運動，有着密切聯系。

我們在民兵中發現了許多英雄，有計劃地培養他們通過他們，去提高全體的民兵。上

面會提到過晉察冀的第一等民兵英雄李勇和他的小組在一次反「掃蕩」戰役中，就斃傷敵偽三百六十四名，炸毀汽車二十五輛。最近兩年來，各解放區都同樣湧現出大量的民兵英雄，這些民兵英雄，都出自羣衆之中，與羣衆有密切聯系，他們以身作則推動了全體民兵的進步。

羣衆的創造性是偉大的。冀中人民，早就發明了地道戰術，堅持了平原上的殘酷鬥爭；太行區一個老太婆，發明了「窰洞陣地戰」，使敵人的「清剿」歸於無效。而特別値得指出的，是民兵的地雷戰，使敵人聞風喪胆。解放區廣大民兵，都學會了使用地雷，而且到了日臻神妙之境，使敵人一到解放區，就像到了鬼門關一樣。在一九四三年敵偽報紙上講到我們的地雷時，就這樣說：

「「匪軍」埋設地雷，多在單獨路口，必經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頂，尤其山的鞍部，其餘如水井附近，房屋內粮食器具或箱櫃柴草煤炭內，均可爲地雷埋伏地點。…地上放置樹枝、柴草或其他破爛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訓，一二年來給予我們的經驗是太多了，誰能忘記呢？」（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偽山西新民報）

「在初次踏上「匪區」的土地時，全員（按指偽「冀西邊區調查班」的人員——編者）都懷着不安的心，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默默中決不敢說出踏地雷、遇八路等笑談，恐怕遭遇到他們，將不會平安地過去。」（一九四

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平偽民衆報）

因爲敵人領受我們民兵地雷戰的教訓太多，所以一談到它，就有談虎色變之慨。民兵善於使用地雷，善於研究敵人行動規律，敵人走到那裏，那裏就爆炸。冀西民衆會說，我們的地雷是有腿的，敵人走到那裏它就跟到那裏。民兵不僅會用地雷，而且會造地雷，過去地雷主要依靠軍火工廠供給，而現在則走向軍火自造自給。在製造技術上，還有許多新創造，如太岳區沁源武委會主任王鵬飛同志，於四四年協同一位陶器工人發明了磁雷，他們把碗、盅、盆、罈、茶壺、醋罐、小孩玩具等幾十種日用品，都變成爆炸利器，使敵人走到老百姓家裏，渴了不敢拿壺喝水，餓了不敢拿碗吃飯。這一創造，更加使敵人感到草木皆兵。

民兵另一項重要成就，就是勞力與武力結合。晉綏區在勞武結合上，成就特別多，其新的創造有以下幾端：一是變工與爆炸運動結合。變工隊員都學會地雷戰，改變了過去單純依靠少數民兵掩護變工隊搶種搶收的辦法，而成了每人都有自衞能力。二是民兵聯防作戰。因有聯防作戰，改變了各村民兵單獨活動的辦法，一方面發揮了民兵力量，同時又可抽出更多正規軍的力量，打擊敵人機動兵力，使敵蟄伏碉堡，不敢出動，終於被迫退出據點。三是在游擊區，由民兵和部隊組織武裝扎工隊，這不僅是打擊敵人破壞生產的好辦法，而且是團結和教育羣衆一種很好的組織形式。四是軍民破擊分紅，組織軍隊、民兵和羣衆配合起來輪流破擊，奪回鐵軌、電綫和糧食，按一定百分比分紅，這

樣做到公私兩利，提高了羣衆對敵鬥爭的熱情，發展了游擊區的民兵。五是民兵軍火的解決，其辦法是開軍火田（所開荒地的收穫，供買軍火之用，就叫「軍火田」），或集股，或利用破擊所繳物資，以購買或製造地雷彈藥。爲了長期打算，並組織軍火合作社，不斷擴大資本，從事其他生產，獲利買雷造雷。六是建立戰鬥與生產統一指揮部。在敵情頻繁的環境下，保證了生產的順利進行，又保證了持續的戰鬥準備，使在戰鬥環境中的村的領導，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

在民兵作戰、指揮方面也有較比重要的兩項提出來談一談。

民兵的聯防作戰。民兵過去的任務，只是「看家護家」，主要是保護本村羣衆，因此，過去活動範圍，只是在本村附近。現在由這種分散作戰已發展到聯防作戰，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聯防警戒；聯防戰鬥；聯防圍困；聯防破擊。聯防警戒和聯防戰鬥，有晉綏邊區嵐縣的民兵英雄翟白小的具體例子：他聯合其他行政村的民兵，打破區村界限，從北向南建立起一條八十里長的聯防警戒綫，哨站密佈，情報靈通，少數敵僞偵探插翅也難飛過，多數敵僞出動，便受到無數民兵四面八方的包抄。一九四四年六月間，五百多敵僞出來，計劃七天的「掃蕩」，只兩天便被打得抱頭鼠竄而去。這種聯防作戰，已把分散的麻雀戰術提高了一步，並加強了民兵間的團結互助和戰鬥信心。在聯防圍困方面，晉綏區民兵英雄劉海珠，開始把三個村子的民兵聯合起來圍困朱化的敵人，爲着防止另外兩個據點的敵人出動增援，聯防發展到五個村。他們破壞了敵人在朱化修

碉堡的計劃，殺傷了駐守的鬼子，最後迫其退走。在聯防破擊方面，晉綏區五寨的民兵英雄郭鍐，他把地雷與破擊，公開破壞與祕密破擊，羣衆與民兵結合起來，在他領導下一年中割下電綫萬餘斤，運到破擊合作社，聯絡了各村的破擊活動，提高了各村羣衆的破擊積極性。

建立生產戰鬥的統一指揮部：這是「勞力與武力結合」的創造者民兵英雄張初元，在一九四四年的新創造。原來在張初元的行政村，生產與戰鬥的領導是分開的，領導生產的是行政村的生產大隊部，由農會幹部負責；領導戰鬥的是戰時指揮部，由村政府、農會、武委會三方面的幹部負責。爲了打破這種領導上的隔離現象，張初元與大家商量後，便決定統一生產和戰鬥的領導。七月初，戰鬥生產指導部正式成立了，行政村由村長、農會祕書、民兵中隊長爲指導委員，村長爲指導主任。三個幹部分工領導各自然村。自然村也同樣由政、民、武三方面的幹部組織統一的指導組，分工領導各個變工小組。這樣，人力節省了，力量集中了，生產與戰鬥密切結合起來了。

以上的重要發展，是民兵今後發展的新方向。民兵，現在一方面是戰鬥力量，一方面又是最好的勞動力，他們把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在統一的領導下，對保衞解放區與建設解放區當有更偉大的貢獻。

最後，我們要指出，在未來反攻中，民兵與廣大自衞隊要起極大的作用。我們現有民兵二百二十餘萬，自衞隊一千萬以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一九四五年還要把民

兵擴大一倍，即擴大到四百五十萬。一旦反攻需要並在裝備條件許可時，他們中的大部分在短期內可以自動參加主力，這樣，我軍主力擴大到二倍以上是並不困難的。由這種民兵自願的集體參軍而成立的正規兵團，比起國民黨依靠保甲制度用綑兵抓兵買兵辦法而來的新兵，不知要強多少倍。因此，幾百萬民兵的存在，實在是將來反攻勝利的最好保證。

第六章　簡單總結和展望

我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敵後血戰將近八年的結果，開闢和堅持了敵後三大戰場，創立了十八個解放區。在華北，有六個解放區：晉察冀區、晉冀豫區、冀魯豫區、山東區、晉綏區、冀熱遼區（包括熱河南部和淪陷十餘年的遼寧一部），我們的力量已深入到東北了。在華中，有十個區：蘇北區、蘇中區、蘇浙皖區、浙東區、淮北區、淮南區、皖中區、河南區、鄂豫皖區、湘鄂區。在華南，有東江區、瓊崖區兩個區。若加上陝甘寧邊區，則爲十九個區。總面積爲九十五萬六千餘平方公里，我軍活動所到的地區爲九十七萬餘平方公里（抗戰以來國民黨喪失國土即全淪陷區面積爲一百四十四萬餘平方公里）。尤其重要的，我們的解放區，都是全國最重要的戰略地區，所有全國最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鄭州、洛陽、開封、、武漢、安慶、南京、鎮江、上海、杭州、廣州等，均處在我軍包圍之中；所有全國幾千里海岸綫和重要港口，均在我軍控制和活動範圍之內。

在我們的解放區裏，根據一九四五年三月間的統計，已建立起了二十四個行署，一百〇四個專員公署（內有陝甘寧邊區的五個），六百七十八個縣政府（內有陝甘寧邊區的三十個）。在我抗日民主政府統治下的人口有九千五百五十餘萬（佔全國總人口五分之一強）。

在將近八年來的抗戰中，我軍力量是日益加強了。抗戰開始時，八路軍只有三個師，四萬五千人的編制，現在則有六十萬主力軍，比出發時擴大了十三倍以上；新四軍出發時只有三個支隊，一萬二千人，現在則有七個正規師番號，實際三十萬主力軍，比出發時擴大了二十五倍；華南抗日縱隊，抗戰開始時，幾乎是白手興家，現在也有兩萬餘人的主力。我軍在作戰中，專門靠奪取敵人的武裝，武裝了自己，還武裝了二百二十餘萬民兵，抗擊着敵偽六分之五。

在作戰方面，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七年半中，總計對敵大小戰鬥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軍計九十六萬餘名，俘虜敵偽軍計二十八萬餘名，投誠反正敵偽軍計十萬餘名，敵偽總共損失計一百三十六萬餘名。我軍主要繳獲：炮一千零二十八門，機槍七千七百餘挺，步馬槍四十三萬支，攻克碉堡三萬四千餘座，攻克據點一萬一千餘個。我軍傷亡總數也達四十四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名。我們的犧牲，換來了十八個解放區，解放了九千五百餘萬同胞，造成了六年來正面戰場的相持局面。假如不是敵後的堅持，今天的重慶、昆明、成都，早就沒有了。爭取了這樣長的相持時間，國民

黨當局不但毫無反攻準備，反而空出手來盡量反對我們，這是很遺憾的！

八年來，我軍雖然經常處在敵友的夾擊中，但我軍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愈戰愈強，我們打敗了敵人的一切進攻，也克服了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在華北，敵人在七年中換了七個總司令。岡村寧次在華北時間最長，手段最毒辣，殺人也最多。但是，在共產黨八路軍和民兵面前，他是失敗了的。當他於一九四一年上台時，我們是處在空前是困難的時期，他來了以後，使用一切殘酷的手段來搞我們，確曾增加我們許多困難，這筆血債要用血來還的；但當他於一九四四年秋調走時（其後任爲岡部直三郎所代替），我們又處在重新發展的時期了。我們的力量比他來時要大得多了。所以岡村在華北三年，並沒有得到便宜，也沒有陞官。他只有到豫湘桂的正面戰場才陞了官。不到半年，就做了駐華全部總司令了。這裏要附帶指出，日寇統帥部把他調到正面戰場，除了因他在華北毫無施展外，還具有別的陰謀的。我們記得，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簽字時，岡村是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之間的介紹人。而去年秋，日寇統帥部已把梅津擢昇爲參謀總長，同時又把岡村調到正面戰場，於是岡村便又處於何梅兩位參謀總長之間了。這種人事的安排，我們不能認爲是偶然的。特別當敵僞又不斷向重慶發出誘降的召喚，戰敗公開投敵的方先覺奇異地「脫險」回到重慶而居然得到國民黨當局隆重獎勵的時候，中國人民尤須警惕！

將近八年來，我軍在敵後不但創造了如上的戰績，而且還改造了舊中國的社會，建

立起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敵後解放區裏，沒有土匪，也很少看到乞丐。我軍初到華北時，要飯的成羣結隊，許多老百姓沒有褲子穿的情形，現在沒有了。貧苦的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日益改善着。在華北解放區裏，貧農上昇爲中農，已成爲相當普遍的現象。華中解放區生產更加豐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加普遍，原來非常貧瘠的陝甘寧邊區，現在也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了。陝甘寧邊區和敵後解放區，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都在日益加強着。今天的邊區和敵後解放區，不但是中國反攻勝利的基礎，而且已成爲未來新中國的榜樣。這種情形，過去因受國民黨封鎖，很少爲外間所認識，但自從去年中外記者團來到延安和到敵後解放區參觀以後，已逐漸爲世界所共知了。

但是，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裏，與我們的情形却完全兩樣。五年多來，國民黨的軍隊對抗戰袖手旁觀，去年被少數敵人一敲，卽節節潰敗，在不到一年卽損失六七十萬兵力，失掉了長沙、洛陽、福州、桂林四個省城，及鄭州、許昌、衡陽、寶慶、零陵、全州、梧州、柳州、南寧等一百四十六個城市，丟掉了二十餘萬平方公里，六千多萬人民。失去十個空軍基地，及三十六個飛機場，和各省的廣大資源。假使敵人再要進攻，國民黨還要繼續慘敗，這是無疑的。

同在中國的土地上，國民黨領導的戰場是愈戰愈弱，而共產黨領導的戰場却愈戰愈強，這到底是什麽道理呢？這個問題，是需要解釋淸楚的。這裏，彭副總司令有一段精闢的話，囘答了這個問題。

「正面戰場一天天削弱了，我們敵後戰場愈戰愈強，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有人回答：共產黨八路軍不怕死，華北的人民不怕死，勇敢，堅決，不怕困難，所以愈戰愈強。我們說，這個回答是對的，但只是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面。共產黨是中國人，國民黨也是中國人，爲什麼共產黨不怕死，國民黨便怕死，華北的人民不怕死，難道華中華南的人民怕死嗎？共產黨八路軍，華北的人民不怕困難，難道其他地方的人民就怕困難？是的，我們應當分析一下，爲什麼一些省分的人不怕死，爲什麼有些軍隊很勇敢，另外一些人和軍隊就怕死，不能打仗，這樣就可以找出一個最基本原因，這就是政策錯誤與正確的問題。政策是正確的，就能發動人民自覺的抗戰，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就能愈戰愈強。政策是錯誤的，人民不能發動起來，軍隊就愈戰愈弱。不然，就不能說明，爲什麼一個地方的人民勇敢，擁護軍隊，另一個地方的人民不勇敢，反抗軍隊，不願意當兵。不分析政策對不對，就無法回答。華北能收復這樣多的地方，新四軍也是一樣的。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能做出來的，是共產黨中央正確的政策，能代表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要求。共產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敵後解放區堅持了這個政策，共產黨認識許多黨派，許多階級，承認這許多黨派和階級，因此要把這許多黨派和階級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只有聯合起來，團結我們民族全部的力量，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共產黨開始就提出明確

的方針，中國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蔣介石的國民黨，忌諱講各黨派各階級合作抗戰。他們爲什麼不提各黨各派各軍各階級聯合呢？七年來的經驗證明，他們不提各黨派就是不承認各黨派，不提各階級，就是不承認各階級，他們事實上只承認國民黨與大地主資產階級代表們。七年抗戰以來的事實，就是「地無分南北」一黨專政，「人無分老幼」惟我獨尊。這樣的政策，和我們共產黨的主張，就有了原則的分歧。共產黨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國民黨、共產黨、無黨無派，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不管那一黨派，那一階級，民主的合作，實行三三制的民主專政，只反對漢奸與反民主分子。這是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在我們邊區已經實現了，在敵後所有解放區也已經實現了。我們共產黨明白，抗戰要大家抗，國事也要大家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抗戰勝利，日本趕出中國去，依然如此。我們主張減租減息，同時主張還租還息，敵後執行這個政策，地主與農民更加團結了。我們提出增加工資，同時提出發揮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工人有利，資本家也有利。這樣的做，是照顧了工人農民，提高了他們抗戰生產的熱情，同時也照顧了地主資本家。解放區鞏固了，愈戰愈強了，這不是那一個英雄做出來的，而是民主政策貫澈到各方面的一種結果。從國民黨方面來看，他們採取了相反的政策。他

們是一黨專政。他們口頭上國家至上，實質上是個人高於一切。口頭講民主，實質是要獨裁，自私自利，上行下效，貪污腐化。在經濟政策上，也不是自力更生，而是依賴外援。這樣錯誤的政策，想愈戰愈強，是做不到的。華北的事實證明，國民黨的軍隊，「七七」事變後華北逐漸增加到七十五萬，極少退到黃河南岸外，大部分變成偽軍或瓦解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反民主，反共。而且倡『曲綫救國』，這個名字喊了很久，從三九年張蔭梧受陳立夫的指示，在敵後就實行「曲綫救國」，把自己的軍隊投降敵人，做漢奸，聯合日本打共產黨八路軍，實質上就是反民主，打人民。敵人在三九年以前，叫「剿共滅黨」，從國民黨實行「曲綫救國」政策以後，日本人只說「剿共」，不提「滅黨」了。國民黨當局這種辦法，從中國人民看來，是愚不可及，弄得士氣不振。河南、湖南、廣西的敗仗，就是這種錯誤政策的惡果。……國民黨軍事政策，軍事上是挨打被動的政策，從來沒有一次主動的去打敵人。人家打來，便招架，或回頭便跑，這樣的政策，永遠打不了勝仗。幾百萬大軍一觸即潰，甚至不觸亦潰，這是慘痛的事實。所有反法西斯的同盟國都打勝仗，無論歐洲、太平洋，都打勝仗。敵後八路軍、新四軍，都打勝仗，且還愈打愈強。國民黨、得到同盟國許多援助，不能打一個勝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彭副總司令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講話）

道理已經說明白了。八年來，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無理磨擦，一再忍讓，對它的錯誤政策，一再忠告。但是，國民黨當局不但始終沒有改絃易轍之意，反而把局面愈弄愈糟了。在國民黨日積月累的腐朽機構裏，現在已弄到即使有好政策也無法實施，即使有好人也無法做好事的境地了。國民黨當局雖曾企圖以假裝實行民主的辦法（如說什麼「召開國民大會」的空話）來愚弄人民，平抑衆憤，欺騙盟國友人；但對大後方危機的挽救，絲毫無補於事。為着眞正團結全中國的抗日力量，為着挽救大後方的危機，並配合同盟國，驅逐日寇出中國，只有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統帥部，才能有望。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自然要做許多工作，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中必須實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十五項任務。在毛澤東同志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中，又可概括為四個口號：「加緊解放區抗日工作」，「組織淪陷區人民」，「援助大後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其中則以「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為最中心的口號，因為這是全中國人民必須一致努力的任務。

解放區全體軍民都懷着高度信心與熱情來迎接我們的任務。為着配合同盟國加速打擊日本，加速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到來，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也一定是解放區更加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更加壯大的一年。

毛澤東同志說：「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與勇氣」。我們確實有這樣的決心與勇氣，來團結解放區的全體軍民，不論是共產黨人或

非共產黨人，一齊努力；並且團結全國人民，反對反動派分裂團結、準備內戰的陰謀活動，共同為民族解放，為實現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鬥。

